

东园文集 明 郑纪

钦定四库全书

集部六

东园文集

别集类五

明

提要

臣等谨案东园文集十三卷附錄一卷明郑纪撰纪字廷纲别号东园仙遊人天顺庚辰进士官至南京户部尚书所著有东园吟稿归田錄义聚家范增修乡约等书是集则皆杂文也纪入翰林后归卧屏山读书二十余年生平为文无构思无易稿为人假去亦不复问门人吴俨称其文甚类老泉其气昌其思深其辞正而不阿其辨博而不杂今观集内所载诸奏疏皆剴摯详明切中时政诸体文亦多属有关世教之言杂着内有归田咨目十条亦皆兢兢以礼法自持盖人品端谨殊有足重者集原刊久毁此为其九世孙英梁等所重镌云

乾隆四十二年十月恭校上

总纂官 （臣）纪昀 （臣）陆锡熊 （臣）孙士毅

总校官 （臣）陆费墀

●东园文集目錄

卷一

经筵讲章

笺

卷二
奏议

卷三
奏议

卷四
奏议

卷五
记

卷六
记

卷七
序

卷八
序

卷九
序

卷十
书

卷十一
题跋
说
赞

卷十二

铭类
行状
传

卷十三
祝文
上梁文
祭文
杂着

附录一卷

●钦定四库全书

东园文集卷一

（明）郑纪 撰

○经筵讲章

尚书一

先王肇修人纪从谏弗咈先民时若居上克明为下克忠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以至于有万邦兹惟艰哉敷求哲人俾辅于尔后嗣

这是商书伊训篇伊尹举成汤之事以训戒太甲的言语先王是成汤肇是始人纪是三纲五常维持天下的大道理咈是逆先民犹言前辈旧德若是顺也伊尹告太甲说人纪之理未尝泯没先时夏桀灭德作威将这道理都废弃了至我先王成汤始修复之这便是肇修汤之所以修人纪者如何彼谏诤之言乃是推明这人纪的说话汤则虚已听受无所咈逆前辈旧德乃是躬行这人纪的贤人汤则舍己顺从无所违背其居上而为君则修明这人纪以倡其臣能尽临下之道居下而为臣则敷陈这人纪以告乎君能尽事上之心他人于这道理有一长可取则急于举用无求全责备之意己身于这道理有一毫未至则严于检束有惟恐不及之心成汤乐善检身居上临下各得其道如此其

所以修人纪者可谓至矣是以德日以盛业日以广天命归之人心戴之由七十里而有万邦自诸侯升为天子积累之勤兹亦难矣故曰先王肇修人纪从谏弗咈先民时若居上克明为下克忠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以至于有万邦兹惟艰哉敷是广哲人贤哲之人是能尽人纪之实者后嗣太甲以后的嗣王成汤因见得天下之甚难故思保天下之不易是以于贤哲之人求之非一方取之非一途或置于左右或服乎大僚使其责难陈善纳海辅德后嗣子孙有所谋为也果合于人纪的道理则顺成其美或不合于人纪的道理则匡救其失这等呵则嗣王虽欲为不善孰肯与之不善以堕废先王之大业哉故曰敷求哲人俾辅于尔后嗣太甲嗣位之初德性未定伊尹商家元老举此为训无非欲其念祖宗创业之难而保守之也其忠爱恳切如此真可谓社稷之臣矣臣尝伏覩我朝太祖高皇帝龙飞淮甸奄有万方即申明五常之训便是成汤创业肇修的意思君臣同游又有临轩策士之制便是成汤求贤辅后的意思恭惟皇上临御之初尽孝先皇追隆圣母人纪可谓修矣任用老成开纳言路求贤可谓广矣然谨始非难善终为难伏愿远鉴有商近法皇祖检身修德示仪刑而立标准勤学好问亲君子而远小人则布昭圣武兆民允怀可无愧于成汤始于家邦终于四海盖不在于太甲矣臣等不胜惓惓至愿

二

惟我商王布昭圣武代虐以宽兆民允怀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爱惟亲立敬惟长始于家邦终于四海

这是商书伊训篇伊尹述成汤得天下之事训太甲以谨始的道理商王是成汤布是敷布昭是昭著圣武是以德为威犹易经说神武不杀之意允是信也伊尹告太甲说当初夏桀无道灭德作威天下百姓苦其虐政惟我商王成汤奋德义之勇行上天之罚除残去暴而有不杀之仁心削平祸乱而为吊民之义举汤王德威已敷着于天下人不知是代桀之虐以吾之宽由是亿兆之民向时遭桀酷害如在水火之中今却被汤宽仁如坐衽席之上无不信而怀之如婴儿之慕慈母皆出诚心无有虚假故曰惟我商王布昭圣武代虐以宽兆民允怀今王是太甲嗣是继嗣罔是无初是即位之初伊尹又与太甲说今王嗣位之初四方万国莫不拭目以观倾耳以听仰望敷布维新之政上继乃祖成汤之德然嗣德之道无不在于即位之初初之不慎而能善其终者鲜矣故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盖谨始之道莫先于孝悌孝悌二者人之所同我立孝爱之道自亲而始天下之凡有亲者莫不视我以为法我立恭敬之道自长而始天下之凡有长者莫不视我以为准谓之立者卓然不移即所谓建其有极也今王在宫庭之内果能亲吾亲长吾长立爱敬于此形爱敬于彼始而一家次而一国终而措之天下将见天下的人莫不

观感兴起孝悌之心油然而生各亲其亲各长其长而天下平矣故曰立爱惟亲立敬惟长始于家邦终于四海伊尹当太甲嗣位之初述成汤盛德以望其法祖举孝悌顺德以导其化民老臣忠爱之心于此槩可见矣臣又闻之孔子有曰立爱自亲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长始教民顺也孟子有曰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以此观之自古帝王未有舍孝悌而为治者我朝一祖五宗创业垂统率用是道治教休明盖本诸此仰惟皇上嗣承祖宗之统宜体祖宗之心以行孝敬之道推此孝心则养老之恩必加于四海推此敬心则尊贤之礼必隆于九重谨始如此保终亦然则今日之民即成汤允怀之民今日之治即尧舜孝悌之治而太甲之克终允德不得专美于有商矣伏惟圣明留意

三

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终厥德实万世无疆之休

这是商书太甲中篇伊尹当太甲改过之初致喜惧期望的意思民是天下百姓后是君胥是相匡是正辟是君伊尹告太甲说民生之众易于纷乱必有人君主宰他纔能安生乐业若不是人君设官分职明刑立教做个主宰那百姓每必然强凌弱众暴寡自相讎杀陷害如何能相正以遂其生此民所以不可无君也人君之尊易至孤立必得百姓每爱戴归向然后可以安富尊荣若是百姓每困于暴征横敛苦于严刑峻罚啼饥号寒流移转徙父母妻子不得相保这等呵则众叛亲离为君的何以能君长于四方此君所以不可失民也故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是上天眷佑是眷顾保佑嗣王指太甲休是美伊尹又说当初太甲不义有若性成今日一旦翻然改悟听言纳谏俭德永怀这等去处岂是人力所能为盖由皇天上帝眷顾保佑我商家阴诱其衷使其有所思则启迪之有所行则辅翼之故能处仁迁义以终其德然太甲克终厥德岂止一时之美实万世无穷之美也故曰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终厥德实万世无疆之休也臣尝思之宗社之安危系乎天命之去留天命之去留系乎人心之向背而人心之向背则系乎君德之修否而又系乎人臣辅导何如耳若伊尹之于太甲先见于厥祖继迁于桐宫于以开其迷惑絶其比昵致太甲克终允德为商令王伊尹之功诚不小矣然伊尹乃不归之己而归功于天其谦退喜幸之意又何如哉后世为君者诚能任用忠良纳海辅德如太甲则人心爱戴若比昵近幸蠹政纵欲不能如太甲则人心叛离而天命去留亦因以异臣等伏愿圣德益崇圣学日勤久近如一使天心眷爱于上而夷夏奠安臣民感戴于下而生齿日遂由百世以至千万世无疆之休不得专美于商家则宗社生灵不胜幸甚

论语一

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

这是论语第十三篇弟子记孔子之言君子小人是指当时用事的大臣孔子说君子之人公平仁恕有德有量故在下属官执事的人都容易服事他凡有号令都易遵守或有差失也肯包容虽然易事却难得他喜说盖他存心正大喜怒有常一切邪媚之事难动其中所以难说如何见他易事难说处如他本廉介不好利人却赂之以货财本正直不信谗人却媚之以谄佞这都是说之不以其道他必深恶而痛绝之如何得喜说虽然难得喜说至于用人之际却能各因其材如大材小器用各适宜剧务闲曹处无不当有舍短取长之意无求全责备之心所以又容易服事这便是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至如小人所为全与君子公私相反小人刻薄贪饕无德无量所以下人最难服事往往处事乖方要人承顺察人小过不肯优容他虽难事却又容易喜说盖他徇私嗜利不顾是非大凡邪媚之人能投其所好便被他哄动了所以易说如何见他难事易说处如人见他嗜利便动以货财因他听谗便动以谄佞这等都是说之不以其道他也不问其悖理之为非惟乐其顺己之可喜虽然易得易说至于用人之际却又知人不明而有轻视之意责人太备而有难为之心或竭人之财而不量其分或察人之过而不录其功所以最难服事这便是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臣观孔子所言君子小人正与尚书秦誓中所说的大臣相似这易事难说之君子便似那好善有容的大臣用之则国家有利这难事易说之小人便似那妒贤嫉能的大臣用之则国家倾危所以人君之任大臣于君子小人进退之机不可不慎如此然取人之责实在于君身而修身之道又不越中庸二十章孔子告哀公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二句而已恭惟皇上临御以来任贤图治而尤体貌大臣优容小过罔拂百姓以从己之欲盖已先得易事难说之意诚能于此而尤加致谨则尧舜文武之道皆萃于陛下之一身而汉唐以下诸君盖有不足言矣以之用人则立于朝者皆皋夔周召之君子而斯高小人之类方且革面之不暇尚何能逞其媚嫉以自取屏斥也哉所谓朝廷正而百官正百官正而万民正治道之成端有在于今日矣臣等不胜惓惓

二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这是论语第十六篇孔子论君子心上有所畏惮的事君子是成德之人畏是严惮

不敢轻易的意思孔子说成德之君子学问已至道理已明他心上常存严惮不敢轻易的有三件事三事者何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是也如何是畏天命天命是天赋与我的正理人有此生便有此身有此身便有此理即仁义礼智信是也这个道理有生之初天已赋于我身就如命令分付我一般我若放肆不谨违悖了这道理身虽为人实则愧于天矣所以君子静而已身自处时常存戒谨的心不敢有一毫放肆动而与物相接时常存恐惧的心不敢有一毫轻易就如天威咫尺真有鬼神在上雷霆在前一般如此则付畀之重可以不失矣这便是畏天命如何是畏大人大人是爵齿德俱尊的人他于天命之理无分毫欠缺于仁义礼智信之事都能体行言足以为天下后世法动足以为天下后世则所以君子于这大人敬之如大宾尊之如严师常存畏惮不敢怠慢这便是畏大人如何是畏圣人之言圣人的言语乃天命之所发载之简册义理无所不该散于经书体用无所不备推而行之足以修身而齐家举而措之足以治国平天下所以君子于这圣人之言敬之如神明信之如蓍龟常存严惮不敢忽易这便是畏圣人之言大人圣言皆是天命所当畏的知畏天命则不得不畏之矣孔子示人之意何其切哉臣谨按是章三言之中而畏天命一言最为紧要盖天命固人所当畏其在人君所系尤重凡发号施令命德讨罪之类莫非奉命于天之所为人君诚知天命之所在饮食衣服不敢纵欲言动颦笑不敢违理务使喜怒中节而赏罚得宜则和气致祥而天下无不治矣其或不知天命之所在耽耳目之玩纵游观之乐而于异端之蠹不加斥逐无名之耗不加撙节则精乖气异天道不顺而灾害之来有所不免天下又岂能治哉夫天人感召如此其速则孔子天命当畏之言实万世人君之龟鉴也伏惟圣明留意

○笺

进圣功图笺

伏覩皇太子殿下冠礼有期诞晨在迓臣诚惶诚惶顿首顿首上言伏以圣德渊深万世天潢朝宗于少海神功巍焕九重云汉旋绕于前星干道嘉亨坤灵效顺天聚五星于奎舍雷惊百里于震宫明两作离阳一来复虽龙寿凤龄天长地久而燕祿熊梦川至日升兹盖伏遇皇帝陛下道屹苍穹建普天之皇极位尊丹宸临率土之王臣鸿业固自乎祖开虹迹实由乎帝室契数十世而育履稷千余年而生昌敬惟皇太子殿下彩八尧眉瞳重舜目天清地淑会合于宫闱日精月华贯通于弧矢瑶山散彩银榜生辉麟趾振振仁闻已昭于襁褓螽斯蛰蛰德音又着于孩提发一祖五宗之胚胎作万姓六军之命脉鼎升铉玉鬯主郁金克岐克■〈山疑〉忽角忽卯储位方经四载阼阶随进三加吕宾召赞之筮仪武烈文谟而着代醮方弃幼祝遂责成冕九旒服九章紫气拥龙行虎步乐九成爵九献黄云捧日表天颜贺冠方合两班庆诞适来百辟喜腾掖壶欢动华夷天

地气候聚萃其长男不数年可行六礼祖宗仁泽流传于冢嗣无一日不厯三宫省晨定昏问安视膳祈天永命爱日如年虽皇太子德性天生聪明日长然欲玉成器须就良工伏愿内阁蚤发鸾音东宫旋张鹤禁免怀襁褓就礼缙绅精选廷臣俾兼宫职三公三少皆旦望爽毕之耆隴一府两坊尽谊黯颐熹之贤俊容色可消幼志誉望可养良心重傅尊师先拜后坐步辇举四门之盛典齿学播三善之醇风聚甲观之玉轴牙籤供乙夜之青灯银烛然博而不约难以施功简而有要方可进步行遠自迓登高自卑臣谨采先代之懿行嘉言参以本朝之宸章圣训因比类而编对偶更随事而着画图每图皆录事迹之始终每事必求义理之闡奥目列卷首名揭图端事虽养蒙功实作圣爰稽易象名以圣功遥望青宫拜呈锦褰伏望皇太子殿下肯每日而按卷披图亦幼年而乐玩易晓仍进讲官于咫尺俾对经幄而指陈某也孝某也仁法之以养亲御下某也勤某也俭资之以力学奉身近图中之正人便佞不容于左右行图中之正事邪僻不入于胷襟收万善于一身集众长而独得用以存至静于不覩不闻之境用以涵未漓于无声无臭之中略何必承华记不须资善德于年兼进学与日俱新将以为太祖为太宗亲其亲而仁宣英宪将以为帝舜为帝尧贤其贤而文武禹汤养诵德于千秋待启讴于万岁设善旌立谤木刳尧悉献于唐阶访洪范受丹书芝兰咸生于周室葺檻旌直止辇受言风从虎云从龙稷卨咎夔之布列寿如山福如海羲农黄耆以翱翔沛仁恩于四海九州岛訖声教于八荒六合士农工贾凡有血气者祝华呼嵩匈厥羌氏所坠霜露处梯山航海皇图巩固宗社奠安邦虽旧命维新都千年之丰镐兴于南盛于北绥兆庶于华夷一人元良万邦以正敢拔南山之兔颖用献东驾之龙图臣无任瞻仰激切屏营之至谨撰笺文一通附录图首差官随启捧进以闻

东园文集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东园文集卷二

（明）郑纪 撰

○奏议

太平十策（天顺八年正月上时宪宗皇帝登极优旨采纳今无存稿俟求补入）

致仕疏

臣年三十二岁系福建兴化府仙游县人由天顺四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天顺六年九月十六日授本院检讨中秘读书史馆共职两年于兹矣今年正月以来染患风湿证候腰腿疼痛步履拘挛朝参不便侍从维艰兹奉册封慈懿皇太后诏书内一款两京文职官员年未及七十有愿自陈致仕者听钦此钦遵臣窃惟人材国家之元气也元气衰则四肢百骸莫能运动人材衰则万几庶政孰与弥缝国朝自景泰以来市童有两京三祭酒一部两尚书侍郎都御史贱似景山猪之谣人材之衰极矣陛下登极之初不遑他图首惟是念此诏之颁乃涵养人材保全元气之良策其为国家长远虑渊乎微乎臣年虽纔三十有奇亦是未及七十之数禀赋衰薄疾病缠绵且父母俱已踰六望七之年近得家书衰老尤甚臣因思慕成疾旬月不能侍朝今进无以尽忠退无以尽孝尸居职守心切忧惶伏望圣恩俯念诚悃特许致仕俾臣父母得仰余生之赐而国家元气实荷无穷之休士风幸甚天下幸甚

养病疏

臣年三十二岁由天顺四年进士授翰林院检讨历俸将及二年不意自本年三月内因本身患病父母年老自陈致仕不蒙俞允原病转加莫能共职近得家书父母卧病在床昼夜忧念病势愈增窃惟人生天地间惟忠与孝二者而已是虽难以两全然亦不可偏废臣若父母未老本身无恙而托病偷闲固不可谓之忠若父母已老身且多病而恋禄贪位岂得谓之孝乎况亲无百岁期国有万年计臣当此时甘旨久违养亲之日甚促倘继此后疾病稍痊报国之日尚长伏望陛下容情恳切俯赐哀怜乞勅吏部许臣暂归原籍调病养亲病愈亲终回任共职则忠孝之道得以两全臣子之职不至偏废感戴天恩宁有极耶

劝御经筵以勤圣学疏（孝宗皇帝登极时进奉圣旨这本所言朕当体行此疏今无存稿俟求补入）

论斋醮祝延圣寿疏

臣闻大学有言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臣窃见陛下登极之初左道害政者戮必首加耗国病民者刑不少贷去淫祠以严祀典禁斋醮以正人心故李孜省邓常恩之徒举无噍类国王佛子絶迹禁门中外臣民争先快覩以为唐虞三代之君复生于今世矣此正大学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之谓也奈何政令方行人心方悦忽然复有大慈恩寺大兴隆寺朝天宫三处每处

要做吉祥好事三昼夜合用对象该衙门办用之旨愚于此诚有所未晓也殆必以陛下万寿圣节在迩先期焚修以伸祷祝其意亦未尝不善也但此事乃孜省常恩之徒所以欺罔先朝以窃富贵者陛下诛戮其人未及三载承袭其事如同一日天下之禁革甚严京师之举行如故恐所好与所令不同非所以帅天下者也况佛老之法本起于汉而盛于唐二帝三王之世实未有也然尧舜之寿百有余岁文武之寿九十余年汉唐诸君远不过中身近不满一纪此其无有而不足信虽至愚之人亦能知之岂以陛下英明之主而有所不知乎殆必又有以孜省常恩之言乘间而入陛下有所不觉耳借使有之今圻甸灾伤未复边疆告警方急亦宜减省费用以苏民力节缩钱粮以防不测可也况实无有而实不信陛下何既废于初政而又复行于今日耶若谓陛下一身百世鸿图之付托万方黎庶之依归臣子祝颂当不择时臣愚以为今日之祝果有万分一之补亦所宜然况实徒费而实无益陛下何以有用之财而充无益之费乎臣有一粒灵丹可延万年圣寿愿为陛下献焉一粒者何仁是也仁乃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在天则为元继之者善万物资始是也在四时则为春云行雨施品物流形是也在人则为仁心之德爱之理是也仁非徒能生人而又能养人非徒能养人而又能寿人以生人言之一阳初动二气相感而人形已具以养人言之心广体胖晬面盎背而人身以安以寿人言之仁者安静有常慎终如始不穷奢侈以耗其气不耽宴乐以损其神以万物为体以四海为家兴一游畋恐劳乎民力萌一宴乐恐伤乎民财是以血气循轨而不乱精神内固而不浮寿之根由我而立天地位而万物育和气集而休祥应寿之征由天而降此孔子所以曰仁者寿而尧舜文武相传延龄益算之秘诀也彼汉唐诸君乌足以语此耶臣愿陛下恒存初政之心勿惑世俗之论日御经筵讲明经史暮还宫壶涵养身心严近狎之戒杜乘间之门绝游乐之萌节供具之费分忧黎庶注念边疆以仁为安宅而日处其内以仁为广居而终食不违则一粒灵丹莹然于陛下之胷次矣由是体信达顺心平和自我而立者天高海阔自天而降者川至日升何患尧舜文武之寿不可及耶臣此言虽儒生之绪余实陛下之素讲者睿览之余宁不幡然而动乎第恐近习嬖佞之人以蛊惑从谀为职业者将曰此先帝之素行道场之故典也曰政令已出不可改易也曰神已预待恐加谴怒也曰此祈星拜斗以事上帝非淫邪所可比也臣愚又敢迎而破之曰彼谓已行故典而大明律见有明禁洪武礼制不见采录何故典之有耶彼谓政令不易夫政令贵乎尽善不贵乎不易令苟善矣不易可也苟为未善虽十易亦无害也曰神灵谴怒臣在浙江毁拆淫祠不下数百所皆土俗相传立致祸福者夫臣以蝼蚁之质彼尚不能少加祸谴况陛下得天地之正气受日月之全光盖将亿万斯年而为天地祖宗神人主矣彼何神也而能增损予夺于其间耶曰祈星拜斗以事上帝臣以为每岁正月陛下亲率百官大祀南郊尊享之礼极矣于此又何加焉况事天享帝天子之事诸侯行之尚以为僭彼辈灭绝天理实天地间一罪人也近年各处擒拏贼首多其党类又安可变名易号对越于上帝之前耶大抵臣于此辈本无仇怨但念君子德风小人德草宫中高髻城内半额

今陛下以修促短长在其掌握故不惜万乘之尊不爱千金之费而倾三昼夜之诚则天下愚夫愚妇倾囊破产得以为词揭榜扬旛无复顾忌此民财之所以竭民生之所以困灾异之所由兴盗贼之所由起也臣荷陛下之深恩处风化之首善故不避斧钺冒进刍蕘伏望陛下断以至理勿滞成说将三处修斋趣未举行而止以祛百世之惑以续千圣之统以慰万民之望则宗社幸甚生灵幸甚风化幸甚

上救荒备荒十事

臣闻自古帝王之所爱者莫大于人民所忧者莫先于荒旱故商汤祷旱以六事自责周礼以十二荒政聚万民月令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发仓廩赐贫穷魏汉以来有移民移粟之政有入粟蠲租之令或岁桩别贮或内帑拨还凡此皆荒政之可考者窃见山东地方连年不雨寸草不生饥民流徙徧满路途京师内外三冬少雪人心惶惶罔知攸措近者陛下引咎自责下诏求言臣有以知陛下今日之心即商汤之心今日之政即周礼之政必能节内廷滥费以率百官汰中涓冗食以苏万姓善言无有不纳既纳无有不行者魏汉诸君不足言矣然大海不择细流高山不嫌簣土臣伏覩近者求言之诏虽止京师然两京一体不容缄默谨将救荒备荒之政酌古准今对扬明诏万分之一伏望陛下俯垂采纳急救生灵天下不胜幸甚

救荒五事

一山东地方荒旱已甚巡抚官奏行承差吏纳银事例此固救急权宜之法也然人一日无食则饥三日无食则病五七日无食则死矣今各处农民闻募而后纳银有司收完而后给余文移展转近则经时远过半载夫以仰口待哺之民而拘岁时敛散之望其能免于死亡乎臣谨按宋熙宁间灾旱下诏留截上供米一百二十三万石巡门俵给今运粮船只水浅难行宜将已到山东地方者每船截借一百石每石耗米七斗截出四斗共计一百四十石委廉干官员因饥民流到河下者搭盖宽厂安歇煮粥济疗其在家乡者分投赍粮验口给散待募到银两依数起送户部转发太仓交收配抵官军月粮其余粮米每石仍截出耗米三斗照前给济不用抵还尚在每石米正耗一石四斗只运到通州令今年下半年京军该支太仓月粮者与预支三个月每石加其脚米五升如是庶民命绝而复苏运船轻而易达京军宽剩而国计不亏诚为便益

一宋赵抃知越州遭岁大饥民死过半赈济之方无所不至又下令修筑城池使饥民各食其力而越得全此古人已试之明验也见今修理黄河合用人力去年工部侍郎陈政奉勅而来令沿河起拨人夫十万有司已备六万每人夫一日只扣工食银二分每

日该银一千二百两每年该银四十三万二千两又未知几年可毕臣以为河患多是山东地方宜行令各府州县查报饥民丁口数目少壮起拨河下做工将前项夫银抽出三分之一余米每五日给米一斗五升俾其一半自食上工一半还给老穉则河道得成而民饥可疗远处人民亦得免起拨之扰

一宋张咏知成都两川荒旱屯兵三万人无半月之粮咏访知盐廩充实乃下其估听民以米相易民争趋之未踰月得米数十万斛军中喜而呼曰此翁善于国臣以为今山东转运有胶莱瀋州诸场长芦转运有沧州青州诸场仓盐岂无余积若低估募商则数十万粮可朝呼而夕至矣如或不敷两淮运司相去亦未甚远则募江南之商以米来易而补修河饥民工食亦可

一宋富弼知青州活饥民四十余万募民为兵万余人臣以为山东之民饥饿如是若下令招募少壮者藉而为兵止终本身以备京营之缺则投充之人岂但万余而已如是则国得兵以强兵得粮以养一举而两得矣

一苏松浙江等处去岁颇灾近蒙赈恤已渐复业矣其承差吏典上纳银两俱系应天府暂贮在库已发三千两苏松赈济去讫见在银两尚多合行尽数解送户部准抵前项截借之数

备荒五事

一地利之入有限国用之出无穷以有限之入给无穷之出虽掊克聚敛之臣相继进用亦无所施其力且如太祖太宗之世亲王分封不过数十府禄米以万石为差亲亲之恩可为厚矣今诸王将军殆徧天下禄米之供数十倍于前此皆陛下法祖隆亲之道所当然者岂臣下所敢议耶但于武职官员冗食数多洪武年间在京在外留守各都司卫所以全设计之只有官二万八千七百五十四员至成化元年已有八万二千五百四十余员今又不知加增若干天顺五年在京官军一季俸银一十余万余两今又不知加增几何岁入有限岁出无穷亦宜量为处置臣考古者文武混为一途将相更为出入兵寓于农民不养兵其法尽善尽美无以加矣其后井田法废文武殊途至唐长安二年始立武举之制开元有军谋宏远堪任将帅之科宋真宗有军谋深远武艺绝伦之科颇有可观今武学虽立而无教育之方袭替如故而无劝惩之典徒具虚文曷臻实效臣愚以为当今法制惟科举为至公合无将武职应袭子弟年十五已上尽数送入武学选武职谙练弓马战阵者每月三班每班五日教其骑射阵法下班之日赴武学讲诵武经将传并名家韬畧兵法悉仿生儒科目制度每三年一举第一场试其弓马第二场试其阵法

上命公侯伯都督各一员会同兵部堂上官六科掌科给事中十三道掌道御史就教场中试之第为上中下等编列名号封送兵部收在第三场试其经传韬畧命翰林春坊国子监等衙门有学行兵法官员就贡院中试之一照糊名易书等制亦第上中下等取兵部原收第一场第二场名号比对若弓马阵法经传韬畧三场俱在上等者许其袭替父祖原职若三场俱在中等并三场中有一二在上等余在中下等者亦许袭替支半俸随操不与军政候下次试中全支管事三场俱下者不许袭替着令回原卫所半支优给教习以俟再试其扣除俸粮设立常平仓收贮如此非惟可以撙节粮储以备荒而实可以作兴将士以备国家之益亦大矣哉

一江南寺观田连阡陌岁入百万扣其粮差衣钵之外每年剩余租税难以数计因此争夺住持大为清规之累私借钱债尽入势豪之门臣先年奏章已曾论及未蒙举行若惧其佛法有灵灾崇之来臣甘受之期三五年之间常平余本足用再议区处况佛素以慈悲广大为心救苦救难为教倘有真佛在世见百姓饥荒苦难如此岂不慈悲而乐助也哉如蒙乞勅该部查臣前奏会议斟酌施行

一国无三年之积不足以为国所谓三年之积非必仓库之钱粮也通为九年之畊当余三年之食耳今天下贫民丰岁朝无夜粮凶年父不顾子乡闾之间无积故也臣姑举可以足民者一二言之如户口食盐钞贯每贯钞南京时价直银一厘今解户交与揽头用银三厘五毫则每贯虚用银二厘五毫矣查得南京内库该收湖广江西福建三布政司额钞共计一千一百二十余万每年买钞外虚费银二万四千余两尚有南北直隶浙江等布政司额钱余剩银两可以类推祥袄每件布花染造价银六钱今各县造成祥袄解到南京每件包与揽头进纳用银八钱共计该银一两四钱矣他如罗缎铜锡朱漆弓丝茶蜡之类又可类推如蒙行令各府州县将京师所有上年一向賫价来买者俱依常年纳过价值解银赴部交收买送内库交纳如此每年所省计不下数十万两所谓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惠民富而国不致于独贫何荒年之足虑耶

一河下拽船人夫一事言者虽多讫无定论臣查得南京济川江淮骠骑等卫马快船近二千只终年差使无时休息非惟人夫难以接应而船只亦易损坏臣之愚见每年所差只用五百只其余与其歇役修理以备下年更替五百只之中南京河下湾泊五十只仪真徐州临清直沽每处一百只通州河下五十只除半年听差船外南京河下者仍南京兵部总管仪真等四处随处管闸或管粮官带管通州河下者仍彼处分守官带管每年更替支带应得行粮到彼食用合差黄船亦照前例内该进鲜者修促浅小庶可刻日计程鲜物不坏差拨之时南京兵部委官会同科道官就于河下泊船去处公同差去人员看验物件秤定斤两每一百斤折准一扛尽船装载每只船驿递共拨人夫三十名

其差去内臣并家人随身行李多不过十扛驾船水夫除本船合用什物外每名行粮不过三斗行李不过五十斤俱逐一公同秤验填簿具呈该部依数具奏及通行仪真至通州等处带管船只官员知会差去官员给与应得应付公文备开公差职名粮廩船只扛物斤两人夫名数转行前路官司一体应付但有多拨人夫一名官降调边方吏革役不叙其南京河下会装船只只送到仪真听从彼处带管船只官员点拨该差夫船一依原行知会公文照数看验秤盘过船原船依限回还听差以次徐州临清直沽等处俱照前例交递秤盘至通州仍查照原行应付车辆人夫盖节节交盘非惟私揽人货不得而御用器物亦不至于浥湿撑驾之人亦得少休矣如此则只用沿河驿递人夫接应亦有余力其各附近州县协助雇夫价银暂依上年征收以充常平余本三年之后停止勿征在京内外官员钦差公干者照前一体秤盘应付如是非惟撙节夫银可助荒政而听用船只徧满官河紧急差召时刻可集深为利便

一各卫粮船本身重大每船装米不及三百石自仪真开船半年犹未到京以致每石要加耗七八斗纔勾盘费今除见运船只外至上厂改造之时每卫只存督运官乘坐一只大船不动其余只用半料成造量装粮米二百石每船用军六名撑驾可与民船一般行走每石米只用加耗米五斗剩米二斗就发该县常平仓收贮以便赈济姑以一百万计之便余耗米二十万矣然凡此类皆荒政之大端必须选差风力官员奉勅专理务期成功若泛泛文移决无所济且往年陝西四川大荒之后就举此事则今日山东即得受用矣今山东虽因循挨推亦自过去然安知数年之后天下无山东乎书曰惟事事乃其有备有备无患此备荒之政决不可以不讲亦不可以缓讲也

东园文集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

东园文集卷三

（明）郑纪 撰

○奏议

修明祀典疏

臣窃惟人君一身百神之主自古圣帝明王致敬郊庙对越神祇以仁孝之心达精

明之德非惟妥神灵而昭感召所以收放合离格君心萃天下之道莫有要于此也然交神之道必诚敬以立其本而节文度数以将之自昔周公制礼情文兼备是以郊则天神格庙则人鬼享和气致祥享国长久汉唐而下诸君皆因循苟简庙制不复祀典不明千载而下遗憾犹存用是国朝斟酌而行卒难尽复然凡立法创度皆始于粗而终于精故周公谨厥始君陈和厥中毕公成厥终既历三纪世已变而风始移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鲁两生亦曰礼乐百年而后可兴今圣朝传世历年已过其数正教化洽礼乐兴之时也臣愚不揣据已见于礼制情文少有未备者数条开具上陈伏望皇上采择而去取之立为国朝定制以破汉唐之陋俾千载而下复见三代帝王礼乐之盛则宗社生灵不胜幸甚

一祭祀之礼所以追养而继孝也故古者孝子如惧不及祭后陶陶遂遂如将复入盖以如在之时有限而思成之意无穷是以齐三日思其居处思其笑语思其所嗜思其所乐必见其所为斋者而后已献必九爵王一后二王三后四王五后六王七后八宾九必期神之歆格而后已近世人君安逸之气盛爱恋之心衰自迎神至彻饌曾无一饭之顷故百凡礼节悉皆粗畧祖考精神判不相接虽祭犹不祭也其何能致感通之妙也哉恭惟皇上孝心纯笃已见于临御之初但仪文之末未免为前代礼制所拘而心有不安者伏愿自今以后致祭之日端庄静一虚心想慕务使列圣音容宛若在目将祭之时先入太庙神位前致其瞻仰就于陈设礼物一一巡视已毕然后行礼初献必须皇上自行徧诣皇祖考妣位前各进三爵毕则读祝复位亚献或皇太子长成或亲王未曾之国者代之终献则贵戚大臣否则内阁儒臣亦可每献皆如初礼则九献之礼可彷彿于古人矣臣尝考之古者祭礼天子九鼎公侯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献数因之贵贱之等截然不紊今庆成之宴酒必九进王府之宴酒则七进亦古之仪制也近世以来不分贵贱祭礼通行三献者岂厚于养生而薄于奉祭耶盖为朱文公家礼所误耳夫文公家礼乃取周公仪礼十七篇之中士冠礼士昏礼士丧礼士祭礼而成之盖为士庶人不得不可以为悦者而设非谓公卿大夫之礼皆止于是也是礼公卿大夫且不可行况天子乎此礼制名器之大端臣不得不辨也郊社二丁因此可以类推若夫升降跪拜之节自有成规不敢复陈

一名者实之宾实乃名之主名实贵乎相须孔子为政必先正名为是故也然臣尝考孔子之实不过鲁国一司寇耳汉隋以来皆有加赠至唐玄宗始谥为文宣王宋加至圣元加大成而文宣王之谥赠皆如故国朝因之近年言者欲加帝号而国子监祭酒周洪谟则谓孔子周人当用周制其所封乃天王之王非国王之王此则不通之论夫孔子虽生于周而封爵实在于唐使封于周称为天王可也既封于唐乌可以谓之天王耶名实背驰至于如是伏望皇上大推崇儒重道之恩易其王爵加以帝号固也不然则仍其

王爵冕服章旒改为九数勿使王者而僭天子之礼亦可也其十二筩豆八佾之制如加帝号则天下通行否则两京国学乃皇帝遣官行礼是祭用生禄之义也在外府州县学有司致祭只依王礼庶几孔子在天之灵受之始安言者不此之务反以天下第一等名器牵强迁就两无一当岂所以尊崇也哉

一圣人之道莫大于人伦人伦有五莫先于父子臣窃见颜渊曾参子思皆配享殿堂而其父颜路曾点孔鲤尚列坐两庑事死如生其道果如是乎纵颜路诸贤压于圣门之品第限于列代之命封而颜渊诸子之心必有不自安者臣愚以为文庙之旁别置一室以祀颜路曾点孔鲤可也又国子监文庙唐宋以下配享诸儒多坐戟门北向今则俱要迁继两庑之末庶几公私恩礼两尽而无嫌矣

一周公制礼作乐垂教万世孔子之道实所传受宋真宗已封为文宪王庙祀如故元末已来旧庙倾废故址犹存往年巡抚山东都御史重新其庙奏请岁祀宪宗皇帝准其所请颁降祭文去其王号以周太师为称盖以节该钦奉太祖高皇帝诏书谓历代忠臣烈士以实封为实号后世溢美之称皆与革去其孔子善明先王之道为天下师所有封爵宜仍其旧钦此钦遵臣伏惟明诏所言正名定分度越千古但所谓忠臣烈士者初未尝指为周公今孔子之王仍旧周公之王革去以制礼作乐之圣而混于忠臣烈士之列岂当时下诏之本旨耶惜礼官未尝言及于是耳伏望皇上推广太祖高皇帝尊崇孔子之心以及周公则非惟圣诏有所发明而孔子在天之灵亦少慰矣

一命稟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自古圣贤不过修身行法顺之而不违庶几可以转祸为福益寿延年于万一也自此之外更无他术弘治三年六月十九日臣任国子监祭酒因礼部取拨修斋监生六名臣以僧道修斋设醮拜奏青词太祖高皇帝律有正条皇上登极又有明禁且天生圣人非彼淫邪所能损益因而上章劝罢奉圣旨礼部知道时以仪物已备因而立案不行去年七月修斋如旧彼若有灵宜乎保佑圣躬四时迪吉夫何未越两月圣躬欠宁幸赖郊庙降福春秋鼎盛调燮有方不久平复斋醮之有益无益不待智者亦能辩之今去修设之期尚有半年合用仪物尚未兴举伏望皇上断自睿衷即行革罢使天下愚民无所借口而风俗教化亦渐有可观矣

一南北二京通衢去处异服之人席地说法或架座涅槃男妇环观动经千百煽惑人心畧无忌惮城隍庙灵济宫等处每月朔望烧香献纸不下万数不论官民之家闺女少妇塞道填门僧童道行捧茶接待廉耻一丧无所不为风俗教化由是而偷词讼盗贼由是而起京都且然况天下乎如蒙乞勅都察院在京着巡街御史五城兵马司在外则巡按按察司并府州县巡捕官严加缉捕问拟如律男子仍发充军妇女坐罪家长庶几

世道隆盛可坐致矣

一礼乐之设所以飨郊庙宴臣僚其事为至重也故唐虞之时伯夷寅清而典礼后夔直温而典乐慎重之意何其至哉今太常寺礼乐之司也近年多掌以道官教坊司亦礼乐之属也近年悉领以优人且天地神人幽明一理理者序与和而已彼道家绝夫妇之礼优人乱男女之伦以如是之人而掌礼乐之事欲求礼之序乐之和其可得乎近者皇上罢黜丁永中而简儒臣以掌太常此实反正之渐也至于教坊司本身以作乐为职妻女以接客为生其于交神之道诚有不可窃计国初人民稀少京师寥落故宽其法禁以填实之今舟车辏集逐末者多正当抑使归农然后可也伏望皇上因俗为政着令礼部查其名籍开豁从良男子仍充乐工妻女不许接客则民俗以正风俗以敦而礼乐之道实不外是也

进圣功图说以辅养皇储

臣窃见古昔帝王唐虞而下周为最盛自秦以降汉为足称然周家历年八百七十有余而夏商皆不能及汉室历年几乎五百而唐宋远不如之其故何哉辅养太子之道有不同也周文王为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鸡初鸣而衣服至于寝门外问内竖以安否视膳宰之饌羞武王之事文王帅而行之成王之为太子方在襁褓之中太公为太师道之教诲周公为太傅傅之德义召公为太保保其身体又置三少皆端人正士与之居处出入又使伯禽朝夕与游成王有过则挾伯禽以警戒之是在襁褓之中所接者皆正人所见者皆正行所闻者皆正言而嬖佞之徒淫邪之事妖诞之语一切不接其耳目是以幼成若天性习惯若自然既冠之后又有记过之史撤膳之宰进言之旌敢谏之鼓瞽史诵诗大夫进谋士传民语前后左右所言无一不出于正是以学积厥躬德造罔觉垂裕后昆而享国长久也汉文帝时贾谊上疏曰天下之命县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而选左右故太子乃生而见正事行正道闻正言左右前后皆正人凡武王周公之所以教成王者悉举之以告文帝文帝深纳其言后景帝为太子时与梁王共车不下司马门张释之劾之文帝遂悔其不能教子而免冠谢罪于薄太后之前传至光武犹知大会羣臣为太子择传赐以车马印绶明帝临雍拜老尊桓荣以师礼辅养之道虽未及于周然贾谊所陈者大畧亦见举行故其君德多有成就而享国亦致长久也唐宋太子更易不常辅导之臣未闻有如贾谊之论者唐不足言宋朱熹论天下急务虽曾及之又非辅导之官孝宗亦不能用其享国不如汉者宜矣我太祖高皇帝扫除戎狄再造中华功过周汉尝建大本堂取古今图书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皇太子诸王选才俊之士以充伴读俾其诲以崇德尚齿尊贤之道太宗文皇帝亦有文华宝鉴之赐又尝召皇太孙徧览农具欲知小民稼穡艰难其教养储君之道固已符周而迈汉今皇太子受中宫之胎教传列

圣之心学年未一纪礼欲三加天下臣民欣欣相告以为尧舜禹汤文武之复出也今正储之后教法未立加冠有期宫臣未备此臣愚有所未悟也夫教法未立陛下之意必谓皇太子幼小且着少年近侍与其游戏数年安用生疎秀才官人在其左右拘禁妨碍不得自由也窃闻古先圣王之教世子始于胞胎继而襁褓又继而小学正欲拘禁妨碍使其不得自由而后幼习可变苟于五六岁之时不以正道拘禁而使儇薄巧佞之人引以淫邪纵侈之行至十年之上已化为一家虽辅以周召亦无如之何矣此教法所以不可不立也宫臣未备陛下之意必谓东宫无事之地兼官太多徒费廩禄而已窃闻周太子之官有三公三少以及僚属汉又有太傅少傅家令门大夫洗马中庶子舍人侍讲詹事等官禄俸有常又不时赏劳而畧无所爱吝者何耶诚以太子国本宗社安危国祚修短系焉故于小费有所不惜我太祖高皇帝于东宫官僚职重者取廷臣勲德老成者兼之又置谕德等官及选名儒为之宾友其于周汉遗制未尝少减此官臣所以不可不备也臣疎远弃材过忧大计似不知讳避者然臣伏诵太祖高皇帝圣谕有曰天子之子与公卿庶人之子不同公卿士庶人之子系一家之盛衰天子之子系天下之安危即贾谊所谓天下之命县于太子太子正而天下定之意也况今皇太子已出襁褓可接缙绅即贾谊所谓早谕教之时然五经四书深遽难通古人有献千秋金鉴录者有献赞道赋者有举承华要畧者皆非幼年易晓臣故采前代并圣朝储君童冠受学践阼等事凡百条每条摘其事实画图于前又录其出处断论于后谨撰笺文一通附写卷首取易蒙以养正圣功之义名曰圣功图装演成帙上进皇帝陛下伏望睿览采择倘少有裨益乞宣付东宫讲官以补讲读万分之一庶几皇太子见此图画必乐观而易晓讲官因此图画可以指示而解说见迹以求义假粗而见精日濡月染则古今之嘉言善行尽在皇太子之胷中然后次第以及经书子史以广其见闻则教法立矣复选六卿有德行者兼宫臣师保之职别选儒臣方直骨鲠者补一府两坊之缺俾其更番侍直近侍内臣亦必慎选年四十五岁以上读书知理质朴敢言者充之不用少年新进浮薄之人俱以内阁大臣领之则宫臣备矣夫教法既立宫臣既备固美矣然臣又闻前代东宫有资善堂弘教殿及太子新宫等名我太祖高皇帝亦尝建大本堂于南京今文华殿系陛下退朝便殿延询羣臣政治经筵劝讲之所或非皇太子所宜居往年春坊讲读去处又太浅狭恐非崇重国本之意臣愚更望皇帝陛下于文华殿之东别构宫殿一所以为皇太子朝夕讲读并受百官朝贺非惟可以复祖宗之旧制亦可以耸天下之观瞻皇太子必曰父皇为我读书进学新建宫殿我可不勉励以副其意耶若然则作圣之功可必而信乎尧舜禹汤文武之复出也岂不美哉

奏取罗允遗贄賑济疏

臣窃闻民者邦之本食者民之天故善保邦者必蓄众而容民善养民者必思艰而

图易今年自夏徂秋南直隶地方旱魃为虐应天庐凤数府赤地千里六合江浦等县颗粒无收人民流移死亡者无数小男幼女百十文中钱无人肯买父母受其号咷不过用草捆缚生丢水中者有之又不忍子女之死与其同投下水有之又闻放粮赈济携妻抱子来至南京报无姓名不得闕支内饥外寒殍死道旁者有之近于十二月二十前后一日城中各门冻死五十七人自后每日不下十数人地方不肯报官有司不敢具奏虽救荒之官屡差赈济之文迭出而米价腾涌不止人民饥饿自若时去秋成未遠各处粮食尚有来者犹且如是若至明年二三月青黄不接之时将若之何臣抱病数月连陈三疏不蒙俞允伏枕侧闻中心如割臣窃见每年审录重囚陛下皆于犯人罪情死中求生未尝轻杀一人岂有无罪之人忍置于死地耶特深居九重未得尽知故尔此正如救焚拯溺之势若更虚泛文移而无切实处置非惟民生性命之重为可哀怜而祖宗根本之地亦宜忧虑见今京仓粮米只勾三年闕给再难动支臣偶闻新故太监罗允遗下金银数多段正器皿莫计伏望皇上垂念无辜坐归死地大奋干刚特勅南京内外守备及京堂公正官员逐一查检照数买米督令五城兵马司分方给粥暂救饥民性命则一方生灵幸甚祖宗根本幸甚

疏通钱法疏

窃惟法立而弊必生弊滋而法必壅此理也亦势也臣叨署本部印信节准戸部咨为疏通钱法事内开举行鼓铸之典禁革私铸之弊此足见圣世裕国阜民通商利用之遠猷敢不钦遵奉行但立法必极深而研几革弊贵拔本而塞源苟或不然则官局之样钱一行而山林之炉火四达虽日杀一人亦莫禁止张榜巡街或恐无益于事其故何耶利者民之所趋也臣闻铸钱之法每铸料一百斤内用薄饼南铜七十五斤黑铅二十五斤加番锡三四斤下炉溶化倾出铸料一百斤若所铸之钱只重一钱则一百斤之料该钱一万六千文计其铸料资本该值银七两并炭火油麻等项宽计作银一两铸造刮磨至于精致可用每钱一千文该工食银六分一万六千该工食银九钱六分通计物料工食每一万六千钱节长补短共享银九两其钱依时价每七十文值银一钱则一万六千文该值银二十三两一本将及二息况近日私铸之钱每文只重六分而铜铅相半则一本将五息矣岂能禁其不为耶臣愚以为前代之鼓铸钱币不过欲操财货之机钥便商民之行使而已非专欲藉之以充库藏也其钱每文有重而半两者有轻而四铢者国朝洪武之钱最小而重一钱永乐之钱稍大而重八分其轻重大小初亦无定制也臣愚以为今铸样钱若以一钱六分为则比之永乐之钱再大一圜每铸料一百斤只该钱一万文仍要铸匠刮磨光洁如是则本息相去不遠而人自不为此立法之几深也又鼓铸之初钱犹未多且自弘治十八年起朝廷颁给俸饷下民折纳粮料并各布政司戸口食盐京班皂隶但凡官司出纳务要俱用新铸大钱其民间行使仍用前代真正旧钱数年之

后新钱充足然后天下通行两京户部仍添设办钱局衙门一官一吏钱匠十名如不别设衙门只将宝源局改属户部管辖凡各府州县上纳新钱每一百文多余一文真伪可疑者发与辩验正钱每贯秤其斤两轻重余钱销镕验其铜铅多寡若与原铸则例不合即以私铸论罪如是则贗伪莫逃而人自不敢为此革弊之本源也又户部咨开铸数似乎太多恐铜价乘机腾踊官库积蓄有限铸造人工亦太劳扰不如铸少而法精常行而不废则岁积月累而钱自不可胜用矣行间又准南京都察院咨内有禁约奢侈之文大略与禁约私铸之例相同若此说可行则奢侈吏有不禁自无之说容当另行陈奏臣系职掌钱粮之官偶有所见不敢自默亦非敢变更成命也

奏行水兑以充京储疏（弘治十三年奏奉圣旨准为定例见今南京户部遵行军民称便此疏已无存稿俟求补入）

东园文集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

东园文集卷四

（明）郑纪 撰

○奏议

奏设武举以培养将材疏

臣近于本年某月日准本部咨准南京兵部咨该本部题为陈言边务等事内开保国公朱晖奏要举保将材通行南京五府六部等衙门自文书到日为始俱限两个月以里各举所知二三人具奏立簿记注陆续推用等因到部备咨到臣窃惟天下之事有救急于一时者有预备于异日者屯兵积粮设险招募此救急于一时也培养将材训练军马此预备于异日也兹者额森小丑屡犯边尘朝廷已命大将督领大兵又遣重臣整饬兵备屯聚踰年彼若不闻偶因水草不给暂归巢穴以待再举初非畏怯而遽遁此无他用兵之道先声而后实今之将官先声何在无怪其然也臣愚则谓天之生材未有不养而成者今两京武学外卫军生争习举业以窃科名韬畧弓马邈不相识兵部季考虽有赏罚而无进退不过视为虚文故有应荐而来率皆不养之士其志智胆气去见在膏粱乳臭之徒宁几何耶昔唐设武科开元一举而得裴端复天宝再举而得郭子仪宋行武

举景德一科而高志宁出天圣一举而令狐挺出于时禄山回纥搔动中外子仪单骑扬兵唐室再造元昊称帝智高逆谋志宁请兵覆其巢挺教狄青捣其虚两朝神鼎震而复定之数子之力诚不诬也今国朝已立武学但武举未设夫有武学而不设武举欲人之习武艺是犹有儒学不设乡试欲人之穷经也难矣臣愚以为今日之计必须依仿唐宋故事开设武举之科以策论定去取以弓马定高下凡在京并外卫指挥千百户袭替儿男军民舍余人等有志武艺者俱许三年一次乡试悉如民生应试者例征聘名儒以司考较初场则以武经百将传并诸家兵法试其论策而观其韬畧智识该博断制之材次场则试以古今阵势兵器车舟名物俾其图画贴说各注制度行使之法而观其布置运用变化开合之妙俱糊名易书定为上中下三等末场则于教场中试其弓马鎗刀刨銃以观引众致远斩将夺旗之勇京闈则钦命总兵官二员会同兵部官巡按京畿御史并选委各营把总公正官员省闈则巡按御史会同都布按三司五更试起日晡而罢当日公定优劣亦分为上中下三等随即密封送入试院与考试官分配等第论策弓马阵法俱优者列为上等论策颇优而弓马稍次者列于中等之前弓马颇优而论策不及者列于中等之后论策弓马俱不及者退在下等照例择日揭晓上中二等送该部引奏会试下等者发回原卫肄业以俟后科三科不中者照依原袭等级递降带俸差操其公侯伯应袭子孙免其乡试径送会试俱如春闈事例兵部奏请命官初中二场策论阵图分别等第与乡试一般末场则兵部请钦命京营总兵官五府掌府事并科道掌印等官于大较场中考试务尽一日之力俾弓马阵势各得以尽其材等第揭晓俱照前例下等先发在京武学肄业三科不中止照原袭带俸差操不与管事上中二等兵部奏请于内苑闲旷去处设立教场礼部预定仪注请圣驾亲临御幄先试弓马次及阵势如周礼春教振旅夏教茺舍王执路鼓诸侯执贲鼓以教坐作进退疾徐疏数之节汉文帝躬着戎服亲御鞍马与良家材官驰射上林讲习战陈宋太祖御讲武殿亲试禁兵刻木为箭鏃以木绵两两相射以分等级我太祖高皇帝经理淮甸亲阅将士分队习战胜者赏银十两因谕之曰刃不素持必致血指弓马不素习而欲攻战未有不败者吾故择汝等练之今陛下亲阅武举非惟远稽古制近法祖宗而片时之顷英雄毕集而将兵将将之术亦得以兼收于渊臆矣试罢就于会试上等之中叅以御试名次拔出三人以居一甲其余照依原定次数分为二甲亦用黄榜张挂一甲原应袭者即袭其祖父官爵原无官者定与见任应袭武职二甲三甲者只作冠带舍人名目俱给本等禄米并随身口粮分送各边跟随总兵官杀贼一年更换一边各边厯遍又曾经战一二次镇巡总兵官具奏巡按御史核实方许起送该部查审明白就以原袭并应得官爵到任管事如此则将武弁人人自奋非徒有志者不肯甘居人下无志者亦欲保其父祖官爵非徒袭替者得其科甲之荣而带俸者亦有进身之阶愚钝者变为智谋软弱者变为骁勇边务夷情日见精熟膂力胆气日见粗豪不十年间虎豹貔貅之士聚集京师顶背相望惟陛下随材任使可为干城可为腹心我国家亿万年之业将安于泰山区区小丑岂足以烦圣虑也哉如此则臣

今日虽不妄荐一人而十年之后人材众多当不乏任使矣不然年年岁岁临饥掘苗遇渴掘井满其所得不过枯朽污浊之物不足以救饥渴岂不为小丑羣聚非笑乎臣踈远凡庸过忧大计然累本自陈不蒙俞允尸位苟禄于心何安是以偶有所见不忍不陈倘蒙采录则今乞骸林下死亦瞑目伏望皇上普日月之明奋干刚之断勿谓祖宗未有旧制后世不可更张昔有周盛时周公谨厥始君陈和厥中毕公成厥终未及百年世道三变亦未尝拘于文武旧制之有无也盖国无人则虚臣久处南都在京将帅固不深知然率非习学经战之士一有召遣四顾无人其虚甚矣苟不趁今为之预养向后子孙承袭不过依旧非惟朝廷不得真材任用而武臣亦非保守世禄之远图也如蒙乞勅廷臣会议将臣所奏斟酌去取立为定制勿谓旷世盛典因臣而行垂死之年别有希望不过念太祖太宗创业之艰难圣子神孙守成之不易故不知避忌妄献刍蕘惟陛下亮其狂而察其志毅然举行不胜幸甚

奏革制外滥支官粮疏

窃惟南京乃根本重地不可以不培植而培植莫急于京储臣因见近日京储费出无经钱粮存积有限札令四川清吏司卷查本部每年坐派浙江等处起运南京仓粮一百二十七万余石南京旧额官军岁支粮米一百二十余万其中一十万石系三个月水兑所积者实支派运粮米一百一十余万量入为出故有七年之积近因各该衙门奏将送船余下一万一千七百三十四名每名月支米一石差拨装运之时又支行粮司礼监内官监神帛堂内织染局兵仗局各色名匠共五千七百四十九名旧例只免户内差役不曾食粮今每名月支米三斗太医院医士医生一百四十六名医士有家小者每名月支米七斗无家小者月支米五斗医生有家小者每名月支米四斗无家小者月支米三斗宝钞提举司纸钞匠二百八十一名每名月支米五斗光禄寺太常寺厨役共九百五十名旧例有家小者月支米六斗无家小者月支米三斗各各添支二斗及投充新军四千九百二十名每名月支米一石每岁共添支粮米二十二万六千一百七十余石并旧额官军该支俸月等粮大约一百五千万余石况值连年各处灾伤原派起运粮米拖欠数多所入不足以供所出见今各仓实在粮米除本年闰四月坐放外自弘治十一年起至弘治十五年止只有三百一十七万二千余石仅勾二年有余支放且江西布政司弘治十六年该起运南京仓粮四十七万余石并湖广二布政司见催旧欠粮米虽已奏准折银至今尚未解到后来京储愈见缺乏已经本部尚书王轼奏要今后会计南京粮储量加增添户部覆题会计钱粮已有定数势难损彼益此是盖通融天下之大势诚为至论除遵奉外然坐派既不得加增虚耗又不为撙节诚恐年复一年仓粮消耗殆尽根本之地良可忧也其投充新军既已入伍虽岁费粮米将及六万石固难更改其送船军余旧例每船二十名差拨之时余丁每名月支行粮三斗听守半年者每名该一石八斗短

差两月者每名该六斗行之已久并无废事今则俱照马船粮船事例每月支米一石差拨之时又支行粮诚为重迭滥费况今各卫补造快船已完亦有一年轮差不及一次者夫以空闲之人虚耗京储之积不为撙节可乎查得南京朝阳等门守门余丁各仓修仓余丁俱系每月支米三斗其送船余丁合无每船照旧名数比照守门修仓事例不拘在家差拨每月俱支米三斗及照各色名匠俱系上元江宁二县徭役况做工之日工部又给工价并医士医生纸钞匠厨役等项新添粮米俱旧例所无者一并革去庶使仓粮不致滥费祖宗根本得以培植缘系撙节京储培植国本事理未敢擅便拟合具奏如蒙乞勅该部从长计议将前项新添送船余丁粮米并民匠人等旧例原无而新近奏计者及厨役旧有经减省而后奏复者通行革去则七年之积不久可复根本之固千万世如一日也

上清理财赋四事

臣备员南京户部节准户部咨为缺乏边储等事除编印盐引文簿陆续发各运司该边收候开中外臣窃惟各边粮草缺乏已甚盐法不通商少报中借拨则天仓银两有限空运则近边民力不堪切思虏情狡伪坐老我师觐我主客人马不支旦夕粮草不继即欲大举入寇是乃彼以逸待劳之策实为我剥床以肤之灾也若不预先处置未免临事仓皇臣谨陈清理财赋四事以备圣明裁处

一曰广边屯自古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故寓兵于农因粮于敌如赵充国屯田湟中大获地利卒破先零且言自炖煌东至辽东一万一千五百余里皆可乘塞列地而屯诸葛亮伐魏屯田渭滨百姓按堵军无私马夫湟中在今陕西兰县渭滨在今陕西渭南县炖煌在今凉州东至辽东则宁夏榆林延绥大同宣府皆其一带之地世代不同地土则一岂有可屯于古而不可屯于今耶但近里膏腴之地军容债帅吞为己业军士代耕自收子粒临边尽有可耕之地又不能设法防御畏怯往耕却将近边耕民迁入城堡以防失机动辄借拨空运烦渎圣听又有遥度之论则曰朔方风沙易壅地亩寇警出没扰害农工夫古今一地岂今有风沙寇扰而古独无耶况各布政司军屯尚且差官清理纵清出多寡卒难遽致若边屯一清不过半年坐享储积岂可以差官小扰而失此大利乎为今之计合无选差有才识堂上官数员分投领勅前往各边专督屯种将近里熟田清出若干顷亩离边积远可以用力开垦者相兼配搭先尽见在军余每人给佃若干余田招募各处无业小民并行附近法司衙门将问拟徒流凶犯颇有身家者发遣前来俱给与牛具籽种俾其兼配佃种岁收籽粒一半入官募佃许其永为己业因佃听其限满而归所耕去处仍行会同镇巡总兵等官督军嘹哨设法防护且守且耕如今日耕此一方则并力合作防守之人亦聚一处明日耕彼一方亦然如是则我众可以递耕彼众不得我

扰数年之后何患无赵充国之地利诸葛亮之按堵也

二曰征寺租窃见南方各处寺院粮额多至数千租税不下数万朝廷欲其领众焚修保障国家今边疆连年骚扰不见少显分寸之功是其无有而不足信也明矣况近年以来僧道争夺住持尽将所有租税投献势力之家代其营为常住不得升合间有一二自收者又多潜养私人置立家计焚修之事耳不及闻合无差官各处清理查德其户报丁粮吊其递年租簿扣其实收租税内存若干与其应当粮差并籍报有名人众赍粮外其余租税悉征在官依时变卖银两造册解部发边应用候二三年间边储充实再议区处如此则每年所入难以数计矣

三曰折逋负臣本部所属江南司府州县各项钱粮浙江等布政司应天等府各年拖欠秋粮等米豆麦稻谷一百二十余万石马草一百四十余万包折粮绵布六千余疋折粮苧布二十三万余疋已上四项大约可折银一百余万两内除各年水旱灾伤减免量除三分之一尚该银七十万两多是粮里包揽在身一时难以追足且本色运费倍于正粮合无准令依时折价仍宽限三年与其解京完纳庶民困少苏而边储有济

四曰清钞贯本部该征江西湖广福建三布政司户口食盐并苏常二府税课等衙门钱钞兼收钞一千四百八十八万七千四十余贯南京五城兵马司房钞并各宣课司大胜等關及各衙门户口食盐钞共七百一十万八千三百余贯芜湖荆州二处抽分银大约六万余两上新河九江二处钞關大约每年折银三万余两虽亦各有所用较之今日京储边饷实在所缓及将南直隶各府州县并湖广江西福建等布政司备用户口食盐暂借三年其钱钞兼收者每一万贯折银二十两其余钞每一万贯折银八两并荆州芜湖银两俱解本部收库听边取用及遇米价中平与米闲月兼支以为官军俸粮庶几边饷有所补助京储不致匮乏

便宜设法急救饥荒疏

臣窃惟南京根本重地连年水旱军民缺食去冬今春流移饿死不可胜数今年麦苗又为本年三月初间大雪损伤若不预为设法区处诚恐日后愈难支持据本部委官云南清吏司郎中邓琛呈奉本部札付为赈济灾伤军民事除遵依外照得近年本部侍郎郑纪奏行水兑事例免其竹席馱脚之费每石加耗三斗军民两便甚良法也但彼时各仓粮米积有六七年之上以故每年只行三个月而止今仓粮不勾三年支給合无自本年闰四月起至九月止俱行水兑余月判仓每年可积余米二十余万石可以济今而预后待他年仓粮再有六七年之积照旧只行三个月等因到部又据本部委官郎中贾

璇呈奉札付坐放应天等卫六合等县四月闰四月军民丁口共该少欠米十万石呈乞早赐措处以救饥荒等因行间又该本司案呈据南京旗手等卫指挥千百户等官张翰等呈称各卫所官员俸粮原有事例每年四月分折绢八月分折布除遵依外今照南京地方连年水旱田禾无收米价高贵军民缺食艰难不能过活如蒙准呈乞为怜悯分豁将四月分俸粮暂且闕支本色至五月照旧住支折绢等因到司案呈到部臣等查得南京军仓粮米为因各处灾伤该征粮米运到者少拖欠者多每年官军该支粮米一百三十万石有余近年以来加以南京太医院医士宝钞提举司钞匠及投充军人并送船余丁行粮等项共该每岁添支米二十万石有余各仓粮委实只是勾二年之上支給及查得臣先年奏准每年水兑三个月每米一石脚耗米三斗见今在仓粮米三百四十万余石俱系水兑积出余米之数见在仓粮既无陈腐之虞官攒又无守支之苦且郎中邓琛呈称每年要添水兑三个月不过推广旧例以便民情而增国计似为有理及据委官郎中贾璇呈称江北少欠赈济十万石缘查京仓军储实难动支亦所离江北寫遠暂将各处运到粮米畧仿水兑事体免其竹筛晒每石折准脚耗三斗留彼河下以近就近给散饥民实为便益欲待奏请定夺不无缓不及事合行一面暂拨各纳仓米就彼河下给散积出脚耗就令作正支放勾数即止其南京各卫所指挥千百户等官呈要将弘治十七年四月分俸粮暂与闕支本色待至五月二麦成熟照旧折支绢疋亦乃权宜救荒事理已经南京守备等官会议不为常例欲候奏请明降诚恐有悞放期除行南京旗手等卫所造册将各官本年四月分俸粮暂支本色至五月折支绢疋下年照旧施行去后缘系加添水兑拨粮赈济并分豁官员俸粮事理具本专差办事官某赍捧奏闻

致仕第十九疏

臣窃惟士君子立身天地间惟礼与法二者而已礼法既亡名节安在臣考诸古礼国法凡在官者年至七十俱许致仕唯老成重望为国家之柱石者不拘臣今已过致仕之年尚从旅进之列时论不容中心有愧在礼固不可留论法亦所当去礼不可留而留法所当去不去是迷贪位固禄之心而忘弃礼灭法之耻臣自少荷蒙朝廷作养之恩至于今日岂忍若是耶近因久病暂出管事神衰气倦头晕目昏己身不能自存部事有何补益乞休十有八章无由一奉俞允或者谓臣有心求去何必待报而行臣恐非大臣出处之义隐忍依违进退狼狈今病势益增死亡无日不得已将本部印信咨送南京吏部委官署掌买舟卜程以待休命臣又照得成化间学士钱溥与臣同是经筵讲官侍郎方满三年即准致仕臣官三品已十年矣尚书侣鍾与臣同是戶部堂上年未七十亦准致仕臣年七十又加二矣伏望皇上大施恩典一视同仁乞勅吏部查照前例容勅臣退归田里庶官无尸位素餐之讥人免钟鸣漏尽之诮不惟臣一身之幸实天下士风之幸也

东园文集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

东园文集卷五

（明）郑纪 撰

○记

寒栖馆记

武夷之山环转九曲溪流因之而曲或三峯四峯或五峯九峯曲中为峯三十有六皆奇秀险怪峭拔硤礧不类人间境天下山川不可尽知在闽中此其第一也有宋大儒晦庵先生爱其幽深静寂不杂尘世乃筑精舍于五曲隐屏山下以为讲学授徒之所九曲适中处也视诸曲山水颇夷旷衍沃而奇古过之舍之旁有堂曰隐求曰止宿曰仁智斋曰观善馆曰寒栖坞曰石门亭曰晚对曰铁笛又有钓矶渔艇布列左右一时诸儒聚会讲道游息继往开来实闢天下万世斯文之命脉亦武夷山川一时之遭遇也先生没精舍而下寝以颓圯国朝正统间先生八世孙询等复建书院三间于故址像先生其中左右各翼一室自隐求堂而下则皆蓁莽焉成化间崇安令张锐又建屋三间于院庭之左以为士大夫拜谒者更衣休息之所方成未扁而去癸卯夏五月纪与乡年反监察御史林君贵实同起告中上京师舟过此山之下因晋而舍茆焉是夜宿于张所建屋中时当初伏夜半之后寒气逼人翊早纪谓林曰是屋正先生时所谓寒栖馆也林曰然遂援笔为书而扁之俾纪为记庶见者有所感而隐求诸堂可因此复焉纪以天地之气动则为阳静则为阴阳为暑阴为寒则寒实静之所生也人静则此心虚明自无外扰聪明睿智皆由此出由是而制羣动镇万躁无施而不利所谓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者也先生学集大成伟然为千百世之大儒非自此中得乎纪自幼读先生之书即求先生之所以为学笃志立行亦既有年矣而犹未领其要兹幸谒先生之精舍而假寓焉寤寐之顷受教深矣于是乎书

漳州府社学记

圣未天希之则天贤未圣希之则圣士未贤希之则贤希之之道如何学而已矣夫人之生四端万善皆天所赋宜人皆天也然理一而气殊故有未天未圣未贤之等学也

者所以去其未而复其皆也故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自王宫国都以及闾巷莫不有学人生八岁入其小者闾巷之学也十五岁入其大者王宫之学也大学之教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道其极可以参天地而赞化育小学之教则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其归在于收放心养德性而已夫心不收性不养格致诚正且无其地而况于修治参赞也哉是小学所以立大学之基本而大学不过收小学之成功而已所谓小学则闾巷之学是也古人闾巷之学即今之社学也近世父兄之于子弟幼小入乡校即俾其习对偶文字之学洒扫礼乐之事目不及见古人之所收者今则放之所养者今则残之小学之教已荡然矣及俊秀而入泮庠则又穿凿经意雕绘词章以媒利禄他日偶得一资半级则蠹政殃民貽患后世大学之教又扫地无余矣所以然者岂但泮庠之误人耶实由乡校之误于其始也用是南海罗君列以监察御史出守于漳讨贼子民百废具举又能首兴学校作养人材郡邑泮庠文风大振既而虑夫基本不立则涵养不深趋向不正器识不大德业所施亦难遽到乃遵圣朝旧制请于提督学政宪副杭君济设立社学于城北芝山之麓北枕天宝南襟长江鹤山圆峤环拱左右学之规制前后二堂堂皆五间东西号舍十有六间外为大门缭以周垣井庖湍溷莫不备具经始于弘治乙丑仲秋之朔落成于明年正德改元孟夏之望祭享已毕遂选民间俊秀子弟百三十余人入社学生礼请致仕知县胡举以主其教立教规十有二条俾其习学有常所考课有定期静专无外诱之敝循序无躐等之病昔之已放者今则收之昔之未养者今则养之蔼然古人小学之遗意而大学之教将有待而收功焉去未复皆此其第一程也郡之士大夫暨学师儒走书因邑庠生王儒来请予记其事予以事有倡有和而后可以成功漳在宋淳熙中朱晦庵先生来守因民俗未知礼采古丧葬嫁娶之仪揭以示民命父老训说以教子弟时北溪陈安卿从游郡斋晦庵喜语人曰南来吾道得一安卿是晦庵漳之倡也北溪漳之和也今罗君以社学倡漳不知郡斋之中有后生小子如北溪乎否也是为记俾刻于石

上虞县重兴文庙记

虞绍属也东去绍百有余里学宫在邑治东南宋庆厯中创国初重兴之迨今百有余年倾圯已不支矣又杂于市肆明伦堂去文庙后檐不盈丈昼晦如暮成化间分巡宪副魏君仲礼令移后丈余稍容诸生叙立而文庙之前尚为居民夏姓侵偪自戟门之外中道转西而左棂星门在庙之东南隅当中则夏屋也予昔巡学继魏而至询邑博诸生得状遂召夏谕之与其直俾迁他居索价数倍乃集乡耆与师生杂估实值如数与之随券于官而立限移徙矣巡按与予不相能移文革之夏遂挟以增直有司阴与之以緘口且踰徙限予再至绳之以法并还所增于官夏思遂徙去而庙地始克方正乃集工相材诸生晋曰邑有淫祠数十所材木可用祠有株木数十根材可梁栋遂命工伐之时有豪

门取斲为坊制有司欲寝其事而补以他木予闻之悉捕逮置于法而材始备矣适邑有湖田之讼其所收者在官民之间属太守曾侯以三之一助餽饷得粟千余斛付邑博以经理之先文庙次两庑次戟门皆因旧基而增以深广又次棂星门即夏之所屋处也始事于弘治元年某月毕工于某年某月乡贡进士贾宗易率诸生请记立碑夫圣人之道孝弟而已矣孔子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虞固文献地也况以帝舜子孙封邑而得名则其祖父余泽当有存者诸士子其处家庭之间亦曾夔夔之齐栗乎其曾亦忧而亦喜乎况舜处其变吾则常也舜处其难吾则易也借曰皆变而皆难舜丈夫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孝弟之训非但可施于虞庠也因其素所习闻者而利导之则易从也曾侯名璘郴阳人县令林休广人博马庾闽人继侯而守收全功者予乡友游侯兴也

僊游县文庙祭器记

周颂言祭祀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鼐孔子仕鲁先簿正祭器孟子云器皿衣服不备不敢以祭古人重祀礼严祭器也如是仙游文庙祭器县令四明王公彝重修学宫时所造也笾豆以竹几案以木铜登之属以瓷惟簠簋爵盃则锡焉正统末沙寇入境诸器皆毁逸无存自后临祭则旋假于民家秽陋轻褻不可胜言成化壬寅秋八月上丁又如之时予方修造卧龙桥积有竹木凡几案笾豆之属竹木所为者命工就彼制之成则归于学宫饰以朱红其餽膳之供则县令彭公之区画不征于民也簠簋之属前以锡者今则范铜为之纪与诸士子洎范工私议每器估值几何邑之人好礼者几何家量器直而镂好礼者姓名于上盖因其力与其意所乐为差也铜登之属应瓷为者则德化冶人所领也既成每器皆以僊游县学文庙祭器八字为志且籍而记之库而藏之以付诸典守之人孔子曰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欤然典守之过非专于毁逸也因事而攘窃者亦多矣呜呼悲哉昔者予入太庙每事问使吾邑大夫其能体夫子入庙之敬以时而修葺之吾庠师生又能体大夫之敬以时省视之则凡奔走庙庭之下者莫不有孚颙若何有如前之所虑也耶器数详着于左

兴化郡守王公遗爱碑记

士大夫出为君用皆欲泽被当时名垂后世然亦顾其所遭遇如何不可必得也世有抱设施经济之材威雷霆泽霖雨而置其身于嵒坑棘梗之地令之不行禁之不止虽家喻户晓亦无如之何是地之负人也或有畏法向善之邦家诗书户礼教而吏之以残墨庸陋之夫民疲而故扰之民羸而又猎之虽良阜之家未免去而流徙起而为盗是人之负地也地负人者十一人负地者十九若太守王公之于莆其庶几两无所负乎公讳弼字存敬系贯阶封已备周方伯梁石所撰墓表不重出此特推本其家世始末为莆人

道焉公之祖南畊处士以礼义倡宗族立祠堂置祭田训子妇耕读蚕绩禁止奢纵家门之内若朝廷然父和州判官急流勇退以养二亲申明家训视南畊尤谨台人论士夫家法必首王焉公为童卯时耳目所见已拍拍满怀及登进士出宰溧水不假刑威而吏畏民怀召为刑部主事时畿人有献民田于戚里者上命公核公讫威按版田悉还民廷议多之弘治庚戌莆郡守缺命公来守下车首以抑强扶弱培植善类为务仿古保甲法里设正副以领编户乡有讼先就其曲直不服则直于官遵时制建学郡城中礼孝友笃行之士刘子贤于中选子弟俾受其业礼教大行莆俗丕变民间有孝子节妇未得闻于朝先榜其门庭以奖之邻郡有水口驿人少役多镇藩欲割莆之编户助之公曰吾郡二驿民且不堪遂疏于朝罢之漳寇起镇藩议征丁壮于莆公又曰设丁壮者为各守其土也寇在漳征于莆寇在莆则将谁征耶力陈不可议乃止丁巳春公书绩于京戊午秋还十月省参得疾归遂不起实是月二十四日也是日阖城为之徙市舂不相巷不歌吏民耆老匍匐赴哭者郡廷不能容越月讣至家和州公遣其伯兄烜与其冢子坊来归其榱郡民欲弗与曰客死客葬礼也公去如吾民之哀思何诸官僚折以大义不得已乃乞留衣冠以葬烜坊许之乃制棺柩纳衣冠于中如公在殡时卜地于前故守李公春之墓左择日举柩往葬阖城内外随輦叙哀者缟素蔽野既成坟乃作亭于其南立碑以表之名曰遗爱父老相率请文为记予以天下事有似偶而非偶者按莆郡志国朝洪武十三年开封有李公春者守莆卒士民卜地城南菽塘山之原留衣冠藏焉去今百一十年墓复于墟者久矣公往岁阅志得之亲诣墓所剪荆榛立石以表之自是莆民追慕如新诎意才二三年间公遂与之邻穴耶因考李公政绩修堰筑城民多德之然政尚宽平未必如公之精明果毅然遗爱之在民者亦大畧相似夫事之偶与不偶在天皆有成数不必泥也但公之生不负莆人公之歿莆人岂负公耶遂书之以告继公之守莆者

邑侯王公遗爱祠记

士君子吏人之土地有在官而思之者有去后而思之者有歿后而思之者有歿既久而思愈不忘者狄梁公祠于生何武思于去后羊祜则堕泪于既歿若没久而思愈不忘者予偶未得其人焉吾邑侯王公彝友伦浙之四明人少学刀笔以行军院史从事总兵官幕下拜左军都督府都事寻出宰兹土吾邑自宋元以至国初为乡四里二十有六民数宋主户二万七千有畸客户一万三千有畸元至国初则不及万矣宣德以来则三而又去其二里数亦随而递减焉公下车阅版图即集耆旧而叩缶以困于赋役亡命他邑告公恍然曰司牧者何为也即令于邑凡民间利害有当因革而罢行者其悉陈之吾不畏其难也于是民之久逋者差人赍榜招复之给其牛具种粒复其役三年未几逋民携襁而还者相属于道田土久荒者募人垦辟三年之后征其税吾邑今日地无遗利实肇于兹亡户之粮貽累里甲积五七年壮者撈拷无完肤妇女老弱无室处公上疏免其

半邑旧有潭边风亭二巡司洪武中迁吉了小屿之海岛原金民兵随之山民不惯风涛且越百里赴役死亡者过半公疏免之宣德间多差内臣适藩南诸国驿递不胜其扰且有法外之需公往风亭于近驿人家闭户偃木于地笞之俾人应杖叫号声彻驿堂内臣问故以县官杖并夫价闻亟谕止之而去先时遭此莆仙夫数以县拘出公力辨曰夫出于丁户莆二百余里仙纔十余里何以县为是后夫数但随里图为多少莆不能屈从之又枫亭驿虽仙属实为莆界民不敷其役公疏割莆附驿五里之民以足编数县治旧遭兵燹官吏僦舍于民覆茅故趾日数丈始治事惧猛兽也儒学尤甚邑多山材木为宜向悉为邻邑所有公移文设榷十而取一阅数月材积如山遂礼大户好义而有力者助饩僦不踰年县学俱告成而小民不知琴堂幕厅官衙吏舍秩如也庙貌祭器讲堂斋号焕然如也墙垣未备则躬率有役于官者教谕张公侗亦率其斋丁相与舁土而筑之落宴之日四周无不完固者县有公学有张亦仙民一时之遭遇也先时司府差催之使征求无厌公令多织草屨于庭来者人与其二自是县庭无使迹民有讼者进之膝下酝藉以尽其情俾其退自以曲直愧谢有不伏者然后法以绳之狱户常不闭古人爱百姓如己子视公事如家事公其有焉公以宣德癸丑莅政正统丙辰捐馆首末四年卒之日吏哭于庭农哭于野行者哭于途春不相女不饰市罢数日枢行邑坊张德源氏留其小像以寓瞻思阖邑老穉拜送溪浒哀泣过于初丧遂谋立石于通衢刻曰僊游县知县王公爱民父母云成化乙未邑耆茅宏赞等以石刻不足以报侯德谋率仙民而血食之请倡于江西少叅陈君汉崇少叅遂与张叔华茅常亨卜地于东郊之外深广各十丈面阳环水中建祠堂塑公像前有门两旁有帘东西翊以两室为守者之居经始于是年十月毕工于明年四月叔华德源氏之孙常亨宏赞氏之子祠虽合众志而成而二姓之力居多焉祠堂成十有三年予巡浙学至明访公之子谕以立祠之意族子某得其风来拜祠下邑人迎致馈赠无虚刻盖爱之深而及其所似也又三年少参以书请记于予呜呼一土地也一人民也一风俗也公出杂流任官仅四载捐馆五十余年而人思之不置如是所谓没久而愈不忘者也后之代公者由圣门而出或不止四载而犹在官民惟恐其去之不蚤其故何欤因书为公祠记且以讯夫后之为父母者

光风霁月亭记

福之郡庠有亭翼然于明伦之东少南为师生游息之所盖有元大德间主教东武刘君内直始建也亭成谋名未得适民间有献其所藏宋晦庵朱先生光风霁月四字遂扁之以名其亭越今几二百载亭仅存而扁已逸所揭者特摹本耳成化丙申华亭唐君廷贵以司寇正郎出守是郡明年因学宫倾圯悉撤而新之以次而及于兹亭然每以先贤遗墨不可复得为憾亭成逸扁复出唐君大喜遂揭于亭中亭环以沼广盈亩袤如之甃以巨石翊以疏阑通以复道沼之中迭石为岛象海外三神山松桂菱藻覆岛浮波每

天朗气清风光月霁万象森然羣籁俱寂是亭杂处于中不待绘河马洛龟而浑然一太极之窝也亭成唐君选乐赋诗因落而宴挽千古之清风为八闽之胜会教授暨诸士子以盛事不可无传请记于予予以为治有本本立然后治成我朝列圣建学育材主之以师儒董之以台宪其制谕必先德行而后文辞今唐君下车首兴学校而遂及于光风霁月之亭盖以诸士子进讲退食之余寻芳咏归之际见其逝则知在川之如斯观其澜则知斯道之有本使其襟怀洒落而风月无边胷次悠然而光霁可掬他日待时而动随叩而鸣其盛德丰功光明峻洁可以塞宇宙越古今则是亭之助不亦多乎于是乎书

湖船记

客有问于南湖主人曰君子有忧乎曰有君子亦有乐乎曰有是二者皆性蕴诸中情发于外君子恶得而无所贵者发而中节焉夫人之生方其少时趣向未定忧乐或有不得其正者及其壮也学成于己出为君用上焉为德下焉为民日夜忧勤惟恐启沃之不见纳仁泽之壅下流周之思兼召之勤恤其忧何如盖先天下之忧而忧也及其老也名遂功成奉身求退卧岳穴友禽鱼赋诗结社户外之事耳不闻及裴之绿野张之午桥其乐何如盖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古人幼而学壮而仕老而归归而乐忧以天下乐以天下是谓忧乐之中节非君子不能也主人自登进士入翰林侍讲经筵出提学政历国子监祭酒以至今官虽尝乞告二十余载而勤劳中外者亦如之弘治甲子年踰七十乞骸而归以屏山世居多警蹙寓邑坊之南湖书院院之东为学宫宫之南有湖曰南湖唐宋盛时邑有三湖西门之外为西湖迤迤南东流如环带至学宫之南为南湖又迤迤而东至东门之外为东湖今东西之湖已田而南湖尚存别有支流通湖绕绿过书院之门主人取以为名者以先祖三公倡道于莆之南湖是湖实主人之世泽盖先得也湖宽十余亩深数丈可以操舟泛游为乐今主人造舟于湖名曰湖船亦归乐之一事也船长三丈八尺广五之一深视广三之一头至前将半长丈一尺操篙者所立中长丈二尺可容几砚坐席后长四尺可安床榻尾长亦八尺橹柁之所上覆以篷竹篾编之夹以箬叶两边有屏木格竹编可启闭鱼网一罾二帘一钓竿十余小庖一瓶罐碟碗环列左右酒馔蔬菜各实其中主人当天朗气清景物和畅则葛巾野服呼童操舟泛于湖上启屏推篷净几拥席网者撒有鲤有鲫帘者遮有鱼有虾罾沈波底钓垂水滨或黑喙頰尾或巨口细鳞其活泼泼筐筥斯盈主人乃呼童治庖以烹以蒸引满自酌耳热面醺一醉而卧万象氤氲宇宙衾枕云霞帷幙林塘室庐溪山城郭齐彭殤一胡越物我两忘襟怀洒落不知人世间更有何事可以拟主人之乐也客又晋而问曰闕雎乐而不淫君子动为世法主人之乐无乃过乎恐非示法于子孙也主人笑而解之曰吾官居一品寿踰七旬休疏十八九上然后得遂今日之乐有山水之真趣无声色之荒淫自奉无兼味留客不及奢客有携壶而来视予为丰约虽不敢自谓上下与天地同流万物各得其所然夫子与点之

气象亦或庶几焉吾之子孙仕宦而归之数事皆如予则其乐如予之今日亦不为过也若夫蠹国厉民以充囊橐与白衣官舍徒以富贵骄人奢靡坏俗者幸毋以予为借口客默然而退因书之以为湖船记

郑氏祠堂记

祠堂之立非人子之得已也夫人始生父母膝下喘息呼吸一气相通日之提抱毛肤相摩夜而睡眠口鼻相依初不知孰为父母孰为子有则俱有无则俱无未尝瞬睫之相离迨夫子年渐长则父母之气渐衰既衰则疾病相随不得久生于世矣故孝子于父母之未疾则日奉甘旨以养其气体既疾则问医奉药以调其脉候唯恐子身与父母一日不相见也不幸父母一歿平昔之相摩相依者今则绞敛于棺槨之中乌得复见之哉于是传真以肖其貌结帛以栖其魂朝夕哭奠食时上食但欲见其生不忍见其死岁时改易几筵难以长设则择地治莹举棺槨而墓埋之体魄既归地下神魂当返室堂于是立祠堂以栖安之每晨朔望拜谒四时荐享思其居处笑语与其所嗜所乐但欲见其存不忍见其亡夫以几筵代甘旨则向之生者今则死矣固人子之不得已以祠堂代几筵则向之存者今则亡矣岂人子之得已耶近世人子之于父母提抱寢息相摩相依之不相离者大抵皆同既长之后妻妾之相离财产之自私德色谄语视父母如涂人况甘旨乎父母既没衰经几筵略应故事而已曾有哀痛之心乎既入祠堂四时朔望模仿礼文而已曾有追慕之意乎以予观之为人子者生不能致养于甘旨徒陈列其几筵死不能尽哀于几筵徒创造乎祠宇自少至老一段虚文以待父母可笑也亦可悲也吾邑乐山郑氏与予同南湖三公后其白眉之良曰伯真公者尝作楼于傅龙图之故址名曰乐山欲占罗峰之形胜竟不克终谱图虽序而祠堂未立伯真之子诚本蚤孤迁徙靡常亦未暇及诚本之子仪祥奉国恩授七品散官一旦奋然曰祠堂之建乃我祖父有志而未就者我不任其责岂继述耶遂鸠材召工创为三间于蜚山之阳中列四龕以奉先世神主后有燕寝前有享庭岁时祀事昭穆有叙私居之室分置左右始事于某年月日落成于某年月日请予记之予以祠堂之立由于几筵几筵之设由于甘旨予以论之详矣仪祥富而好礼仗义轻财自郡邑大夫族属婣朋与夫田野细民贵贱疎戚礼意有差无或遗失其于尊祖敬宗之道可知矣三丈夫子两游邑庠一应门户今当父母具庆之日甘旨之奉乃孝道之第一程也继三子之后子孙曾玄千百世之远不知以予言为何如是为记

杨氏祠堂记

古者天子七庙诸侯大夫士递降以两而门堂寢室之制自若也至汉叔孙舞礼孝

明乱命而庙制始废虽天子之尊亦为同堂异室苟简之法夫以七世之室并列于一堂则其室不过如今之板隔仅容一椅棹而已非复古之东房西室由窳而窳而屋漏而奥之深邃也近世诸侯大夫士皆不得世其国邑并同堂异室之制亦或有未备者宋仁宗尝诏太子少傅以上皆立家庙而有司终不为之定制时立庙西京者潞公文彦博一人耳惜哉淳熙间紫阳朱夫子乃取周公仪礼士祭礼之篇与近世司马公之书仪韩魏公之节祠酌其宫庐器服之制可通于古今者名曰祠堂以为士庶人家奉先之所天子诸侯大夫不与焉盖祭有禴祠烝尝而祠为春祭言祠所以该禴烝尝也庙有门堂寝室而堂则最大言堂则该门寝室也其制三间近北一架隔为四龕龕设一棹棹置一楮藏两主四世递迁以西为上旁亲无后以班而附门庭厨库随地广狭繚以周垣此祠堂礼制之大都也然唯士可以行之大夫而上则俭其先矣纪受业师黜庵杨先生莆之阳城人赠某官循庵公仲子由天顺丁丑进士累考功郎中以河南参政致政于家户外事耳不闻唯以先祠未修是思遂谋诸伯季干大宗重以赀倡族人而兴之今已落成既镌石于碑阴又走书命记其事按杨宗谱其先世有宣义公者迁居阳城今为阳城始迁之祖或谓其自弘农徙闽或谓其自光州徙闽而阳城之杨实自闽徙也旧祠在居室东北规模隘陋七世祖致政公已重修之国初九世祖安行公以朝官归省又拓地而新之时忌者讪其过侈疲民没于官其地遂为族之豪者所私成化初族长崇进贵成等欲闻于官乃复今新建之祠即故地也堂中三间依世次列龕以奉诸宗神主扁曰存着堂东则祭器库西则遗书库左右有厢前有中门扁曰杨氏祠堂门之左为宴享所右为致斋所盖视紫阳之制而增捐焉然先生之秩三品阶大中大夫于古则为州牧连率也而奉先之礼反下同于士庶不亦俭乎曰非俭也制也盖凡天下之事其几有在乎人者有由于己者彼朝制崇卑历代因革非臣下之所敢议此几之在人也仁敬孝友之心周流于奠献燕享之间则秉彝之固有者此几之由我也杨之孙子谱于堂者奉祭之时其能齐心一虑而致如在之诚或跛倚怠惰而无所致畏乎既祭而燕其能明其昭穆致爱敬以隆亲亲之恩或毛齿弗别唯酒食之是嗜乎既燕而归其能念水木本源之义吉必告凶必讞危难必相恤或不庆不吊相视如路人乎其能幼而孤长者字之老而衰壮者扶之贫穷有资而疾病有托或利其兄弟叔伯之死而谋立继其产业乎其能笃骨肉之恩不属耳闺门而外御其侮或妇言是听以相仇自撤藩篱以招寇乎其能拆券弃责仁及三族俾乡闾赖以举火或蝇营刀锥是较不相假贷一门之内不啻胡越乎其能和厚雅饰事乡之长老如父兄或骄淫顽黷视父兄如乡人乎其能积学检行应聘于时为国家策勲业而显祖宗于地下或藉势结纳不遵家法而渔猎小利于一时乎之数事者其几皆在我而不在人苟能随其美恶而致戒勉于立心行事之间则斯堂之光不亦大乎是固建祠之本意亦作记者之愿望也是为记

●钦定四库全书

东园文集卷六

（明）郑纪 撰

○记

重兴善世桥记

留都之南门曰聚宝门门外有桥曰长安即古之长干桥也长安之东稍南有桥曰重译即南朝东晋之朱雀桥也其西稍南曰善世桥即南朝刘宋之跃马涧也宋武讨贼贼败马堕涧中人谓之落马涧又谓跃马涧时未见以桥称历宋武至今千有余岁是桥不知造于何年国初徙建天界寺于涧桥之西南扁其山门曰善世法门桥始因之以名或其时天界主僧亦曾重修之弘治丙辰桥已倾圯柳君智偶过而悯之遂以兴复为己任都城内外乐善好施者随力有差于是筮日兴作坎地三丈余得一小石碑首刻曰建造跃马涧桥一所中曰庆元二年三月知宫事赐紫吕志淳副知宫程应泽并劝缘司库石工姓名柳君始知刘宋之初只称以涧赵宋之末方造为桥大喜欲收二宋之成功桥广八十尺袤六十下圈石为门上砌石为路两旁翊以石栏车马往来如履平地落祭之日守备成国诸公喜懋绩有成请记其事予尝读王介甫题跃马涧诗云小涧何年跃马蹄白沙翠竹净无泥石桥流水行人过野路斜阳倦鸟啼介甫仕仁宗之朝至度宗庆元几二百载诗中已以小礪与石桥并称矣昔吴城石头是涧在其国门之左行师振旅必经之地其力岂不足以桥之也且涧在平原初无高山峻岭非桥则战败之马安能堕于其中耶由是观之或宋武之时已有是桥非始于赵宋之庆元也明矣然此岁月久近亦不必深泥但是桥在都城之要冲倾圯已非一日官僚经过者亦非一人而柳君独能视民病涉如己病之不惮勤劳以成厥功往来行人无有不被其泽者其亦可嘉矣夫是为记

新河钞關浮桥记

新河钞關在皇城之西大江之东南而川广闽越北而燕齐陝汴凡货物之待价商贾之射利毕集于是城中诸市居者行者皆视之为盈虚国朝因其逐末之众设榷征之凡贾舟之来必先报税方许贸易课额岁不下数百万又虑物聚必讼乃令南京戶部岁

简署属官以领其事都台则以道史一员偕之以参错其议盖重之也弘治丙辰部署则主事王廷简道则御史张时措市法严明物价平称势豪不敢颺利岁课不致亏额官民两便之往岁闕濱大江时受冲啮官厅将为江有视事者危之每春水发生江潮暴涨则河流拍岸舳舻充斥樵木不能拘两岸阔絕人畜往来不得自达民甚病焉近请于朝徙闕入河内之半去江颇遠厅堂垣宇视旧尤为宏伟而河流樵木仍之民病犹存廷简乃集贾客土人杂议之曰吾欲造舟为梁横截于河名曰浮桥俾官可樵而民可渡如何众心咸喜闕助缗钱有差廷简以谋时措相与筹划所宜遂召匠须材渡河广若干尺造舟若干艘舟修三丈有畸广居其一闕若干艘锻铁为鑲縻于两岸中为交纽以时启闭而通税物舟修中三之一横施栈道人畜往来如履平地河有潮汐桥随之高下而渡者初不之觉昔之病者今则便之桥甫落廷简献绩于朝而员外郎邹元吉来代又于栈道两旁翼以扶栏尽舟所至渡者又便之乃以大功告成不可以无记述砬石请文于予予以古人启闭从时以济不通城郭墙塹以为闭门户桥道以为启周礼夏官司险掌九州岛之图以周知其山林川泽而达其道路文王亲迎于渭造舟为梁是浮桥之从来亦甚遠矣子产为政于郑田有沟洫庐井有伍衣服有章可谓能平其政矣顾以溱洧之水济以乘輿孟子惠而小之是桥梁所闕亦甚大矣今廷简诸君子以明进士筮仕留都闕樵之事特其小试而能使国课有程市官有法又以余力成斯桥其亦可谓知为政者也桥成未踰年视事者已两更易继此不知其几且不知能如今日之用心乎否予不得不为斯桥虑也故书之以貽后之人

登瀛桥记

文贤为里山环如廓屏山里之西梁山里之东其南为仙台北为紫帽自紫帽之麓至梁山俗谓之东都自屏山至仙台北俗谓之西都溪有自紫帽有自屏山两股而来者因山势也路亦分为梁屏之两岐者因于溪也成化壬寅屏山居民病旧路陟降凹凸之艰予乃为之择平畴阡陌可通行者而易之其末两岐合而为一然必涉屏山之溪然后可通于朝天桥而东至城邑焉予又于合一之处为之路石为桥使东西之民合于一路东西之路合于一桥焉桥方定基予治装北上终其业者则从父直庵处士也桥二门门各二梁梁之间辟之令相去尺许阁以横石所以代梁而广桥道也始事于成化壬寅冬十月毕功于明年癸卯夏四月桥成乡人以予方复职业于瀛州乃名之登瀛俾予记之予以是桥为吾里要会之冲合众途而一之者也凡吾民者家无异政乡无殊俗合闾闾桑梓千万人之心为一人之心其所造斯桥之意乎若以其名论之方今圣天子崇儒重道里之子弟挟策弹冠观光上国者皆由于是岂予所敢专者哉姑志所造之岁月以待后来

重修鹿鸣桥记

归德乡之碧潭有桥曰东溪以涧流出民居而东盖名之以其地也其创始莫考岁月明又甲午河伯为灾故址尽去不得已横木以代之随易随朽徒与交病越六年己亥予与其乡之老吴君廷瑞余君禹锡往相之是夜宿吴门有鹿鸣于山厥明吴系一鹿而归再宿又如之予起而贺曰鹿鸣之歌所以宾兴贤能也今桥兴而鹿鸣鹿鸣则贤才出今二鹿相继而鸣其兆岂偶然耶故改东溪为今名桥二门梁以石因其旧者四易其新者二也始事于己亥之十月毕功于明年正月时因落为燕勤事之人咸集故书以志之且有待于方来焉

活水亭记

弘治庚戌予在国学华容司训郑恒泰时方拜除将之任谓予曰枫溪山水先生之旧游也陆氏园亭枫溪之胜槩也所植荔多奇品环左右至有不可名辨者荔旁种桃数十株为桃林桃外夹植以柳为柳径地之平者韭之洿者芰之编菊为篱丛兰为谷垂钓于矶锄云于圃又有冒雪而花之庄敲风而鸣之坞千态万状层见迭出一坐之中触目成景各因其本有者而名之未尝定名而通称之也亭之前有池一方涓涓自赤湖焦溪而来注于池中不雨而盈不旱而涸汪汪洋清澈可爱是亭翼然临于其上乃名其亭曰活水亭未有记之者向先生在浙天子以大司成召某尝诣请兹复申恳于雍唯先生惠教之予曰诸景众而水独众者不得名于亭而水独乃专之是必有故也盖盈穹壤间之庶类万物皆天地一气所生然天一生水而水为万彙之长其气润下又能发生万物园亭中景物虽多皆待之以生水专其名不亦宜乎然水不活则景物所仰有时而尽不足贵也唯其原泉混混不舍昼夜是以万物之来随取随足此所以收诸景之成功而无愧于其名之专也虽然予于斯亭有感焉二人之身自家庭至于乡邦天下随其亲疎厚薄皆有礼节名号于其间苟非吾心之一理以贯通之则虚文陈迹一步岂可行哉子归见某为我谢曰水之活可喜也不可恃也苟积以岁月而无疏凿浚导之功则将有沙泥淤壅而不活矣予将乞骸而归勺孔川汲孟澜挹朱子天光云影与枫溪之故老登亭举白尚有以竟其说焉是为记

归乐窝记

归乐窝在邑西郊新河司训归乐翁致政时作也其地自大蜚山吞吐起伏而来尽于蓝溪之北岸窝去溪五七箭适夷旷幽蔚之处四山交互环抱若翠帷然窝惟筑土为扉横木为栋高一丈又半广如之深倍之廉以石甃以砖墜以垩度阁上有书数百卷琴

一张碁一枰壁之下壶矢一具茶灶一所中有几几之上研墨纸笔各以位置窝之外有田数百亩有自耕作者有畋诸人而收其税者窝之后有园数十区平而腴泽者艺以桑麻蔬菜高瘠斜坳者树松竹墙下植桑柘百果园之南稍东与其北之东隅有池二口南蓄水养鱼北杂种菱芡芰荷池畔多幽草畜黄鸡数十牝牡此归乐窝景物之大都也翁初出教于台自台而移于雷又移于新河今又移台雷新河之教以归教其四子而长子庭椿已著录邑庠矣每天朗气清翁冠竹箴冠服葛巾衣着芒屨曳藁藜杖游于塍陇间童仆大小五六人有驱牛而耕者有荷锄而行者有伛偻蹊径间而芟草者有汲水者有担篮盒而饷者翁行而视视而立倦则班茵而坐客至隔篱而呼翁顾而笑笑而起迎客入窝中呼童引泉瀹茗烹鸡取鱼摘蔬果酌酒赋诗鼓琴弹碁击壶以为乐酒醉则携手散步于园池之上度麦陇穿竹径转过松林桑坞之下宾主两忘景物俱化不知人世间何乐如之此归乐窝之所名也虽然天下山川景物之美何限岂独一归乐窝但世之人多售身于轩冕老死而不知归间有归者犹营营驰逐不已虽山川景物日罗于前皆不知其为可乐以此翁观之奚翅天渊耶翁姓何名添字长益世居学宫之旁倡父老重兴卧龙桥者此人也因是窝故自号为归乐云

屏山家庙记

郑之受姓始于周宣王母弟友分封荥阳徙新郑卒谥桓公者天下诸郑之祖也梁陈间庄露淑三公结庐南山倡道于莆时号南湖三先生者莆阳诸郑之祖也后淑公徙仙游之巩桥又为仙游诸郑之祖至秘书郎元瑜公始迁于西乡屏山之阳地名上郑至今因之是秘书公实吾屏山郑之祖也入国朝有三秀公生今赠嘉议大夫南京户部右侍郎清泉居士暨谦斋二人方在襁褓间遂以躲户尺籍应天年三十六而卒户外田园多为他人有所存者仅厅堂一所露柱交梁如官厅然盖时制所禁者用是幸免夫人陈氏孀携二孤以至成立故终清泉兄弟之世未能复旧宣德正统间先君子封翰林院检讨累赠嘉议大夫南京户部右侍郎松庵府君始大恢拓田业屋宇右于乡邑旧之官厅改造为祠堂以奉先世神主松庵幼时清泉公携居宅柄别墅正统末宅柄居燹又复屏山谦斋之子诏赐寿官直庵处士者松庵从父弟也天顺间与其弟质庵稽田作室相为颉颃纪在告中每谈及家庭故事曰汝祖清泉居士者吾伯父也吾父谦斋先逝吾方六岁未有知识清泉自宅柄恒日一至耕耘失候辄欲杖其僦业垣墙牲畜无不省阅视吾兄弟无异所生清泉歿汝父松庵与吾出入相随饮食相呼户役差遣不相及视吾父无异同胞言讫辄流涕成化初松庵歿纪乃与伯兄介轩谋以官厅之祠奉始祖暨应祧有服未尽者之祖别立家庙于义聚堂之东堂五间中祀三秀清泉松庵两旁各两间以待松庵诸子若孙后来之昭穆也又两旁亦各两间为祭器衣服诸库阶下深三丈余阔十二丈通覆以屋为家众序立前为露台两旁植以荔子树台下为沼活水养鱼沼外为大

门外亦植荔树东西翊以两庑后为影堂肖像先世之神于板壁横阔尽堂之两旁中为穿亭亭两旁为台以植花果经始于成化丁酉冬十月落成于又明年己亥十有二月割田五百亩以共祀事弘治丁巳春介轩之子钦应贡过南都谓家庙之建几二十年矣不有以记其事曷以垂训将来夫人道莫先于孝孝者何生事丧祭三者而已然不能生事而能丧祭未之有也盖人子之身父母之遗体也其耳目口鼻四肢百骸皆父母精神会合之中凝结而成者喘息呼吸气常相通故古者孝子于父母之在高堂也朝甘暮旨以致其养兄友弟恭以乐其志父母有怒则下气怡色左右承顺务得其欢心而后已但见父母无有不是而务尽子职之当为焉父母既歿则朝夕哭奠几筵食时上食而极哀痛之心既葬而祔于家庙也则每晨旦望之谒拜岁时之祭荐而极追慕之诚夫父母不得长存故哀奠以代甘旨几筵不可长设故祭荐以代哭奠唯先有生事之孝然后可以奉几筵有哀奠然后可以奉家庙不然龀数虽备主楮虽设亦虚文而已近世人子孩提之时良心未丧犹知父子之恩及既婚娶之后异姓相离甘旨不必言也争财夺产兄弟仇敌必执己之是而怗父母之非使父母忿恨不释以如是之子而哭奠而祭荐其心果在于是乎以父母之亲且如是况祖宗之远乎其父母之在几筵家庙亦安之乎故曰不能生事而能丧祭未之有也然则人欲立家庙者必自高堂之甘旨始不幸而甘旨有所不逮则眉苏氏谱亭记有云凡在此者死必赴冠婚必告少而孤老者字之贫而归富者收之其不然者族人共诮责也清泉松庵之遗德乃吾子孙之所以有今日者苟能行之亦父母歿后之甘旨也因诵之以为屏山子孙告

祭田记

王制大夫士宗庙有田则祭无田则荐牲杀器皿衣服不备则不敢以祭是祭之不可无田也尚矣吾家先世自三秀公罹戎难田业多丧宣德正统间吾父封翰林检讨累赠南京户部侍郎松庵府君始自奋发事产右于乡邑成化初松庵谢世吾兄弟又因松庵旧业而恢拓之乃籍常稔之田五百余亩岁入租谷五百余石以供烝尝松庵子孙轮递管收每年正旦四仲俗节除夜因事祭告墓祭每晨夕朔望酒果茶油香烛之费大率若干其余每月会族与答应上官并子侄入学科贡婚嫁丧葬重事先世古亲礼节又其余逐年修理家庙郑林并正厅公众处所上世遗书器物又其余则同族之亲吉凶大事并亲戚闾里大灾患桥道倾圯量力而行其该管之人每年十二月初一日之会预造青皮簿将见收租谷某处顿若干某处顿若干实数与家长存照是日就开明年一年合行事目除祠墓祭荐常礼外其科贡婚嫁丧葬当年偶值者悉列于册以时举行其有未备逐月之会补议每年更要存留租谷三十石以酬管收者之劳又如甲年某房管收则着乙年某人监管彼此查对相同其簿计祭物务要明白清切与众同知不得挨前攒后别生弊端家长监管之人觉举定罚夫祭田本为祭享而设今吾家祭田又及科贡婚嫁族

党等事者盖是田松庵府君所创之业也松庵平日轻财重礼乐善喜施故因祭享之余而旁及之所以成其志也其田亩租额祭物品数别刻碑阴

郑林记

人之所以为人其始也禀气于天受形于地形气合则生及其终也魂升于天魄降于地魂魄离则死故孝子于父母之在堂也愉色承颜乐其心不违其志朝暮甘旨左右就养使饮食起居各适其宜所以养其气而安其形也盖必欲父母形气保全长生不死然后有以尽其心焉不幸父母既歿则因其升天之魂立主于庙以栖妥之因其降地之魄则坎地为穴以掩藏之升者属阳庙立地上顺乎阳也降者属阴穴坎地中顺乎阴也魂栖于庙则昭明焄蒿洋洋如在虽离乎魄而实不散魄藏于穴则山川生气融结相乘虽离乎魂而实不朽故孝子既崇庙貌尤重坟茔其不忍死其亲之意宁有穷乎檀弓云塋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塋于北方北首三代之达礼也孔子丧母颜氏与父叔梁纥合塋于防曰古者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识于是封之崇四尺国朝墓制一品坟高一丈八尺碑螭首二品一丈六尺三品一丈四尺碑首麒麟皆龟趺是历代崇重坟茔之制所以重父母之遗体也吾家郑林在屏山世居之北坐子向午墓穴卜于宣德元年丙午今诰赠嘉议大夫南京户部右侍郎清泉府君始歿时景泰辛未次兄邑庠生实斋歿甲戌始增辟三穴于两旁左一塋实斋虚右二为封翰林院检讨今累赠南京户部右侍郎松庵府君暨封孺人今累赠淑人吴氏寿藏封为马鬣形高七尺广二丈至成化丁亥纪在告中松庵歿塋于新辟之右穴越十年丁酉吴淑人歿乃窆于松庵之左明年戊戌伯兄介轩歿又于两旁左右各辟四穴左近中一穴改迁三兄竹庄之柩窆焉虚左三穴以待竹庄之配傅氏暨五弟得月之夫妇也右之左二穴塋介轩与其配林氏虚右二穴则待纪暨累封淑人黄氏仍旧形高倍之广倍其二皆琢石以固之初丁酉塋吴淑人时先期除地于墓南因山画势分为三层后为享堂五间皆石为柱后接墓阶前临露台扁曰终慕为子孙岁时祭享叙立之位前为仪门横列七间前有覆亭亭之前凿沼通桥旁植荔树又前为外门牌楼扁曰郑林郡守岳公季方来哭松庵时书也又前则神道祭田享堂两旁直出皆为从屋高则书楼低则库房庖湑之所从屋两旁及莹域后山东西两冈杂植杉松竹木茶果不下数十万章苍翠蓊郁环荫拱抱四时不改朱子所谓主势之强风气之聚水土之深穴道之正程子所谓本根枝叶光润茂盛之说郑林其庶几乎虽然予尝读陈无己为徐甄君作思亭记于墓旁始云子孙登斯亭者望松梓丘陇则思其亲固为思亭喜矣继续阅读至贤不肖异思视林木思以为材视榛棘思以为薪登丘陇思发其所藏又不能不为思亭之悲也夫郑林之喜不过如无己之所言郑林之悲似非尽于无己之所言而已也如今日吾家子孙内外长幼岁时叙立享堂之下者不下百人远则三秀公陈夫人之遗体近则清泉公之遗体又近则松庵公之遗体同

此魂气同此形魄其始实一人之身也及异姓相聚户割门分能无为鸡豚细利而妯娌相诟乎能无为小忿外诱而操戈入室乎能无谗箚色锄而寸帛斗粟不兼容乎彼之所云丘陇之外物也此之所论父母之遗体也遗体一伤则父母祖宗之魂魄形气其能安乎故曰郑林之悲非尽于无己之所言而已也郑之孙子盍并思之

焚黄记

昔周公制礼春秋有事于祖庙则设其裳衣以授尸而象其生存后世帝王亦以追封冠服圭履之类悉藏于寝庙时享则陈之其尊祖敬宗之意至矣尽矣先儒于追赠之礼则择日出主奉诰勅宣读于前改题新御仍预誊文于黄告毕焚之近世士大夫主题祠堂黄焚墓所又以粗恶练制衣炼米珠以为冠饰并黄焚之于礼两无所得纪窃恠焉前岁吾父封翰林院检讨松庵府君受诰加赠南京通政使司左通政吾母封孺人加赠恭人时已精制员领靴帽并女袍翟冠同诰轴赍送于家令子侄如礼告庙宣誊改题冠帽衣袍别以棹陈于主旁不墓不焚俗始异而终信之今纪以户部侍郎考满叨恩追赠吾祖清泉府君吾父通政府君皆为南京户部右侍郎祖妣谢氏柳氏妣恭人吴氏俱为淑人诰轴已领纪因乞恩祭扫亲奉还家并三品袍带二袭淑人冠袍三袭皆朝官命妇之所穿戴者已诣家庙行礼如仪兹录以示后世子孙俾将袍冠之类收封神库有事家庙出而陈之庶几礼义不失而孝思常存周公复起必从吾言矣

一鹤记

大司徒水崖翁先生之仲公子守文名其读书之所曰一鹤莆之荐绅从而歌咏之叙述之有谓其形癯体修胷次闲逸昂昂士类中如鹤之在鸡羣焉况己志也有谓其诗魔奔駃笔意颢横无以自检托鹤为徒餐碧醉青舟汀籍草呼取江南风景逡巡出入几砚间以自娱与物相忘有谓大司徒章服之所绣绘上逮六桂庙貌之间皆被服章侈君宠也公子并录以质于予予曰公子名鹤之志果在是耶予闻鹤禽仙也始生二年落毛七年飞薄云汉又七年学舞又七年昼夜十二鸣中律又六十年不食物色雪白又百六十年声交而孕又千六百年饮而不食莫能究其所终士君子民之秀也十五年而进学又十五年而立又十年而不惑又十年而知天命又十年而耳顺又十年而不踰矩亦莫知其所以然者公子其民之秀与朝呼鹤出夜抱鹤卧行而鹤随唱而鹤和净几明窓引鹤而坐始叩鹤曰汝毛落耶鹤应以诺公子于学其志愈笃又叩鹤曰汝欲摩云耶鹤鼓斯翼声彻天门公子独立卓然出羣又叩鹤曰汝学舞耶汝应节耶鹤奋而唳遗音清烈公子之学志融理彻又叩鹤曰汝鸣中律耶汝白如雪耶鹤则气和体洁既清而絶公子之学洞见天德迨夫孕而不食公子是质圣学门墙所造是极鹤之节随年而坚公子之

学因鹤而进则是鹤其公子之良友乎其爱之酷味之深终身莫能易之者宜矣公子他日德成名立清江之上披云破浪而出冲天之蜚惊人之鸣海内之士仰德业而瞻文彩者莫不曰江汉秋阳皜皜洁白是鹤之助不亦多乎则夫肖貌遨游夸荣录耀其所以知鹤者亦浅矣公子曰然遂书为一鹤记

卧龙桥记

是桥始名安利在邑东三里石鼓山之麓宋嘉定间陈说所造明永乐初灾于火至成化乙酉邑之耆老相与谋而复之桥成落燕其上以其气势峥嵘如龙卧渊中且其地相邑治属东方七宿故改今名迭石水中以承梁者墩墩十有五存其旧者五因其旧址而改造者也辟其地而新增者三墩尽处为岸者为马头马头二因其旧者一两墩之间通水者为门门十有四水中伏地以负石者为地牛松木为之根千八百有奇墩高二丈四尺石十有八层顺水直置者为楣楣石八百二十截水横置者为钩钩石倍三而又半墩额承梁处石横出两门如阶之级者为挑挑石三层五百有八直者亦为楣楣石二层百六十有四小石旁午于中者不计焉横木于墩上者为梁梁大径二尺四寸有奇门置六梁或八梁计九十有六梁之上承土及砖者为栈道为枋五百四十二栈道之上覆以亭亭三十四间楹一百四十有二栋加楹之数百六十有六圆者百七十匾者百三十有八梁少栋之数百有七十圆者七十匾者六十八桷千四百有奇遮阳百六十余丈小木如拱如斗如棹如阑杆之类不计焉瓦八万六千有奇■〈同瓦〉三之一砖十之一亭尽于桥旧址所至凡十有二门下皆木梁有栈道不亭者四门皆石梁梁十有六西岸之马头后为洪水冲啮攻凿为门疏水势也石工鑿琢者错攻者辇挽者梯升者钎者鑿者凡六事九十有八人木工斧斫者锥凿者引绳墨者操尺丈者解锯者铲者钻者凡七事四十有三人堤工锤者木栅者壘者甃者凡四事二十有六人力于劝募者三十有六人嘉禾乡九人得粟千二百斛白金二十觔修德乡十人得粟六百斛白金十八觔唐安乡九人得粟四百斛白金十五觔归德乡八人得粟八百斛白金十六觔铜钱布帛贾隶金数外有舟人每经谷斗积二百四十斛有奇行客有钱积十有二贯僦直石工三十斤食谷二千四百斛木工三之一堤工如之镘工三千之二集事鬻材落成劳赏之费不计焉是皆出诸父老之勤劳而余先君子松庵居士泊柯归乐先生与知其簿会沙门曰惠阳者实经理之治事于成化乙酉十一月成于辛卯六月首尾凡七年沍寒溽暑水涝休暇之日居半焉夫桥特一利涉之具尔山川形胜未必皆由于此然宋时吾邑衣冠文物甲于闽中是桥适极完壮桥之力亦不可诬也今日之桥亦嘉定之桥也余于兹有待矣虽然崇清公之嘉定至今三百年余其名籍功载犹有可考故今日得以因其旧址而复之异日视今犹今之视嘉定也故书其事迹大都并名氏于左方以诏后之人是为记

又记

凡物之有显晦时之遇与不遇也按是桥为陈崇清所造崇清生绍兴甲寅去予生三百年嘉定戊辰致政十年之间连成石马与此二桥去余仅二百二十年间其废盖在永乐之初去余未三十年也天顺末邑之父老谋欲复兴顾无托者适余翰林检讨赐告入山阅辞见委始事于成化初年乙酉收功于明年丙戌以在告名曰卧龙工程次第悉载旧碑成化末予起告中未数年桥之北岸为横流冲啮圯而修修而复圯余乞恩归扫吾郡太守陈公效二守谈公经节推罗公凤枉顾山中经见圯迹相与咨嗟久之乃以仙民原劝助宁海桥财谷移共工役时予方起扫中又顾无可托者会本府知幕何公滔公出还任以其尝署邑治桥民素子来檄其成功相啮处增迭圈门若干以疏水势又甃石为堤长十八丈高八丈以俾形势之低薄而桥之固完视成化初年又有加焉以在邑治之东改其名曰青龙方宿也夫宋之嘉定桥一显崇清致仕时也至永乐初则少晦矣成化丙戌又一显予得告时也弘治之初又少晦矣今日又一大显予之归扫陈之枉顾何之还任也夫时遇则显不遇则晦天下之事莫不皆然唯君子处之有道则显可终而时无不遇矣岂独一桥云乎哉是为记

南湖记

邑治在飞山南其南为学宫飞山西原有水混然出里许汇为大泽以在邑治之西名曰西湖余波南流绕学宫之南东注迎仙馆潏洄如之以在邑治之东名曰东湖学宫之南西湖东注之所经者其环如带俗呼为环带水西湖多植芙蕖有宋盛时衣冠故老休致林下者每夏月芙蕖正花买舟载酒游泛其中舟楫往来歌声倡和西湖清风香气交接亦仙溪一大奇观也自元以来环水决而南注二湖水脉始不相通居民因侵为田而湖徒壅虚名而已天顺间邑庠教谕泰和欧阳潘因考县志叹溪山之不古若乃谋父老茅宏赞等于所决处甃石筑土为堤以障余注西湖之水环流如故盖取土则地窳堤高则水深旧之如带者今皆沮洳矣因改今名而纪记之纪以山川完缺闕气运之否泰人才之盛衰自古有是言也是学原在邑治之西今城隍庙是也宋咸平间始迁于兹咸平之后忠惠正简诸名公显相顶背相望勲业名实照耀古今今盖适西湖环带时也今如带者湖南注者东咸平后则又完矣诸士子沐浴圣泽于斯吟风弄月咏而归于斯者当何如耶然纪闻士君子一言实造化之枢纽天待之以清地待之以宁万物待之以育世运待之以亨嘉诸士子有得于是则可以挹仙溪之奇观而谢之曰我造汝者也非造于汝也则咸平以后诸公特宋室之人才而已因书此为南湖记以俟后之君子云

●钦定四库全书

东园文集卷七

（明）郑纪 撰

○序

寿太子太保吏部尚书介轩王公八十序

弘治乙卯太子太保兼吏部尚书致仕三原王公介轩年八十某月某日其初度之辰也先期其子南京前军都督府经历承佑将乞恩归省以为公寿南都文武公卿大夫咸赋诗助其侑觞退纪为序纪以天将寿人之国必生老成人以延其命脉焉彼老成之人非能移其齿数以益之也其言行政事皆上天至理之所存人君得之则君德全下民受之则民生厚国家命脉虽出于天而斯人实造之也昔三代之时享国长远莫过于周其八百余年之天下虽曰后稷文武世泽深长然当成康之时周公为太师召公为太保迓休定命之力诘可诬耶自后享国惟汉有天下四百余年唐则几于三百宋则三百有奇虽创业中兴各有贤主然申公之劝力行狄梁公之复唐祚韩范富欧诸公之定储靖国纵非周召之偶而社稷之功又可诬耶公正统辛酉领乡荐戊辰登进士改翰林庶吉士历大理评事至太子少保兼兵部尚书乞骸之疏凡十余上始得致仕未踰年今上即位复遣使召升吏部尚书寻加太子太保兼吏部尚书几六载疏又十数上始得旨赐宝钞乘传还乡有司给舆米公自登进士至致仕食禄四十六载历事五朝职衔十有九转享年八十国朝以来元勋故老百无一二殆亦天地间气之所生欤或者谓公为郡守辩狱赈饥全活数万民方伯平盗止杀保障一方巡抚之挫权奸止贡献民受实惠督河之疏通漕运叅赞之培植根本冢宰之荐贤为国杜絶私门与夫论谏诸奏章无非格君心厚邦本之药石公之德泽如是此其所以得寿也或又谓我太祖高皇帝以布衣登万乘扫夷狄以清中原拨反吊伐之功汤武视之当有惭德三代而下不足言矣故天欲延国朝运祚过于往古万万必得多寿之人之为之辅翼此天之所以寿公也予以谓天非为国家而寿公固不足以知天谓天徒为国家而寿公亦未足为尽知天也盖天素有寿国之意特难其人耳于是鉴视百僚惟公德业足以当之此天之所以寿公而公之所以得寿也书曰天寿平格保乂有殷其斯之谓欤虽然古人有致政家居而朝廷有大利害知无不言者有致仕十有五年犹着谏疏百二十卷以上者公受上天寿国之寄不知今日林下以为何如

寿履素陈先生七十序

履素居士邑之蜚山人。生于洪武戊寅，距今年阅春秋七十矣。乡人荣之，相与崇穀载酒，礼居士之庐，以为寿。谓予宜有言以张之。予观上世之人，有数百岁者。中古时犹有百余岁者。秦时有人避乱入山中，不通人世，亦有二三百岁者。今之人至七十而上，则闾里传夸以为稀年而寿之。国朝每加恩，海内必优宠有差。盖以得之者少，故也是。岂造化之穷，不足于赋予欤？或人所养之失其道欤？皆不可得而知也。予尝验诸火与木焉。如红炉置于暗室，不扇不扬，则光焰终日移于疾风之中，不旋踵而寒灰矣。木生深山，斧斤牛羊所不至，则耸壑凌霄，大者百围，小者合抱，历寒暑星霜，不能计其久近。若肤村达径，则不待拱把而摧腐无遗矣。是何也？得其养与不得其养故也。予在庠时，尝友居士之子景猷。见居士与人为礼，必罄折以为恭；与人对坐，终日手足不移；与人言，声音似不欲出喉；或尊礼之，报必加不敢；后横逆相临，受而消之，不介于怀。时多指目之，以为迂，以为愚，以为怯，为懦，为钝，为拙。予时尚幼，亦未窥居士之门户也。及往岁得告归，谒乡之父老，首及居士之门，目其貌，耳其言，与往者不殊尺寸。然后知居士之迂之愚之怯之懦之钝之拙。正予数年涵养修饰而未能者。每岁举行乡饮，居士处宾介之位。十有余年，去岁行礼，有期，有司戒宿，如故事。居士称疾不赴。邑中士大夫咸相谓曰：「不得陈履素为宾，乡饮可勿举也。」有司力起之，众望乃慰。呜呼！予阅人多矣，如居士者，仅见于今日。是所谓暗室之火，深山之木者。七十之寿，岂足多哉！然予闻居士之先，自万泉公渡江而南，历唐宋元至于我朝代，有显人如郡守肇庆公直学心田公、县令上村公，或置学田以培士彙，或造仙溪桥以利涉乡人。至今思之不衰。居士于天顺间，与修腰带水以壮学宫，而用力居多，是即增学田之意也。今修安利桥，居士虽与诸父老同事，而用心独勤，是即造仙溪桥之意也。居士与肇庆诸公生异世，而举动每相似。然则居士之迂之愚之怯之懦之钝之拙，殆亦肇庆诸公有所发之欤？是居士之寿，亦肇庆诸公之寿也。居士能以肇庆诸公之寿为寿，后之子若孙若曾若玄，能如居士之于肇庆诸公，则其寿又居士之所为也。居士与家君松庵生同甲子，而家君差长数月。予既寿家君于堂上，退即属居士为寿之文。居士继此等而上之，踰七而八而九，而至于百岁，则予每寿家君之后，而居士之文又可以次第而成也。若居士之子之孙之曾之玄，有如居士之寿者，时予则老矣，恐不腆纸笔，即今日之文亦可以寿之矣。因预祝于此云。

赠宫保闵公总宪内台序

太子少保都察院左都御史屠公简卿，天曹有旨，议代廷臣。金拔卿，亚资望深重者，以闻上意，代兹固难。代代者亦难，留中月余，欲起先以是秩致政者，得免代迁，台谏交争。

廷议遂以公名进制可赴召有期南都公卿大夫阖饯于石城门外守备魏国公倡诗为别左银台吕君秉之集而成卷退予叙于右方予以天之生人不能皆君子未免有小人杂于其间人君之用人亦不能皆君子但君子其长官足矣盖君子小人迭为进退君子进则小人退小人盛则君子衰理势之必然也在易复之初九一阳始生于下其力尚微然羣阳因之彙进积而为临为泰而至于夬则变为纯阳矣姤之初六一阴始生于下其害未见然羣阴因之彙进积而为遯为否而至于剥则变为纯阴矣宋至道景德间李文靖王文正诸公执政故庆历以来韩范富欧相继而起羣贤满朝熙宁间王安石执政则章吕曾蔡之徒亦相继而起是文靖盖初九之复安石则初六之姤也今台谏之争廷臣之拔帝心之简必得公而后定其得抑姤扶复之意欤公由天顺甲申进士拜监察御史历副使按察使都御史乃者自总督两广军务召还为南京刑部尚书未一载又有是命历官三十余年勲阶十有余转端方凝重始终一节其台端之表仪庙堂之风裁不必言矣十三道官僚方以献纳激扬为务又得公以纲领之则吐气扬眉价增百倍亲昵无幸位疏远无遗材羣贤济济布列中外岂但如庆历以来数君子而已耶虽然心纯则贤才辅贤才辅则天下治苟非积其诚意以格之于先使君心纯于上则所进未必为所用所用未必皆所进徒汲汲争辨于可否之间非予所望也公姓闵名珪字朝瑛淞之湖人

赠都宪陈公巡抚延绥序

弘治庚申秋延绥缺巡抚天官卿以南京大鸿胪陈公本仁名请上简公擢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奉勅便宜行事其权任可谓专且重矣按图志陝城之北为延安为绥德延绥之北为榆林城榆林乃巡抚行台整勅兵备之所太监总兵叅将游击官军咸在已北则沙漠矣先此北寇内侵我师失律近之警报又急于前命下人多危之公独曰君子生世当为国家分忧岂可以地方多故为虑耶遂促装上道南都公卿阖席饯于都门之外复有诗歌以壮行色退予以序予以古之将相初无定位后世文武分为两途国朝以都宪巡抚而总督军务则合文武而为一矣然兵法因地而施长江大河战必以舟高山峻岭战必以马平原旷野战必以车此古今不易之通论也近世征战之法率用马步操江船只亦备名数而车战之法则寥寥焉愚意山陝地方高峻者多而平旷之处亦在在有之高峻则马平旷则车马但便冲突而已车则行载甲兵止环营寨上可施弩刀下可蒞士卒其利甚博昔卫青破匈奴以武刚车公孙贺以轻车出云中田豫以员阵车平代都是山陝用车之明验也况车有大小大者施于平旷小者与马并行高峻彼胡骑蹂践而来遇车上之刀戟弓弩必不复能进而吾之将士亦有所依附而不寒心不知此法可行于今日否也虽然此特兵车之盛而已苟观容债帅左右纵横粮饷恣其扣除资装极其诛剥丁力听其占役官旗士卒垂首丧气虽有坚甲利兵将安用之此则巡抚合文武为一之权受朝廷既重且专之责他人不得而与焉公以江西文献之族生长边轅起家进

士昔居谏垣謇謇诤诤文事武备兼收并蓄今日之行岂但泰然不以为虑已耶圣天子可无西顾边民可无内徙士卒可无前日之患者端有望矣是为序

送同寅强廷贵考绩序

士君子处天下事唯于理之可为者为之而已矣能是然后能自立于天地间若曰是利身吾趋之是任怨吾避之欲有所立也难矣君子非恶福而爱祸也以爱恶有重于祸福者且祸福系乎天非爱恶所能趋避也君子岂劳心于人所不能之事哉亦惟循其理而已予同僚强君廷贵南甸溧阳巨族也永乐间世父徙籍沧州始为沧人以丙戌进士宰涇起为监察御史成化庚子巡按辽东时有权幸观军容恣威舞智擅开边衅以邀功赏兵饷匮乏士卒疲苦君上章直指其罪词语峻激宪宗皇帝大怒下君狱理官顺风旨欲中以危法置君死罪不得状竟戍辽越四年癸卯用言者赐还复原职致仕于家又五年丁未今上登极复起为山东按察司副使未踰年召拜大理少卿又未踰年转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大同又未踰年改南京通政司右通政与予为同僚兹者合少卿佥都通政三秩为一考献绩于朝行且有日南都公卿各赋诗为别退予以序予以君向之巡辽也权幸之威焰涨天岂不知触之必祸也君以事之当行有重于祸焉得而避之及其戍辽也幸焰犹存自分得保首领于辽足矣未几得致政及其还乡也自庆以为得优游林下足矣数年擢今职然则前日之祸固非君所避今日之福岂君之所趋哉亦曰循理以事天而已予昔休弃山中仰君丰裁有年今幸与君先后改官于兹接君之谈论迹君之行事信盛名不虚勲业不偶也然观君所遭祸福视宦途之寻常进退利钝者奚翅天渊耶使当世士大夫皆能如君之为则权门要路皆雀罗矣予于君之事而有感焉于是乎书

送太宰泉山林公奏绩序

公与予同领景泰癸酉乡荐公登成化丙戌进士历官翰林春坊二十余年弘治庚戌擢国子祭酒寻以礼部侍郎掌国子监事盖在国学几十年矣上以人材所以辅君而出治也国学育之铨曹用之苟所用非所育宁无枉乎乃移公吏部侍郎与今致仕太子太傅尚书屠公今叅赞机务南京兵部尚书韩公同主铨课天下举人下第入监每三年登进士恒居新科之半入选之时公一一记其姓名材貌与二公相品题云某学行敦笃某材气充赡某节操刚方某可掌风纪某可司献纳某可治繁某可治简因材授任毫髮不爽未一年得人之声闻于中外偶南京吏部缺尚书上遂以公补之履任以来与少宰杨公相与正仪刑端表率南都百僚颺然孚仰国家每有大事必会集商榷博采众论公发一言羣僚莫不悦从皆足培植基本滋养元气非但小小补塞其罅隙而已故甫三载

而德业益隆声望日着然古人三载考绩首以敷言之试终有车服之庸公兹往其所以庸者乃圣天子之殊恩其所敷者则皆人人之所愿闻也近年以来进士拜亲民之官欲其重名器而立事功固善矣然超迁太速民无实惠宁不贾虚名于传舍乎庙堂任老成之人欲其稽天谋而考古德固善矣然杂流入仕者率多发秃囊空民何堪焉就中当有乘除变通之术以济之否也公家庭之学受于先公之太守传于司马之郎官玉陛之前自有对扬幸以教我将为赠言诸公道焉

送曾学士致政序

南京翰林院侍读学士南洲曾公士美三年奏最上疏乞归情恳上以侍从词臣特赐俞允兼与应得诰命公还至南都若银台徐君以中夏君廷璋诸随公步瀛者相率请文为赠夫幼学壮仕老归君子立身之大节也先生少游郡庠以文章驰名江右连不得志于主司因贡卒業南雍成化辛卯领京闈乡荐戊戌会试登正榜殿试策对出人意表宪宗皇帝亲擢第一甲第一人赐进士及第拜翰林修撰寻言事忤权贵调南翰今上登极召修宪宗实录升左春坊左谕德三典礼闋未几南院缺长改今职掌院事往岁以年七十欲请休致士林中咸以公状头人望学士清密之地朝廷不轻畀词臣得学士之封者百无四五公尚精力宜少待得推三载之恩以尽孝思公黽勉共职至今年秋当最期至京陛见后未引满即上疏恳辞乃获前命公喜形于色即促装南还君子立身大节公始终无恨矣虽然昔白居易以刑部尚书致仕结社香山自号香山居士凿龙门八节滩为游赏之乐范景仁既退居客至无贵贱皆野服见之不复报谢张嘉贞致仕不营家产有劝其市田宅者答曰吾为将相何忧饥寒比见朝士广占良田身后适足为无赖子孙酒食之资吾不取也公兹归结社山中有太子少保蹇斋尹先生国子祭酒冰王罗先生皆词林旧好也杖屦相随诗酒从事南洲胜境独不可为龙门乎野服不报自有旧俗子孙无赖之资可保其不为也此又老归之后一大节也聊以公之归卜之

送魏都检致政序

弘治纪元秋八月南京都台检校魏君淑英以年踰六袞致政还乡里道经于漣宪副仲礼其从子也延致外馆予与同僚诸君往候之见其神气怡怡笑语诃诃富贵功名畧无一毫系累态众咸异焉予解之曰四时之序功成者退消息盈虚理数之常也君蚤受庭训游邑庠卒業胄监如是之学讲之熟矣且厯官都台数十年更事益深阅人益多以所见闻质其所学其荣辱成败之迹又验之广矣今日之处固所宜然或晋而言曰先生知魏君矣然而未深也龙溪为漳附邑濱海环山城郭幽野实晦庵先生旧游之地至今俗尚诗礼民业畊桑故家文献闾巷相望士君子经游其地者咸有移家之愿况君生

于斯长于斯聚族党于斯礼俗之美实其世业其在南都也引领南睇每曰九龙之山临漳有台我登眺也石狮之岳竹外有楼我栖息也东西二湖我钓游也屏山之石我题咏也龙江月池紫霞赤屿我之笔床茶灶犹在也荐绅故老山翁溪叟又与我之相还往于诸景之中以共乐夫余年者也迹则都城而心已岳穴矣居则轩裳而梦魂已杖屨矣况今得以适意而归者乎予起而谢曰子之言是也成化乙巳予游漳时君始释内艰正郎林蒙庵郡守刘思侃副郎卢深容大尹董敦仁俱已致政相与登临览胜倡酬终日之数山水皆几砚壶觞之所从事者今纔余三载而道君之行藏遂不及此岂遽忘之耶殆不然予之所论君所以自得于中也子之所言君所以借助于外也使其中所得有未深虽方壶蓬岛杂陈于前香山洛社诸老日折简以相招其能强之耶因两其说以为君赠且以讯仕途诸君子云

宦途赠别图序

四时之序功成者退天之道也君子幼而学壮而仕老而归所以顺天也国子助教遗庵林先生文华领正统丁卯乡荐历邑博士至今官一握青毡几四十年矣豪杰之士出其门墙者项背相望今年六十有六上疏乞骸骨上允之天官卿嘉其知退给札令有司致礼先生装潢为轴大司寇何公廷秀题于上方京之荐绅亲友又别为卷册绘图分景赋咏累数百篇道瀚其内弟少宰彭公凤仪适巡视于此留话信宿为序赠别者之意又丐余言以续其后夫模写风景铺叙情懷诸作尽矣余又何言先生今致仕而归处其乡也或问仕与处乡孰难曰仕易处乡难或惟予言之迂因解之曰官守不加言责不及入则家庭出则闾里桑梓相过非亲即故有衔杯之乐无按剑之猜处乡似乎易矣狱讼盈庭簿书满案亟则民怨缓则吏欺强宗豪右乱政夺法者攘臂侧目于旁仕似乎难矣虽然仕也者殊乡异井民聚观乎下者望风奔走但覩一时之得失莫测平昔之浅深故吾之信易孚而彼之心易感苟天资之美少自检律则迎刃生风山摇岳动又平易以施之仁慈以发之则颂声载道古循良之名殆可得而取也处乡则左邻右舍皆我比肩微言细行在其耳目欲兴一善俗也彼将聚而訾曰汝之某事未善也欲倡一义举也彼将指而证曰汝之某事未义也宗族乡党岂尽得其欢心乎少年无行岂尽无慢侮乎所识穷乏岂尽无厚望乎冤抑岂尽无求直乎妻孥岂尽无叹咨乎田园剂券岂尽无逋负乎是非毁誉岂尽无所动于中乎数者苟有一焉虽居乡闾不能一朝居也是仕虽难未有如处乡之难也虽然岂终无可处之道也老少安懷童冠浴咏此其上也鬻金会客结社赋诗此其次也如或不然惟杜门以谢客习静以怡神荣辱不知是非不闻以先我而逝者处余年以先世遗我者遗子孙则又其次也如是亦未见其难也或恠且释因书为先生赠先生兹归先试其难余将继至以观其易

宦途赠处图序

成化丁未予拜命两浙至杭时省政则吾莆吴君思周叅之黄君汝器议之学政则予承其乏明年戊申今上改元三月间虞部林君居鲁以督榷至六月刑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佥都御史从吾彭公以巡视地方至视予与思周汝器皆礼意甚洽初无纖芥形迹予輩亦忘其巡视也甫旬日从吾巡宁绍以及温处汝器以分方偕行无何四川少叅陈君宗调两广佥宪李君元镇克美惠州贰守林君仲璧皆以朝贺还云南大叅方君宜约亦以拜除道杭思周与予合酒馔燕集潮鸣寺中诸君夸颂圣天子新政亹亹不倦倾恋之余杂以乡园旧事情懷欢甚翊日宗调蚤发弗及饯继而元镇克美仲璧俱行予饯于淞江驿仲璧以舟中有他客弗与因分俎品饯于舟中时与二君欢会不减潮鸣也是夕汝器以从吾有金衢之往归自温处又翊日宜约行思周汝器亦饯于驿中予以理装之衢弗偕乃追留之至晚予携觞至居鲁亦至相与倾倒者久之夜既深居鲁归去予与宜约共宿驿舍殆又不减于元镇克美之饯也是夜五鼓潮人报候遂得与宜约联棹桐江以抵兰衢再翊日从吾亦至兰又得夜话舟中因知元镇克美仲璧诸君皆得相见于衢溪之上明发从吾下桐江巡嘉湖以归于杭予考较毕别宜约于衢亦归从吾谓思周曰昔子路去鲁谓颜渊曰何以赠我颜渊曰何以处我今吾与诸君十人于兹赠者半处者亦半岂偶然耶遂命工绘图首倡近体一章以寓聚会之欢又因原韵聯成五章以为诸君赠在处党者如之予观从吾之作气象宏浑深得赠言之体予不揣有云去去蚤偿经济债还家莫待雪盈头句甚拙而意颇真赠与处或可通用也图成从吾叙于右方虚左以待思周思周于予为乡榜长兄命服其劳遂书之异日宦途邂逅披图而观则湖山奇秀舟帆往还有客数人于于诘诘于江篱亭柳之间者即今日也

东园文集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

东园文集卷八

（明）郑纪 撰

○序

送王懋学提学山西序

予初观河南癸卯贤书见懋学姓名魁多士而未尝识其人也丁未予同考春闱合诸经得天下解魁十余人懋学预焉既撤帘懋学偕门下士晋见礼度甚伟似有诸中者之所形然后信其擅高名之不虚也是年予被命提学两浙懋学以例归荣不相接者四五年矣向予自国学改南都懋学适来主南户事始间得相见叩其底里盖于书少有不读读必融会贯通穷极理趣不为寻章摘句之学其论谈又能援引古今成败证以时事得失有处天下事确然不可拔之势其所著述高古典则有左传西汉风命意立论多发先辈之所未发者皆可施于政治事为之实非无用之空谈也其志学不间昼夜寒暑闻士大夫家有未见之书必力求一览期必得而后已在官署公牍未收书卷已先展矣往往坐是成疾亦不废去岁监储凤阳犹假予仪礼通解以行后以病侵务烦上牒求告时予转户部正喜得其朝夕继见以资老拙懋学已家食矣无何天官卿闻其学适山西提学僉宪缺员上其名补之命下懋学偶亦勿药遂促装以行山西荐绅南都者征文为赠谏垣李崇岳以属于予夫古之仕者幼学壮行始终一理壮而达之事业幼而穷之时固已全备但时之至举此而措之耳无待他求也故三代而上咎夔稷契伊傅周召之事业卓乎其不可及三代而下董汲魏张韩范富欧之徒亦庶几焉盖有本者如是也近世学者习为科举文字并其家庭洒扫应对昏定晨省之礼目不及见自旦达暮手不停披悉皆藻绘时文惟欲求媚主司之心目而已父兄之所责望师友之所引掖已身之所期待止此而已间有谈及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事则羣聚而非诋之不以为妄则以为愚至无与立谈者呜呼是果孰妄而孰愚耶或谓时制以文取士无恠其然矣予以国朝提学勅谕先德行而后文艺敦实行而戒浮华苟天下提学之官皆能钦遵圣谕而行务使生徒躬行孝弟实德润身则积中发外出词吐气自尔精纯通畅科目亦在其中入仕之时举而措之咎夔伊周事业将不在于古人矣此盖懋学已试之成验于行申以赠之

送俞良佐清戎西蜀序

三代而上寓兵于农比闾族党之民即伍两卒旅之师三时务农一时讲武人皆土著一有调用不持衣粮自卫身家故有効死之乐而无逃亡之患汉唐以后寓农于兵有禁兵厢兵之名有畿兵州兵之号土著变为更番然初募之时犹以二十而兵六十而罢民无常兵之劳无事之日则兵散于府将归于朝国无养兵之患劳逸得均聚散有期故甘数年之辛勤免一家之骚扰近世以来籍农为兵兵民一裂不可复合戈甲一具祖孙流传程途万里妻子啼号有死之往无生之还故鬼名徇法朝解夕亡此国家之大政非臣下之敢议也但举清理一端论之国朝自洪武九年有抽丁有朵籍有问发错综行伍犬牙相制近者数百里远者数千里土著之兵十无一二乡井离析水土异宜故死病相籍逃亡接踵此清理之官既分之司府又督之宪台无非欲分辩尺籍查究埋没之意近年司马又以清出分数为升降之例用是督者贪功闽浙之间几激啸聚之变呜呼其可

悲也哉弘治辛酉南京江西道监察御史俞君良佐奉勅四川清理军政便道归省台僚诸君阖饯都门之外征予言以壮行色予以台职克举甚难世人于此不贪功则废职不损兵则害民非问学之疏通操履之坚定与家教之渊源殆不能良佐游泮时予在两浙试桐士屡居案首未几遂领乡荐上南宫对大廷若探囊物然初拜山东长清令守法近民政平讼理被召宪台风纪肃然其父葵轩公由天顺甲申进士拜监察御史巡按真定西江激浊扬清深得宪体以注误左迁澧州判转茶陵守今六安鄢阳在在有声谢事卒于家夫良佐以如是之学问如是之操履如是之家声持宪节以往西蜀职益张而功益显兵不迷而民不扰可不卜而知然予于良佐爱之深于其所莅之事复忧之切故因其行也不得不尽言以规之于是乎书

送陈孔彰金宪西蜀序

天道化生万物必赖乎人力以收功不然天亦一物而已开辟之初人皆巢居鲜食与禽兽无异羲农尧舜数大圣人者出为继天立极之君任叅赞范围之责又有禹稷诸臣为之辅佐九州岛一壑禹平治之稷教稼穡实因以成功是三代之民得以粒食者禹之赐也至秦废井田开阡陌沟洫之制为之荡然故民穷盗起二世遂亡夫智者行其所无事不与水争势也不与水争地也不与水争利也争势则激争地则壅争利则分三者皆智者之所无而小智之所有故民不三代也宜矣西汉以来论水利者李冰称首丈翁次之李穿二江于成都沃野千里号为陆海丈穿煎馊口溉繁田人获其利二江煎馊皆蜀地也不知今蜀之利视李文之日何如大抵水性就下平则易壅险则易激激则易分天下之水惟蜀最为险激而易于分者然分之害莫甚于碾硃硃之利莫横于强宗国朝于蜀初无水官今之设者亦未数年盖用是而有觉也吾乡部署之贤曰陈孔彰者由进士厯主事员外郎今擢金宪于蜀则捧玺勅而往者才三人焉孔彰闽之宦族国初以来翰林台谏代不乏人则家庭累世之化既有以立其本监京储而出纳精樵关税而宿弊革则部署又有以发其用今移是于蜀碾硃之分强宗之横不必言矣近者四方多垒京储屡耗予方欲建议于朝请以元都燕时虞翰林所进筑堤捍水募民耕种之说行于京城东南之漫地倘得小试岂能舍吾孔彰而他求耶孔彰行矣予日望之

送张希皋金宪山西序

士君子于天下之事无一不当知亦无一不当为而职业所攸系者尤当致力焉国朝法古建官设按察司以肃外司之僚属廉庶官之臧否而黜陟之是盖古之监司其任职可谓重矣弘治丙辰山西按察司金事缺员天官卿以南京刑部员外郎张君希皋补之制可南都荐绅与其有乡好者征文为赠予以山西古冀州之地东北抵宣府为天朝

之北门西北抵沙漠为虏廷之南户盖天下之大保障也其属为府者三为州者五为卫者二十余守御诸所不与焉是又天下精兵健马之所聚也近者大司马论奏以京军之疲战马之耗兵器之敝训练之弛通行两京堂上官区处夫古者寓兵于农三时务农一时讲武庐井之伍即行阵之师器械车马皆出于田兵无久戍之苦农无遽饷之劳此策之上也汉赵充国之罢兵屯田枣祗之募民许下诸葛亮之分屯渭滨以逸待劳以饱待饥策之中也近世虽有屯田之名而无给边之实边塞膏腴皆为权力所有墩台更番又与操耒以耕粟米之利悉入私门兵士不免预鬻草料以充诛求潜质铠甲以共衣食平时既已疲弊不支临战岂能奋勇以克敌耶此则所谓无策也然今之土地皆监司之辖属兵民皆监司之统驭其巨奸宿蠹皆其所当廉劾者希皋往金其事应谘于僚长者谘之应闻于上者闻之应寘于法者寘之其职业所当致力者孰有大于是焉希皋承父叅政公家学之传以书经魁解京闈历官秋曹绰有能声是职之举固有余力然予于希皋之行则深有望焉于是乎书

送郭总兵镇守广西序

固国不可以不备边而备边莫先于选将选之之道大要有三阅阅以观其世讲韬畧以观其智识履历以观其练习如是则临阵不怯料敌有术应变有素若曹武穆使唃廝囉闻名以手加额契丹使疾趋不敢仰视郭令公由武举为节度使单骑见虏吐蕃夜引兵而去赵充国起羽林历事武昭宣击匈奴先零罕开七十余城以全取胜是也漕运叅将郭君某镇守淮安之七年为弘治壬子广西副总兵缺员上勅廷臣议补大司马马公荐君累经战阵堪任重寄平江伯陈公荐君才识老成谋猷出众少宰张公荐君履历年深练达有加上合众章勅君以都指挥同知充副总兵镇守广西道经南都大总兵魏国公君婣友也征予言为赠君庐之合肥人高祖从太祖高皇帝起兵淮甸升指挥使父袭祖职历升中军都督府同知挂征西前将军印君袭升都指挥僉事是即武穆之阅阅也成化庚寅试中兵部升署都指挥同知是得令公之韬畧也君昔为指挥使时征口外西夏两广为都指挥同知时掌十二团营寻奉勅总督淮扬苏松海道再奉勅叅将漕运镇守淮安又三年奉勅督运赈蜀亦尝有充国之履历也司马以任重荐平江以才猷荐少宰以练达荐者皆不为虚誉而边将兹选可谓得人矣虽然予闻古人命将天子跪而推毂曰阃外之事将军自制故政令归一而功易立近世边疆兵柄操以中贵故举措掣肘而事难行君兹行其亦虑及于此乎然天下未有正而不胜诚而不动者中贵亦人耳彼之侵渔我以廉洁彼之躁扰我以镇定彼之骄悍我以谦恭以我之诚破彼之伪以我之正攻彼之邪誉望以弭之容色以消之论议以转移之积之岁月则彼将归吾掌握之内而不自知矣夫何虑焉苟不能尽诚于己而复掣肘于人非予之所知也于是乎书

送十三弟廷秀司教贵池序

易序卦传曰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故受之以屯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彖曰童蒙求我是师道之具于易也书曰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又曰作之君作之师是师道之见于书也故上古圣神继天立极于是有司徒之官典乐之职小学则教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大学则教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惟欲全其天之所付以克肖乎天而已孔孟既歿师道隱微坑于秦黄老于汉蛙鸣蝉噪于宋晋梁陈之间师道之不絕者一线耳隋唐以来有河汾之高第昌黎之师说而师道渐始复明吾祖庄露淑三先生倡道南湖实相后先至于有宋若濂洛關闽之渊源泰山湖苏之教法而师道又大明于世吾莆学者虽宗宋儒实南湖之启发也朱晦庵尝云莆阳惟有郑夹漈读得天下八分书夹漈即南湖之孙子也逮入国朝法古制治以人材为先君师养蒙之道复还今日于是天下府州县俱建学立师以养之其勅谕提督学校之官必先德行而后文艺吾莆文物遂甲天下其任师儒之职南湖孙子殆居其半廷秀南湖淑公裔也少受业于予继从其伍兄乡贡进士廷容又与廷容之子今泾县学训导大和为家庭师友于师道固已知其大都矣然予少游乡校时犹习洒扫应对之礼今则易以破承对偶既长游邑庠犹宿斋会饌尊师处友以修敬长爱亲之职今则易以夸耀时文奔走快捷方式其于古人大小学之功一旦扫地无余矣予向年于两浙于国学亦尝以上古圣神国朝时制之法小试一二言者谓予在浙江貽患于一方在国学貽患于天下是或别有一种道理予未之知也今廷秀分教于池欲行予之小试人或以为貽患于池欲因其破承快捷方式之习非惟得罪于先圣且得罪于圣明之世矣廷秀其将所择

焉送黄太守之程番序

贵州古西南夷罗施鬼国之地元以宣慰司之国初分其地隶云川湖三省永乐间乃合而省之与云川湖埒仍司宣慰以隶之宣慰之属有八番长官司成化间又升程番之司而府之以隶于贵以流官易酋长以拜除易承袭盖用夏变夷之渐也开府之初守之者邓公廷讚邓满而代则汪君某时府治粗立形势未备参错于卢韦卧龙诸番司之间罗罗犵狁兽形鸟语王化未能卒加土俗未能遽变邓则因其俗而抚之征逋召役徐而不疾解纷释争寬而不猛酒食之饋笑而留之不色拒或因而醉饱之居民有疾给以药物或亲为诊视腰刀负弩不之禁采山猎兽不之革是邓之视民如子民之视邓如父家人父子藹然以终秩故案牘生尘溪硿按堵公去后之思至今不衰汪或懲邓之疎而约以法矫邓之纵而齐以威逋役不使愆期曲直必正于法饋不敢行疾不敢告刀弩采猎不得以自由有公家之法制无民牧之恩情民始不堪起而拒之又得邓之贵为解围是邓因俗以治民而不任以法故民感其德而化汪则任法以治民而不结以恩故民拂

其情而变夫岂民之过哉治民者之过也弘治甲子程蕃以缺守闻上命南京兵部郎中黄君某补之赴任有期代黄而郎者予乡友陈君弘载率诸僚征文为赠夫道有升降政由俗革程蕃始则狃乎陋俗自成化开府至今几三十年矣溪峒之间老者已死城郭之内幼者方生死者与土俗而渐尽幼者迓王化于将来盖渐有易俗之机而未纯者君兹往也一于邓则恐失之于宽固不可也一于汪则又失之于严其可乎夫程蕃既有易俗之机君若斟酌邓汪而推诚以感之诱掖其情而转移于法又何患西南之民而不中国也哉君扬之仪真人先大夫某公以国医显官于朝君侍侧而登京闱儒道医术实两兼焉古人谓治民如治病以君之学术如是于治道也何有是为序以艳其行

送姚懋明守永州序

君子之仕也不患无职业患才不足以共职不患无人患惠不足以及民有才与惠也或掣肘壅滞而不得行与无均也国朝设官置吏甸圻之外上有藩臬下有郡邑上以临乎下下以承乎上体统秩如也藩臬之官非不欲惠泽之及民也然位高势远事必经郡邑以达郡邑之官皆贤则达之易不幸未必贤也一事之行今日阁于郡明日阁于邑督责愈勤而奉行愈滞欲民实沾其惠也难矣县令非皆无才可以立事也然位卑而力薄民亲而势翫凡事必受藩臬之约束而后可行苟能得其信任则设施展布无所不利否则叅驳之摧挫之系逮之欲才之得济其事也亦难矣惟郡守之职则不然其品秩名位上则与藩臬颉颃下则与民庶相接藩臬行部至郡必遇以殊礼事之可否得以坚请而罢行之其于闾阎细民有父母之亲无门戟之严郡守喜怒民得而知小民休戚守得而闻一有善政朝出厅堂暮达四境咫尺之间无敢壅逆然则有藩臬之尊以展其才又有邑令之亲以达其惠其惟郡守乎夫邑令所难者皆郡守之所易郡守之所易者又藩臬之所难然则共郡守之职者当何如其用心耶南京礼部郎中姚懋明吴人也以春秋领辛卯京荐登乙未进士拜水部主事分治临清满考以母老请改南京仪部历今官去年冬简任永州守乡之荐绅南都者征言为赠予以湖南天下大藩也永湖南大郡也懋明之才之惠所施有其地矣始临清之繁剧今礼曹之幽静繁剧足以扩其知能幽静足以养其心术则懋明之才之惠所资又有其本矣然则今日守永当见其易而不见其难也故书之以为懋明赠

送万侯之僊游序

弘治甲寅天官卿简国学生需铨曹试补县令宣城万廷器与简榜注吾邑时予适奏绩于京张榜之日予先陛辞出郭不得与侯遇及还南都侯亦便道过家既而复来谒予因别之任且询访政俗甚勤予告之曰吏之治民犹医之治疾也侯知医道乎内伤者

固其本外感者治其标固本莫善参苓治标莫先姜桂此医家之律令东垣仲景所以垂令名于无穷也吾邑有宋盛时文物衣冠八闽称首国初犹有六十四图主客户以数万计永乐已后逋耗极矣宣德间县令王公彝渐次培植民方苏息今所存里图仅得五分之一皆王之遗民也然俗尚侈靡骄惰家无甔石之储而屋宇服器务求美丽男女婚姻互相夸张子弟耻耕作生徒耻从师春田茂草夏案生尘用是家家逋负动以千计数科不第一人此内伤之疾然也且以寡弱之良民而夹强大之邻敌乘机窥伺吞田索质连绵其卷不陷之以人命则诬之以军丁吏缘而罗织不竭资产以赔偿之不止也兼以郡隶构差百色诛求凡有催科抬一作十小民一年勤动不足以共一月之费而典田宅鬻子女累累相继此外感之疾然也夫以壮实之夫兼以内外夹攻之证尚无可望其生况羸弱之人乎所喜者去古未远故家遗俗犹有存者据予耳目所逮而言之张德源之好施陈履素之敦龐林孟光之野朴郑德安之古澹后生小子犹能夸颂而向慕之侯兹往也和易以亲之恳切以谕之播勤俭之风以节其骄奢之习驱游民使归田畝诱倦学使就师儒则农有余粟科不乏人而参苓之功奏矣刚不吐柔不茹刁豪之来礼貌以消之威严以镇之祸可嫁而民不可虐石可下而法不可诎则凶豪敛迹良善安生而姜桂之功收矣就中积习既久熏蒸融液安知张陈林郑不复见于今日也异时侯乔迁大邦吾邑之民不奉侯以配东湖之祠而歌之以为僊游东垣仲景也耶

送廖侯之僊游序

今上履元之三年春适天下百司朝会之期勅天官卿大式序而简别之以新治道用是吾莆一守二令皆缺员天官卿既以刑部员外郎王存敬补守遂合天下举人之在选部者拔之得李某与侯以补二令命下人咸以莆仙之小大为侯欣戚侯独不介抱予时方被命到京又从而慰解之侯益乐于就职行且有日吾邑举人张炫与侯同事南宫者谓予宜有言赠予以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大而天高地下川流山峙小而草木之荣枯羽鳞之飞跃尊而君长卑而民庶亲而父兄子弟疎而乡闾近而家庭远而蛮貊其分虽殊其理则一贯而无遗其气则流通而无间各随吾身之所居与力之所至者为广狭必处之使各得其所而休戚苦乐与吾常相關属然后谓之仁布衣尚忧天下事况以人民土地为职守者仙为莆阳属邑唐及五代与他邦齿自宋天圣以后人物科第遂甲闽中迨至元世渐以零替沐浴国朝膏泽百有余年尚未苏复然人民虽稀而地土广饶材木足以供栋宇舟车樵苏之用泉源足以溉以渔以漕以榷穀粟足以贍邻封牧畜足以给宾祭老疾民易于为生也大家尚廉耻小民畏刑罚赋税不后期诉讼田园之外无深情市无争鬻野无攘斂上司送迎岁无一二官易于为政也虽然邑当兴泉之交民多受敌为地之广饶也豪右每窥伺而相吞为民之畏法也凶强多罗织而相讎为按部少至也幽抑多不能以自直为税无后期也上司征科每厚凡此则疾痛痾痒之切身者不

能不赖于司牧之仁之也侯广之增城人由戊子乡荐登太学作养之深固有以知夫民之当仁聆其论列时事理到识明又不至于昧其所用侯之政民之生予益见其无难矣因书之以以为仙民贺

东园文集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

东园文集卷九

（明）郑纪 撰

○序

钓台集序

炎祚改符新都易号南阳宗室图复旧物天造草昧汉之为汉未可知也海内英雄闻风奔附皆欲效勤王讨贼尺寸之功以垂竹帛今汉鼎已定延访幽隐粉饰中兴正抱道君子云龙鱼水相逢之日也先生物色故人三征而后至何耶伊之耕莘傅之筑岩吕之钓渭时未尝无终身之念也一旦币聘之勤绘图之肖梦兆之征遂翻然而起各成一代之业后世未尝有非其改节者今先生虽应聘而起终不为所屈又何欤此无他光武少与先生游学其知先生者必深计先生者必熟矣自莽地皇壬午起兵至汉建武己丑而后下诏于七八年之间身迹存歿畧不往来于懷其与抱薪进饭卒然相遇之殷勤者有间矣岂先生儒腐不足与谈兵欤汤以伊为阿衡丁置傅于左右文师吕为尚父光武于先生抚之以咄咄目之以狂奴官之以谏议其处先生也亦褻而易矣岂先生特孤高一节之士于师傅之道或有未闻与不然必先生之知光武者亦深计光武者亦熟又用是之故蚤见预料而不敢以商周诸君待之乎呜呼先生之自处与光武之处先生者不必深论矣但此集一出不知世之夜行不休奔走权幸之门者读之以为何如惜乎出之稍晚也然自今以往亦不为无益焉故书之

丰清敏公遗事序

宋熙宁元佑间党论方兴四明丰公相之由嘉定进士厯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谏议大夫中司八座居近侍者三十余年凡君心之邪正朝政之得失与夫相臣之贤否

宦官之邪佞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畏权幸不避谗毁卒以钩党中伤除名纪休致林下正考究古今人物得公之裔孙司训耘与其子编修熙所藏公遗事一篇见示纪再拜而诵读之其危言峻行謇謇諤諤溢于简编间凛然犹有生气然官虽贵显而家甚贫既薨田仅七十余亩屋止数间囊篋萧然子孙不能自给二子安常泰常俱先卒皆有二子安常任太学正诸生贖钱二百万妻于氏恐污夫之清节不受安常已官一子泰常之子未官公先貤郊恩以及之其母以长幼有序亦辞不受愿俟后郊盖大学之道自身而家而国而天下叙不可紊而功不可阙公之本源澄彻外物不足以累其身故二妇之贤一不受非义之财一不受越次之恩盖家庭之间熏蒸透彻积中发外不能自己其忠言谏论格君匡国特其绪余耳岂足为公多耶昔晦庵先生叙公遗事后谓孟轲诵仲尼称水曰源泉混混不舍昼夜有本者如是正谓此也后世士大夫论列时事击抐臣僚震动朝野如公者间亦有之至于身家则莫能彷彿其万一此公之所以允为宋室名臣而后世所以难也公裔孙父子之间与纪皆有斯文瓜葛故书此以貽之

刘子贤简札序

此刘君子贤与予简札也其字拙其词未工其记问亦未甚富予乃萃而为卷者君莆之水南人家贫甚兄弟四人皆衣食于教授父蚤丧浅塋于菽母朱孀鞠之稍有知详其故遂匍匐菽所覆柩哭至呕血殒绝而苏苏复绝既冠母命迎相君跪谢曰父在浅土儿天地间一罪人何以夫人之女母强偁不置乃迎岁余犹异枕席母觉谕之不可日菽哭久而羸削骨立乡人哀之合钱助塋毕始复常岁大比与同辈赴科场监吏呵逐搜检法甚峻君叹曰此岂待贤礼耶遂拂袖归竟不出居家每日鸡鸣而起盥栉衣冠率诸弟若妇诣母问安旦则侍食每食鱼肉醇酒必极丰洁自与家众盐羹而已众时有异志君锁项自罪不食众感悟乃释提学周金宪闻之召见弗往周先拜之寻馈白金五两辞曰助养老母君拜而受之语诸弟曰此为吾母馈也勿他费日于常饌之外必加一味以彰人之惠金尽则止初居水南闹市中不自适乃买地于旁僻先建祠堂梁之朝有跳跃而来欲斂其地君错愕不知所云遂屈节诉于前且曰吾尽万难之策以妥吾先仁人君子其忍败吾事耶其人怜而与之成化庚子与予会讲云峒山中踰半载每晨会揖必胥致诲语以出凡入圣相期待退而读正书论正事暮又如之见人一善寝兴食息此心未尝少忘生平足迹不步城府达君贵人甚少往还独与予交最厚予受其矩矱最多观诸简札可见也圣学以诚敬为入门践履为实地若吾子贤者其庶几者欤予别子贤八千里外一年于兹矣偶阅书笥得此数纸遂表而出之俾朝夕间心目如见而不懈于用力也且用是万一朝堂之上知林下有此正人士类之中知斯文有此正气海内闾巷之间后生小子知人生有此正学于世道未必无少补也

郑氏族谱序

古人作谱所以敬其祖也后世作谱则多诬其祖也如第一代为高祖则自高至玄以世计之凡九代以年计之几三百年以人计之生齿繁衍者何啻千数百人苟无以系属之为子孙者将相视为涂人矣此谱图之所以作也谱图既立则披阅之间彼吾父也吾祖也吾曾若高也彼吾初从也吾再从也吾三从四从以至于羣族也生则致其养死则致其哀长则慈幼卑则奉尊服制有重轻礼节有杀隆非敬其祖乎若吾闽之谱其间则有可言者昔光州王潮兄弟克寿以三千众入闽分处闽越间审知据闽偏重故乡但仕籍中有自光州固始来者遂得美官迁且不次故闽人自隋唐以来土著旧姓亦迁就其谱曰自光州固始入闽以希不次之恩且谓昔汉武帝以闽人难服徙其众于江淮之间遂虚其地至王潮而复有闽非诬其祖乎吾邑乐山之郑与予同出于周郑国桓公同一受姓也西晋而乱同一渡江也露庄淑三公同一入莆也后露公居莆田淑公居仙游庄公居兴化而郑氏之入莆者复析为三焉乐山之郑则宋元间有仁仲公者因避回寇遂居仙游蜚山下今谱则以仁仲公为始迁之祖仁仲生德新德隆德悟德隆生仙字伯真即号乐山者仙生恭宽信其后子孙悉见图系中信之仲子诏赐七品散官凰请予叙于篇端予以吾郑先世谱叙此谱载之详矣国朝永乐初乐山公重修斯谱而复自叙蜚山世系又加详焉予复奚言宋眉山苏氏谱亭记有曰凡在此者死必赴冠娶必告少而孤则老者字之贫而无归则富者收之其不然者族人所共诮让也敢举之以为后世子孙告

新里甲日録序

士君子之生世也出则忧乎天下处则忧乎乡邦济时泽物之心未尝一日忘也纪家食几二十年厯观前代取民之制什一法壞春秋变而税亩秦变而口钱汉变而算赋唐变而两税宋又变而青苗寬剩费出无经征敛无艺而民之不堪命也宜矣国朝赋法民田不过五升官田不与征役视什一之法则又轻矣何氓百家之中衣食于称贷者什九七八农家铨艾在手釜甑已空颠覆逋亡版图日削莫知其由近偶得里甲日録而观之县令黄时每甲直一月用银二十余两十六图一岁计之用银三千余两悉皆庖厨之共妻妾之奉与夫过客来使权门馈赠之需而已至于祭饮科贡物料之类国典所载者率以一科十岁又千两有畸夫以百六十户之民而共三四千金之费欲免称贷逋亡之患不亦难乎是虽黄流祸之惨然当时里正雄长射时吞噬亦不能谢其咎也今县令彭君下车之初一念仁慈正吾民息肩之日第民风土俗未能周悉予弟今年备名里正因会集同事澡神涤虑议定供应事目萃为一録自圣寿祀饮而下至于役夫什廩之征量轻酌重分条类目上可以给公家下可以舒民困岁计用银不满五百每甲一岁出银不

过三四两视诸往年则七八分之一也錄成呈白县堂随与里甲百四十户合盟以坚之以为一岁共需之则而田野之民欲永其传请予题其篇端予尝考吾邑盛衰之迹唐宋之盛谱志所载不必言矣国初富庶不减于前寻值虎寇为灾民耗大半宣德间县令王公以救焚拯溺之心为改弦易辙之政起涂炭之民于枕席之上吾民立碑建祠报颂不衰近年则自枕席复推入涂炭之中是又猛于虎而黠于寇者矣同一法制也同一品秩也同一土地人民也趋向之不同如是亦独何欤孔子论治国曰节用而爱人邵子有言诸贤能寬民一分之力则民受一分之惠愚敢举是为山氓祝

五十自傲序

居士生宣德癸丑閏八月自后歷十有七闰皆未有值是月者成化壬寅居士年五十岁且闰且值是月众皆异之以为天人际会不偶然也至今日诸亲朋携壶觞为居士寿族众子弟亦举酒为寿居士难之曰丈夫生世负天地万物之责于身近则寿乎一家遠则寿乎一国又遠则寿乎天下万世岂区区于一身之岁月也耶子弟晋而复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今日一身之寿实家国天下万世之寿也予又难之曰古者百岁为上寿八十为中寿六十为下寿五十者何居诸子弟又晋曰五十中身之年也过则寿不及则夭是五十者虽未为寿实寿之阶也予又难之曰五十未为寿汝輩曷为而寿之耶诸子弟未有以对居士为之解曰汝等以居士少登科甲官近侍又得推恩封父母终荣养之乐居家约子弟礼法中无敢违越营祠墓有制度可观清苦恬退之节颇见重于时事功又颇多于乡邑居士之成立甚早也天地造化于人恒无全功固为寿之汲汲焉然汝輩之知居士者亦浅矣孔门十五志学居士少虽有是志焉三十而立居士则未立也四十不惑居士则未不惑也五十知天命居士则未知天命也孔门事业居士未尝有一就者今虽去此兼程而进以补前功而循序其将来其成亦已晚矣汝輩何忧造化之穷耶昔卫武公年九十有五犹箴儆于国自卿以下至于师长士苟在朝者无谓我耄而舍我必恪恭于朝以交戒我汝等不能以此傲我顾欲举酒为寿耶诸子弟谢而退居士亦谢诸宾友謁祠堂追感悲酸者久之念曰善哉先生之寿其亦异乎世人之寿也因书以自傲

台類留行诗序

成化丁未春今福建提学宪副韦君同予校文南宫方出帘遂偕有提学之命是日同拜者七人三副四佥职衔虽重而与吏部都台体统有闕旧规叅謁皆屈膝为容君时琐帙予翰苑乃曰礼贵得中今我輩以风化为职而先枉已可乎君曰然遂得免拙予尝私幸与公之志同也既领勅予往两浙南北屡迁君之东广继迁闽南讯候不相通者十

有数年予乞恩归扫始得邂逅于臬司翊日郊饯小叙契阔而已抵家未几闻公有自陈之疏八闽师生合章恳留君之去意益坚羣情莫申乃形于诗章寄赠别之名而示挽留之意盖欲讽咏之间或有所歆动而解公志也仙類教尹佑等既装成帙颺一生奉献题之曰台類留行请序于予予用是而奉叩曰君作士于闽师生恩义正尔浹洽今日之去或有所激而然乎或比于义而然乎有所激则出处之机由乎人比于义则休致之期尚未至无一可者方今外服大僚惟提学之官以道德性命为心以礼乐诗书为业执经而来者非良民之俊秀则京贵之子孙高者欲探羲黄之阃奥窥孔氏之门墙下者骋文词以媒科目又其下者则斂贡营廩得则喜失则怒而毁誉随之非渊源之学洞鉴之明铁石之坚鲜不为所困矣公之去志岂有激于此耶然公向既不诎于大则今不诎于此从可知矣夫幼而学壮而行老而归仕途之律令也国制年七十许致仕今合闽师生挽留之切如是则圣天子崇儒惜才之意又可知矣此公之去志似未可决也姑书之以为台類留行诗序

孝感亭诗序

天之生人不过是理与气之流行人所以有生者亦不过体其塞性其帅而已圣人尽性践形则天之所以与我者浑然全具无少欠缺其积之盛而诚之至自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时合序鬼神合吉凶故喘息呼吸之间天地造化之理左右逢原触之无不动感之无不应如庖羲之河图神禹之洛书文之岐凤武之丹书皆理之常无足怪也学未至于圣人者能极一念之诚亦足感动天地如祥之冰鲤宗之冬笋攢之白鸟甘露之类是也夫圣人之德全体之太极也学者之行各具一太极也感召之理不系乎德行之大小而系乎一念之诚与不诚而已祥宗之徒与羲禹文武固非等伦然其当时岂不知冰不可鱼冬之不能笋与夫荒山之庐不可居耶但其一念之诚止知父母而不计其理之有无亦不顾其身之利害也身且不顾岂有意求知于人而垂名于后耶苟有一毫求知垂名之心则其当时悲酸痛哭之意皆自为也非为父母也夫以父母之形躯易吾身之名誉其不孝之罪乌得而赎耶绩庠有许生钦者家贫父歿不能葬殡于附屋之茅亭苦块其侧哀号所感祥物杂出南台侍御郭君仲端宰绩时得状书孝感二字以名其亭奉勅提学司马君林君亦屡獎与之少宗伯康公学士程公皆有述作为之播扬邑泮诸大夫师儒歌章不下数十什其族子乡贡进士魁为之类次成编因仲端索题予既嘉生之孝得以垂后又悲生之名恐涉于求知也然君子有终身之丧生既见知于人去此之后朝思暮感寝食不忘一言一行务与天地造化脗合无间行不敢率易以亏辱其亲积之既久则诚意周流无所不至如良贾深藏而珍寶自见君子若愚而德誉日彰徽之贤士大夫于生又非尽于此而止也

游武夷山序

成化癸卯夏五月予同侍御林贵实同起告中舟过武夷山下羽士数人出迎溪浒且请游焉遂为易小舟轻帆短棹泝流而入时侍御眩舟不能从予独与羽士一二人先往自一曲而上厯厯指点相告如羽宫之后屹然倚空者天柱峯也峯之西崖石上有霜翎朱顶如画者仙鹤岩也峰之絶顶为龙洞其后为兜鍪二曲则铁板障玉女峯旁有凌霄题诗诸岳先贤遗笔在焉至如虎啸岳架壑船会仙试剑水乐诸石则三曲之山也宴仙岳大藏鸡窠诸岩又四曲也又转数棹羽士起谓予曰此五曲之山御茶园在焉园有先春殿龙井前为碧云桥又少转为晦庵精舍有隠屏接笋诸峰石室玉华诸岩又有丹炉药灶钓矶铁笛亭形迹宛然予入舍朱先生前徘徊瞻慕久之忽岩日西暝遂宿寒栖馆中翊旦趣篙师尽余兴滩甚险篙师舍篙而负羽士亦助其篙至六曲则有仙掌峰瀑布泉又有仙浴塘小桃源诸洞七曲八曲则有上水龟石梯又有楼岩仙蜕具下水龟猫儿诸石有如猛将者有如娇女者有突兀如楼台者有周匝如城垒者有翬飞者有剑削者奇形怪状层见迭出顾盼不暇夫自一曲而上诸峰有高插天者有峭而梯云者有吞吐起伏如龙奔虎踞者至如九曲则羣峰之顶又皆石田茆屋竹径花坞悠然江村之趣絶与八曲不相似予因舍舟而岸穿径缘陌而造野人之家游洽尽兴返棹而归至五曲遥见一人肩輿迤邐岩石上且顾且指少焉下輿立石上如招如呼即而视之则侍御也因移棹往迎与入精舍如昨礼又同宿馆中赓和棹歌诸韵又翊旦侍御返肩輿予亦因故棹而归瞬睫至山下不觉神飘气逸俯仰天地相为浮沉初不知山之非我与我之不为山也亦不知水之非天与天之不为水也既登岸侍御谓予曰此境不常有此游不易得可无以纪其胜乎予以天下未尝无山然不皆石也不石则不奇间有石焉又不皆草与木也不草不木则不秀间有石而草木也然又不皆水不水则不清间有水焉又皆不如是之转曲也不曲则不幽独兹山也大而名世者三十有六小者千百不能计皆无不石者也石必呀罅多渗暗泉奇草恠木杂出其间山之下皆环清溪深而潭浅而濑澄澈清莹寒气逼人溪九曲曲皆环抱幽深可容栖息夫奇秀清幽山水之四德天下山水多不能全而武夷独全之是宜骚人韵士恋恋不能释于懷也虽然泰蒙生孔孟濂洛出周程武夷为八闽项背一脉为考亭九峰诸山在宋则晦庵先生而下师友渊源真儒輩出再脉而为福为莆自宋至今人材愈盛不衰是山川固不负于人而古人于山川亦何尝有负耶我輩今生于斯长于斯又得徜徉于斯其所以自处当何如耶故书之以告吾闽同志相与勉之毋貽武夷山川羞是为序

西湖文会序

成化丁未予同考礼闈纔出帘遂被命提学两浙寻召入国学厯南都至今官今年

春两疏乞休致不蒙俞允因请归扫先行期于九月四日南京科道部寺诸官僚昔出礼
闱门下者四十余人阖席为饯叙座主门生之礼情味洽甚予以门座之礼多讲于释褐
之日每衰于贵显之后今去是时十有余载诸生已跻显秩犹于是拳拳在念可谓厚矣
因于席上口占七言绝句一章以纪一时盛会诸生倚韵而和明日遂成卷帙名曰礼闱
旧雅已巾笥自随越旬日至杭三庠诸生谒拜武林驿馆执弟子礼甚恭盖半为旧日之
在门者退而谋举杯以尽师生之礼意恐予行促不留因予年友之子郑孟绳先达恳状
予曰昔在浙无教泽相及今去此已十年诸生之意勤不衰是即南都之礼闱也予何行
之促耶至日诸生陈殽具舟泛于西湖之上更酬迭劝恩礼尤洽予因赋近体七言律四
首诸生亦倚韵而和次日卷帙又成名曰西湖文会与前帙合収巾笥客中时一披展老
懷为之顿开因并序之

东园文集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

东园文集卷十

（明）郑纪 撰

○书

简彭从吾

某昔在制中遽辱书慰报谢末由荣行间又莫能执轡相从愧感至今不释近者顾
辱手诲勤渠足见仁人君子不忘疎遠有如是也东广之招曾闻之井庵侍御梅岭遠候
误爱之过也岂胜感佩近闻章荐陈公甫先生以人事君固大臣第一等事也然公甫当
此之时孑然众咻之中脱如所请于大事恐未必有济夫君子治世犹良医之治疾当先
其所急者窃意今之所急莫先于师道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治道备今师道颓圯
教化陵夷可为长太息可为流涕尚何望于人乎何望于治道乎以今之人材治今之天
下虽周召复生亦无如之何矣况公甫乎倘老兄于公甫移章荐之心为之广聚生徒寻
省下闲旷院宇礼致其中选民间俊秀子弟十二岁以上二十岁已下者授以小学之书
使洒扫应对入孝出弟之教如寒之必衣饥之必食作止语默随事体贴不徒付诸口耳
之间则放心日収而大学之本立矣然后教以格致诚正之功修齐治平之道趋向既定
由是拔长于短徙有于无数十年之后熏蒸融彻五岭之南岂但一公甫耶盖以今世父

兄望其子弟与子弟之所自望者大则媒科甲小则谙簿帐而已初不知更有一种问学之若是者借使知之亦曰此古人之事我何敢为万一有趋向近似者则羣然非短不至消阻净尽不置也此无他君子德风小人德草居高位者未闻有如是之风耳窃喜老兄今日以有为之才居得为之位且国朝旧有社学之制圣天子每勅谕提学宪臣必拳拳于忠信孝弟之条此又可为之时也遵依国典稍加润泽使师生供具有所资给而于官司既无所费国法又无所碍日振月作朝鼓暮翼使其形销迹改而不自知则遠近见闻良心善性油然而生为父兄者岂甘弃其子弟为子弟者岂甘自弃其身耶所谓五岭之南不止一公甫在此日也夫阳复于下则阴消于上自然之理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圣人之论盖如是苟徒曰今之居官遠则九载近则三年簿书期会日且不足迂缓之谈何日收功则非纪之所知也恃爱之深有此琐屑倘赐采纳亦或可以少助斯文于万一焉人便谨此不宣

简陈石斋

纪无似然每以见絕于贤者是惧天顺丁丑始落第还家而西江吴征君至莫由一见成化乙酉方得告归侍而先生继至又如之是岂贤者之见絕于某耶实某之自絕也近闻先生被征不起某年几半百已无意于世味继此之事诚未可知兹因广使之归敬讯起居兼伸筮渎某近与乡之同志刘友子贤读书云洞山中子贤年三十有四以孝友称于宗■〈尚卩〉者几二十年矣质醇志銳上偁古人某之昏愚多得箴砭然大方无涯时难捉摸先生特起东南海内争趋洛闽之统续在今日纪未接丰仪辍通简札恐蹈瞽瞍之愆然学孔希颜异世且尔况闽广相去咫尺之间乎惟不鄙惠教幸甚

复岳蒙泉

某罪逆深重祸延先考蒙俯垂吊慰不胜悲感近依士礼已奉先柩附塋郑林之世墓矣昨承手诲以白金四錠助丧足见仁人君子之用心也铭佩铭佩但礼有云君子不家于丧故司徒旅归四布今先人大事已襄复受是惠是家丧也谨用返璧惟君子爱人以德不罪是幸祇领盛念实与受均也使还谨此草草失次

奉少师刘先生

昔中行氏以众人待豫讓讓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豫讓讓以国士报之豫讓特战国人物耳尚知择其所宜报况不为讓者乎某昔与敖编修同自翰林出提学政时则有文康先生焉后入成均不才负谤赖执事极口过誉代泄不平之气所谓士屈于不

知己而信于知己者是文康某之中行执事某之智伯也苟有闻见而不为执事陈之谓之国士可乎近者丘仲深入阁南都士夫知者谓主上重其才名不知者谓假以侵偪杨廉夏黜之疏知者以谓主上广于听纳不知者谓喜其攻击某尝熟思之知者之言固是不知者之言亦未可必其全非也夫爱花必专封护衣必忌鼠仲深之名岂始显于今日耶杨夏之疏岂异于张升耶盖化工无全天道恶满自古皆然执事之今日即文康之昔日也文康宣劾解馆之变其来盖有渐矣且文康之事莫详于执事不知是时亦曾惜其不早见而预处焉否也惟以处文康于昔日者而自处于今日则周公不得专美于周韦贤不得擅名于汉矣昔欧阳公有言修平生名节被后生描画殆尽惟有蚤求退以全晚节岂可更谗驱逐真名言也某售知执事之深如是执事秉政久必不弃某于此地何苦不知避忌而强进是说盖爱护执事之名节有重于爱身故也执事倘不罪某之过言则趣今实录已进圣体已安皇储已建国家无事勇猛裁决不必闻于家庭不必告于僚友不必谋于筮术俾进退去就之间从容自由无些系累则不徒为一代之全人而已若泄一言于外则迎合而阻格者不曰恩荫之未周则曰倚托之方隆不曰禄位之有加则曰耆年之未艾断无一人肯赞执事之决者终使异日士大夫归咎天地造化之靳乎人也岂不深可惜哉纪诚发于中不觉狂妄惟虚心亮之不备

简魏国公

窃闻古典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夫戎者选将练兵折冲御侮千年宗社倚之以奠安四海生灵赖以保障谓国大事固其宜矣祀者不过交接神明于俎豆之间而已顾乃与之同其大何欤殊不知天下之事有本有末有微有显末易见而本难知显易求而微莫测记曰祭者教之本也君子之教必由其本顺之至也又曰祭有十伦见事鬼神之道焉见君臣之义焉见父子之伦焉见贵贱之等焉见亲疏之杀焉见爵赏之施焉见夫妇之别焉见政事之均焉见长幼之序焉见上下之际焉人君之治天下其有外君臣父子爵赏贵贱等第而别有所为耶故尧舜禹万古之大圣也其传受帝位一则曰格于文祖一则曰受终于文祖于神宗既类于上帝又禋于六宗又望于山川又徧于羣神其时巡方岳既柴望秩于山川又归格于艺祖用特牲商人宗庙乐歌谓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将自天降康丰年穰穰来假来享降福无疆文王彖易王假有庙利见大人亨利贞用大牲孔子曰用大牲顺天命也周公作洛肇修殷礼祀于新邑咸秩无文我太祖高皇帝扫平海内定鼎金陵既建天地坛以祀皇天后祇又建太庙以奉四世圣祖又建山川社稷诸坛以严报赛又建历代帝王庙自伏羲以至元世祖又建开国功臣庙自中山武宁王以及畧地攻城大小诸将至于前代神祇有功民社者俱迁祀于钦天山之阳建神乐观以为演乐习礼之所设坛署诸官以主供荐之事养牲则有官旗看守则有庙户又设太常寺以总领其事所以兴其颓而举其废作其怠而起其勤也夫古先圣王之尊崇祀典与

我太祖高皇帝之敬奉神祇夫岂无所为而为耶诚以人君一身天地百神之主天地虽远百神虽幽而神妙精灵洋洋乎上下左右之间人君严其庙貌洁其牺牲盛其服器备其声乐萃其精神以享以祀以妥以侑则远无不届幽无不格幽明流通神人谐协天地自位万物自育雨暘时若寒暑不戾四灵毕至虽不陈师鞠旅训卒练兵而国祚自尔延长宗社自尔莫安是祀之一事非徒与戎同其大而实又有大于戎也第以本寺所属各处庙观俱是国初创造经今百有余年如神乐观演乐正殿湮朽不支提调衙门回禄年久醴泉亭乃太祖高皇帝敬迓天休之地已倾颓仆地御制碑文翳于草莽供祀人员祭服梁冠七孔八裂舞衣履鞋不能蔽体临祭登台污秽熏人又如功臣之庙开国元勳中山武宁王而下六王生平何等服用见今时享宰牲之所破席蔽盖从祀武臣有凳无卓路人见之泚颡汗颜况生等受朝廷之付托乎近年礼部尚书耿奏准有遇祭之年先期修理匠工物料出于工部搬运杂役则出于卫所提调指挥见有姓名兹者本寺移文工部已备料匠矣内外守备已拨人搬运矣昨日忽承差到赵指挥来谕卫所无军可拨只着本寺厨役帮助夫本寺役厨名额虽有三百五十正统十四年扣减月粮逃亡过半见今在役不满一百五十人每日太庙看赶鸦雀额占四十六名积年不动实在本寺供役仅有百名每月初二十二二十二日天地坛打扫三次每次尽数分遣且不勾用每十四二十九日太庙抹殿拾草二次每次三十五人每年孝陵懿文陵帝王功臣等十庙文庙司井等五祀中山王蒋庙等处更无旬月不祭如四孟之类多是雇人备役又每年八次进鲜赴京来回便是三个余月每月南京太庙荐新不下二三次岂有一丁可以差拨他用且各役俱是北方远人贫病相仍其中日间应役昏夜叫街者有之岂可重劳其力耶自古举大功不惜小费成远图者不计近功执事自持节以来爱恤军士有如父子市童巷妇靡不沾恩第于修理坛场不发夫役似乎重其末而轻其本明于显而暗于微此则卫帅户侯之职若夫守备留都代圣天子主宰百神则不当如是也况兹役不过三五月工程可毕所费甚小所闕甚大倘赐采録惠然拨用不胜幸甚

与龐大叅

士君子之处世有如闭户者有如纓冠者时之所遇然耳生归扫山中休疏再上固不宜于纓冠矣然宋之大儒有言小民冤抑势或可言则为言于上与之求直是君子之居乡又不翫于闭户也窃以今闽人冤抑未有惨于军伍之一事去岁兵部勘合有逃军十分为率清出三分之例是盖剔废警惰作新军政之术非直谓不问久近逃亡槩以三分齐之也迺者郭绣衣按闽欲立奇功以徼显擢故将十年里老加以必死之刑或妇翁丁尽则报其女子名曰女婿军或籍前军后则考其谱图名曰同姓军或买絶军田产则受争田之人首告名曰得业军朝煅夕炼务足三分用是小氓只顾目前性命不计日后祸貽有将已子顶作军身父名僉作长解者有侄作军身叔为长解者有兄弟二三名迭

为军解者俱捏作鬼名填批起解计鬼军一名军妻顾觅盘纏糜费遠卫用银六七十两近不下三五十两俱是该管里老鬻田卖子以求一时之生就中有出门而縊死者有中途而病故者有到卫而随逃者批文未销而清勾已到郡邑矣夫始欲苟延性命则捏鬼为人终而既登案籍须要以人代鬼岁往年续循环不已并里老之家丁户俱尽而根株犹未息絕此延建汀漳诸府长乐闽清沙尤诸县皆将椎牛结甲以寻邓茂七之故习幸而郭以病去其几稍寢呜呼危哉虽然郭之惨徧施于他县独未及于仙游郭去而应同知于莆仙二县悉行郭公他郡之法而加惨焉且以父子叔侄兄弟迭为军解者悉依鬼名造册赍缴每日照名徧打起解道路乡村哭声振响以故闻执事按莆谓今日当道惟执事可以闻此言今日居家惟生可以此言进匍匐相率踵生之门而哀诉焉生查国初编籍仙游一县六十四图六千四百余户时抽充军役计一千九百有奇大约四分之中一军而三民也永乐宣德以来赋役重并虎瘡交灾人户消磨十去八九至正统景泰间只有一十二里天顺间又将外县流民附籍增为一十四里今合军民二籍仅有一千四百户若以国初一千九百余户之军责备于今日虽阖县人民尽解为军尚少五百余户况果如是则一千四百之户又能保得几年而不尽絕耶生处闭户之时而受纓冠之托者即不忍冤抑之民无与求直图生耳是以忘轻躁之罪而取污贱之名亦所不恤惟执事其亮之倘肯采纳一二承天恩浩荡之后许其自首前日捏鬼之愆改正文册从实清查则非惟一邑之幸实八闽之幸也非惟一时之幸实万世之幸也临楮汗颜不备

复张东白

某启樊生至得知寿堂老夫人晚景胜常可喜可喜人生天地间此外无他乐也所喻内阁诸老相处区区无意于是久矣归疏十余上未奉俞允前月已将部印咨出再疏恳读倘得奉身而退与莆之故老结社林泉以终余年时先生偶未即起必道洪都以求易箴之诲便中同至武夷一游尤所愿也两载不曾通问懒与拙耳勿罪勿罪樊生归草此奉复

与费子充

天下大器未有速成而能坚久者厯观前代洎国朝名臣硕辅莫不皆然贤友年纔弱冠才名冠天下世俗所志所学如是足矣区区以为上天生才之意必不止此向闻请告极慰老懷昨见令伯大人道不久将促装且喜且思贤友自休沐以来四五年矣尊甫夫人在堂晨昏馈奉之礼必极爱敬无少欠缺弟兄伯叔天伦当亦无憾此外不知所读何书功程次第如何计必以古昔圣贤自期待而不安于世俗之浅陋可知也近世所谓儒者但以诗文相高尚既无孝弟以立其本是以于用世之学畧无所见一旦处以枢要

其不误天下事特偶然尔予往曾与罗一峯张东白约于武夷山聚首十年寻以彼此迭遭大故卒不果行至今犹有遗憾贤友当可畏之年处进退之地天下大器当有待而无疑矣斯文瓜葛愿望匪轻人便草率附此不尽

简刘希贤

生与先生同沐圣朝作养之恩于今四十有五矣先生弼亮叅赞与国咸休生疎遠菲才曾无寸补岂忍甘负国恩若是之愬耶第天之所生人之所禀各有定分不能皆齐今必欲强而齐之非徒无所容其力亦非知命之君子也惟先生爱人以德力为赞允俾生进退以礼而养仕途廉耻之风则调燮化理之功岂居近日揀止修建延寿塔之下耶偶以陈黄门行附此恳切恃爱琐琐勿罪

简马少傅

士屈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古人有是论也昨者得侍都下屡辱诲言一则曰刚方太过一则曰豪气太盛又与林亨大之书并其子庭■〈木昂〉传示盛意无所不至不谓之知己可乎愧生不才弗克承受今此本之陈伏望恳切覆题期以必得俞允俾垂死之日生还家乡则成我之恩与生我者等矣兹以陈黄门行便附此恳恳并因之以面谢焉

与饶侍御

仙游之在国初二十六里六十四图以一邑之田给一邑之食人民富庶风化敦龐百余年于兹矣近者消耗只有一十四图田园地业半为莆有而其中一二名为大户之家者方且倚芑京宦各里皆立寄庄之户诡寄粮米求免差徭存留在户者十无一二故邑之小民上年粮米不满一石者不编夫马今朋湊编排升合不遗上年山地之米不编今则地米一体编排蓋均徭驿传如旧而粮米优免日多是又以本邑小户之民而代本邑大户之差也近者行查诡寄以均赋役是仙游小民千载之遇何大户之寄粮者既阻抑里书于下京宦之受寄者又陈告于上认为己业使小民莫大之惠竟落落也可叹可叹大凡诡寄田粮皆立正卖文契印税干证卒难辨理特各年召佃收租一事畧可验耳然又繁琐劳攘莫若只查寄庄之户是何名字莆田既已优免仙游又免是一身而冒受两恩一官而兼支二俸于理于法何如大抵寄庄实诡寄而立今若只查仙游各里寄庄人户不拘田粮多寡诡寄有无但在莆者既免则在仙者一例不免诡寄之弊不待革而自无矣今均徭方编排册未定正拨乱反正之时惟终惠以慰小民之望

复东白学士

纪再拜逖承来谕足见执事与诸内阁先生相爱之深然所以知我者或恐太浅也今圣天子孝敬精勤朝廷治安四方宁谧某以老朽之年蒙赐休林下无任感激若复出冒宠荣则为贪位嗜禄人矣朝廷亦何取而用之哉使还草此信谢并于晦庵木斋西涯诸老处道区区意幸幸归田录一册附奉请教

东园文集卷十

●钦定四库全书

东园文集卷十一

（明）郑纪 撰

○题跋

恭题南京守备太监臣陈祖生审录勅谕后

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必九州岛四海之外无一物不得其所然后有以尽仁者之量故舜继尧而若上下草木鸟兽禹继舜而鸟兽鱼鳖咸若汤丈之解网禁厉为是故也盖万物之气乃吾之气一物失所则吾气不贯气有不贯则痿痹而不仁矣在物且然况于人乎臣伏覩弘治四年五月三日皇帝勅谕南京守备司礼监太监陈祖生审录罪囚有曰冤抑致伤和气又曰详察言词旁询知证毋惑浮言毋拘成案又曰务得实以全民命以称朕好生之意臣纪谨拜手稽首扬言曰大哉皇言乎仁哉皇心乎其即天地好生之言万物一体之心而为囚者求生道焉求之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矣是故生固仁也杀之亦仁也此天地所以位万物所以育气无不和而四灵毕至舜禹汤文之治复见于今日矣臣纪何幸躬逢其盛敢再拜稽首用献缉熙之祝

恭题宣庙御笔春草图后序

古者圣帝明王之治天下也使草木鸟兽鱼鳖咸若盖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气象也臣拜覩是图然后知帝王胸襟浩然无际此天地所以位万物所以育也与且是图

作于丙午乃宣宗御极之初十年之内物阜民安几致刑措岂偶然哉岂偶然哉

恭题宣庙画犬后

是物畜之最灵善解者盖以防虞警侮为职跳号捕噬是其材也今乃俛首帖身伛偻偃伏若无所事何也盖圣明之世边尘不惊夜户不闭亦晦其材职以伺时而已然亦可谓吠形不吠声也与

恭题宣庙御笔画马后

国子监生臣唐凯奉所藏宣庙皇帝御笔画马求题臣纪再拜而言曰天下之马伯乐一顾价增十倍彼但善识马耳凡马遇之且如是况骐驎负千里之良而沐万乘濡染之恩者乎臣以是马当无价也今四方无虞縻闲絜散固可为国家喜亦不能不为斯良惜之

题蔡忠惠公茶谱

是録石刻原在邑坊张家予得其摹本相随文笥几三十年矣往岁张遭回禄石刻已灰而摹本幸存予恐其纸墨久而腐泯则先正之手泽自我斩也故梓以代焉呜呼四贤一不肖之诗传颂华夷不书温成之碑有功人纪其复塘减税造桥植树特绪余耳况是録乎然君谟小楷朱子尝称其宋朝第一今吾邑所传惟荔枝谱茶録二者而已荔谱已刻于郡评者谓荔谱结构不如茶録之精严点画不如茶録之遒劲亦或然也重君谟者不能不重于是録

题晦庵同年録

此有宋绍兴十八年晦庵朱先生登状元王佐榜第五甲第九十人同年録也呜呼绍兴在宋南渡之初于今几四百年矣其间科甲之録不知有几而是本独存于世状元不知若而人王佐犹见称于今殆必有故矣科甲果足恃耶兹以提学侍御王君明仲将梓以示南畿士子故着之有志于斯者尚勉图之

书清源郡侯家谱后

此宋清源郡侯陈公世谱也公生南渡高宗绍兴四年甲寅登孝宗隆兴元年进士

歷兵部侍郎敷文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宮寧宗嘉定元年戊辰致仕累封清源郡侯食邑一千一百戶卒嘉定十四年辛巳又三年癸未葬留坡山之麓紀昔在翰林告中曾同其裔孫靖安司訓机展謁墓下今弘治己未復得登拜因按譜圖追考歲月公生先予三百年致仕之年七十有五退居田里之年十有四卒之年八十有八歷官久故政聲譽望滿朝廷歸田久故題咏墨迹遍鄉郡屏山去留坡未四五里故得兩謁公墓而詳公之歲月如此因志之以起陳氏子孫之善繼與後人之視今者云

書陳士賢挽章后

方伯陳公士賢予同年友也公台人剛介清儉之操海內士夫无不敬慕論者獨以為矯激太過似乎沽名予昔行部至台祠公于鄉賢台士亦有以是私議之者予折之曰行善而名隨之圣贤不惡也惟有意行善以取名則不可耳然亦必有善而後可以得名未有无善而得名者汝但考其行之善与不善耳得名之由奚必計焉苟行善可以得名誰禁汝勿為耶士議乃息雖然使天下皆公難為圣贤之中正使天下无公難為世俗之卑污然則如公者在聖門當進之在後世當仰之嗚呼天下烏可以无公哉

跋終慕圖

予以子于父母一体而分喘息呼吸气常相通黔婁父得疾而惊蔡順母噬指而悟气体流通初无间隔人子思慕其亲岂可以他求耶如吾之四体父母所遺也則足容必重手容必恭焉吾之兄弟父母所生也則兄友其弟弟敬其兄焉祖宗父母所尊也子孙父母所亲也則敬其所尊愛其所亲焉由是充之近而宗■〈尚卩〉父母遺澤之所被也則恩礼相将使其称孝而称弟焉遠而天下父母之同胞也則居官臨民使之老安少怀各得其所焉如是則自身而家而鄉■〈尚卩〉而天下凡吾身之所接皆父母之可慕也又何以圖為哉雖然由乎中固所以应乎外触于外亦可以感其中古人有聞風而哭者望云而思者則是圖未必不为慕亲之一助也

跋肅軒壽圖

箕畴恭作肅魯論仁者壽聖人之言各有所指然合而觀之肅則整齐严肃之謂仁則心存而不放之謂畴之肅仁之見乎外也論之仁敬之存乎中也非敬无以为仁仁者未尝不敬合仁与敬則天宇湛然万境澄澈故不经不舒无铅无汞自然血气循轨精神内固彭铿李耳不足言矣东白学士肅軒之友也其得此者最深予将与之敷此以寿天下又未知肅軒能相从与否也

○说

苍鹰击黄狐说

天之生物品别类分羽者飞毛者走各正其性命而不相通盖理同而气异也其气既异则形声动息嗜恶之类皆判然不相干矣鹰以羽族而击狐狐以毛族乃不能辩其非类而甘受何也鹰武禽也狐妖兽也武者正妖者邪邪不可以敌正况鹰以搏击为职者耶苟见狐之妖而舍之则天下之兽皆狐矣如职何岂论其族类之同异乎已也哉虽然今日一狐明日又一狐鹰有限而狐无穷亦未见其可也然则为鹰谋者如何狐族之长有麟焉性最仁厚百兽宗之鹰若状狐之行以诉之麟麟将有以处之焉苟号于百兽曰吾族有狐汝知之乎汝等今见狐必搏而噬之以告于予毋使鹰之侵吾族此策之下也集百兽于郊藪伏狐于前声其罪示以搏噬之威俾其呼羣引类自相悔悟以反邪而归正此策之中也以吾仁厚之德出应王者之瑞趾角之风由闺门而及天下心正气和熏蒸透彻俾两间位育鍾灵孕秀举毛之族皆麟之性山林之间欲求一狐而不得此策之最上也呜呼此岂所以责鹰也但可以告麟尔然鹰亦不可因麟而废其职

陈氏三子说

礼子生三月而父名之及冠而宾字之字者所以敬其名而责以成人之道也其礼不亦重乎建德邑博陈君伯宣名其三子长洧次曰淮三曰汉冠期有差云南宪副林君待用以宾礼字洧曰若济盖取济人溱洧之义也淮曰若导盖取导淮自桐柏之义也汉曰若宗盖取江汉朝宗于海之义也皆未有说兹者伯宣秩满来京乃请于予予谓以乘輿济人仁者之事也仁虽急于济人其本在于仁身心纯乎理而无人欲之私斯可谓之仁矣顺水之性而导之而行其所无事智者之事也智虽善于处事其本在于格物致知以明其理俾方寸之间灼有定见斯可谓之智矣江汉朝宗于海犹诸侯同宗于王忠者之事也忠虽主于事君其本在于存实理于心而无虚伪以杂之斯可谓之忠矣虽然洧也仁苟未能明夫理则昧趋向之路而惑于他歧而仁无自进淮也智苟不能体夫理则私欲间断而所知为徒知也汉也忠苟非智以知之仁以体之则斯理何由而实存诸心耶夫学问之功必由师友以成三子于父有师道于兄弟则同胞之友也家庭之间合命名与字之义讲习交资互益使所知所行之理皆实于己则成人之道备矣他日相继出而世用于济人于处事于事君举此而措之耳夫何难遂书之以为三子终身规

○赞

大司徒王公弼公服图像赞

天之生材也不偶其处之也亦不偶昂昂司徒造化之友赫赫中丞霹雳之手其神采也冰玉之清其貌状也山岳之厚髯掀霜雪寒气吐蛟龙吼胸藏百万甲兵帝锡九天印绶屹矣李世绩之长城凛然周亚夫之细柳威望赵充国颀颀勲猷寇莱公先后中国倚为重轻外夷问其安否功铭彝鼎也常存名垂竹帛也不朽呜呼如公之人其都将相而享期颐岂但身世之荣寔维邦家之寿

太常卿陈公音画像赞

神完气充海涵春育背盎面睟春台玉烛安重之态俨然可尊和厚之容蔼然可掬一举鹿鸣登金步玉侍讲经筵从容启沃奉常南都百神是属敛容对越洞洞属属其处已也卑以自牧其接人也不立边幅惠洽乡闾恩覃宗族志在简编教存棧朴出词吐句不雕不琢仕厯三朝荐沾宠渥业传二子同登科目人皆知公居常处顺廓然有容不知摧奸折暴闻者颈缩是盖天之赋予者厚公之涵养也深宜其生前也有誉有福其死后也以嗣以续

封太常博士李公画像赞

汾山降神泮水书绅文章科甲尽付后人青衿锦服曰惟此身我忝姻■〈女连〉助写其真

尹教授画像赞

体之丰貌之恭乃辑乃雍礼度春容志之克学之蹟一嘘一吸文星昭灼神之愉气之纾靡纵靡拘仙溪师儒中之悦外之乐载瞻载噩剑州郡博

苏巡检画像赞

瞿然之形其德孔良闇然之色其中日彰蚤奋志青灯之下随迈迹紫薇之堂握省篆观国光分巡罗之符精警摘之方半文半武一弛一张宋祖召还蜀中俊杰景德封事武勇明强正风云之际遇耽山水之徜徉草亭石沼谢其兵甲芒鞋竹杖代我冠裳噫若人也真可继令尹百年全节发运使千古之余芳

外舅黄公画像赞

其神休休其气悠悠不吐不茹匪刚匪柔蚤奋翻于霄汉晚正首于林丘广右海南德政多留龙池席麻邻好两修琴罇自适杖屨优游有子与孙克绍箕裘嗟我外舅乐且无忧

陈经府赞

其重如山其温如玉如松之茂如兰之郁蜚山鍾秀泮水乐育抱艺南宫大庭首録桥门驰声松江赞幕投綬归来于蜚之麓有子有孙且耕且读觞咏优游万事自足噫进则事君退则善俗而今而后仙溪后生小子孰不仰先生之芳躅

东园年五十自赞

前尔十年孔门絶望夫见恶者适尔之年遽氏自知其往行之非后尔四十五年武公求交戒于国噫非孔无以励尔志非遽无以寡尔过非武无以收尔功尔其受戒知非以去夫人所恶庶无愧乎尔容

东园文集卷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东园文集卷十二

（明）郑纪 撰

○铭类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孙君墓志铭

弘治己酉春三月予行部四明传使驰公讣至呜咽久之遂促程归哭翊日其孤国子生钦奔自南都将以还葬发引有期经杖屨匍匐奉江西按察司僉事黄君九成所述事状晋而请铭于予按状公姓孙讳弁字文冕先世高阳义族里人宋尚书智谅公其始祖

也数传至银青光禄大夫安卿公为祁门令又居祁门至八世祖文新公徙浮梁之官庄今遂为浮梁人曾祖复原祖忠文皆隱弗耀父彦俊封山西道监察御史母徐氏继王氏皆封孺人配宁氏封孺人皆以公贵也公生魁梧跌宕不类凡儿年十六游邑庠遂崭然露头角成化戊子以书经魁江西乡荐壬辰登吴宽榜进士时方慎选守令公遂有龙游之拜始下车搜剔民隱魁宿蠹弊次第罢更之重农桑缓催督事不后期民不识吏龙游浙闽之冲民尚贾衒少业诗书学宫颓废生徒不检公程督有方人知向学不一二年庙堂斋号庖廩门路焕然一新乡民不知之也邑人胡工部彦超録公善政有爱民如子獄狱如神诸异绩天官卿闻之起拜山西道监察御史奉勅清理两广边储广杂夷民难绳法律崖廉儆万■〈山夷〉海诸州二司巡守终秩不至仓庾盈缩更代楮墨而已公节至羣奸输伏边积如山先是巡抚朱公以便宜开渠千八百里抵琼以代海道避风涛岁无成附渠十县民力不堪公立罢之民颂载涂朱亦不以为嫌癸卯奉命巡南圻时守备中贵鹰犬纵横为虺日久莫敢谁何公首劾之人皆危公上为之降旨逐其鹰犬圻甸称快芜湖榷丁七十户旧已罢免督榷者又私复之公悉革去扬子江已逮强徒以赂寢案公悉廉正其罪江寨肃然乙巳以年劳升浙江按察司僉事公子惠如龙游剗制如两广昂昂风裁如南圻时而涵养抱负又远且大焉初分道嘉湖郡邑之吏伪篆拨注者三四百人悉寘于法不少贷賸徒重足而立继分宁绍台三郡豪右之家以乱政斂法为世业细民幽隱如瓮而蒙也公锄强扶弱畧无顾忌姚宦宕儿屋妓城壕训淫引寇民俗骚然公下令三日壕有屋者族逮之实时复为荒墟妓亡寇息民生以安严有池王刘马诸豪又有九龙十虎之号稍有睚眦则杯酌一呼金革随至白昼衡行无敢仰视者公患之榜示编门限旬日间能自输者宥之过限不至者先捕杀之且闻于朝而籍没之羣徒股票相率自输者惟恐后时予亦部严公谋于予曰严在万山中士民囿于风气今数姓子弟之在泮者先生徙于郡庠以分其声势开其聪明如何予遂如公策后岁余与公再至严人夜不闭门村无犬吠公之赐也寻以万寿贺节公当行三郡耆民聯疏乞借钦差巡视地方侍郎彭公移丈獎劳民喜得终惠无何讣至农叹于野旅叹于途贾叹于市官僚吏胥咨嗟于公庭乡氓父老若丧所生然越数月哀不能泄严民赵仲寅等联疏因郡邑以达私如羊佑于岷山韩愈于潮阳故事镌碑立祠以答公恩二司未及报催陈至再不己其功德入人之深有如此者公卒于弘治己酉三月二十六日距生宣德癸丑某月某日享年五十有七男一即钦女三某某其婿也是年八月四日钦扶柩而归将以某年月日与先孺人合葬于某里某山之原呜呼予于公生同年官同僚又行部同方且知公视他人独详铭乌可以不佞辞铭曰

浮梁之孙尚书之裔祁门载迁银青是继曰至于公西江擢桂魁星上腾礼闈登第出宰大邦民歌恺悌起立内台帝简谁蔽宪节所临羣邪屏翳监司两浙阳和风厉庙貌血食春秋扫祭我勒贞珉用昭千世

文林郎监察御史井庵林公墓志铭

成化乙巳监察御史林公致政于家又明年丁未十一月晦卒于正寝兹卜葬城南寶洞山之原其孤近龙奉其内弟广西少叅吴君昭所述事状请铭于予予与公乡荐同年养疾同归疾痊同起以兄弟相视者三十有五年矣铭安可辞按状公讳诚字贵实姓林氏唐邵州刺史蘊公之后元至正间译史讳安者其高祖也曾祖仁嗣国朝永乐间赠兵部员外郎祖英兵部员外郎父辉永乐甲辰进士母吴氏国子博士某公女公生二十四日丧父员外公携育京邸甫七岁员外公亦丧公遂无依艰危万状人所不忍言几弱冠稍能自植家贫无以从师每于亲友处私听讲解即能通晓大义自是益自刻意勤苦忘寝食至呕血不废越三年浸浸有成乃授徒自给以屡经挫抑因号抑庵景泰癸酉领福建乡荐天顺甲申登彭教榜进士为迎母计上疏养疾到家旋治居室奉母以居水陆甘旨力可致者不备不止每割牲留客必先取一股以供母馥体不具不恤也以养病养亲而归又号曰頤庵未几部檄起拜广东道监察御史乃迎母就养供馈竭俸入己身恒无完衣成化戊子天变抗疏劾阁老商辂旧与废易难立清朝报罢遂称疾且力争前疏欲罢辂以回天变愿革职以谢辂宪宗皇帝怒降旨云昔唐太宗用王珪魏征朕用商辂有何不可下公狱官校就班执公以出公北面大呼曰奸臣擅杀谏官左右为之缩颈寻以言职得复官己丑奉勅巡畿甸陈言禁操军攘夺以安民生革公差夹带以苏民困等六事俱蒙采纳所至霜威凛凛至于水利农桑庶务凡有当兴当革者皆以次罢行之以其志欲劳民劝相如井养之不穷又号曰井庵庚寅改勅总理京畿学政教条严肃务以敦尚孝弟削抑浮靡惜阴有图家政有序皆身先之不遵教者黜罚不贷强宗豪右囑简盈几一不发视但以至公行之故谤言日起而声誉亦因之而着三年秩满勅赠父如其官封母吴氏为太孺人壬辰复疏养疾遂奉母以归时母舅某歿于官舍遗孤即今少叅也年方若干岁公抚教婚娶视如同胞未及冠遂占乡魁登黄甲累员外郎至今官公力也母尝有疾夜祷北辰日躬汤药体不着席者数十日母卒丧葬一依文公家礼而哀瘠过之丧毕建祠堂于居室之东以奉史译公以下神主又倡兴金桥之祠以藏蘊公以下祧主岁时会拜谒讲宗盟其中又立乡社以事土穀之神以古有先贤死祭土社之礼乃以翰林侍讲陈公用配焉性喜种树又筑圃于寶洞山之阳荔栗橘柚梅杏之属可共筮实杉松桐柏茶桧之属可以备器用者皆布列有章遠而玉湖又遠而石盘称是焉暇则乘肩輿携壶约友倾倒终日又号曰云山学圃癸卯疾痊还京予送至武夷宿文公精舍数日而别至京又奉勅巡按两浙专理盐课以地震上言修省十事而首以言路当先出京数程风中口眼扶病至潮盐场宿弊剔刮无遗又校集医方刊布诸郡巡部至嘉兴以学宫祭器多周制乃曰吾巡畿甸尚为豫讓立祠先师孔子可无报乎遂命工依式范之计五百余事驿送阙里予往岁谒孔林衍圣公并其文移图式出以示予曰此林侍御之

功也甲辰上章乞骸不允又陈时政八事多有采行乙巳又上不待报即以原奉符勅差人进缴径自潮抵家莆士大夫相与骇愕踰数月报章下特许致仕盖知公不可留也诸荐绅高之倡为急流勇退诗章以赠公喜曰云山之圃今始为我有矣因赋诗以自娱其目曰爇一炷香读一卷书弹一曲琴静一时坐啜一瓯茶吟一首诗草一幅字饮一杯酒熟一觉睡又号曰九一道人公颖敏轩豁有大畧与人谈论高爽隽永听者不厌见义之可为者果决而行畧无退缩立朝数载知无不言不避权势退处于家事母奉先必极爱敬嫺族子侄贫不能存与之婚娶丧不能举助其营筑每过人家酒未入唇即起若语场圃之事则剧论移时用是人得窥所好颇招物议然考其立朝大节济世雄才耳目所及指不多屈实莆中一人物也生于宣德丙午六月五日距卒享年六十有二娶宋氏大胜关大使孔才之女先公卒勅赠孺人继俞氏南京兵部侍郎俞公从女孙勅封孺人子男四长渊泉蚤卒宋出次即近龙又次近豸近麟则侧室张黄穆出也女三适瑶王瑞王秀松皆宋出寶洞之墓三竈坐某向某公告时自营也今窆公于中虚右与左为俞张寿焉平生制作甚多少留稿今所存者诗文若干卷并奏议数通而已铭曰

公之为人温温克克公之处世飮飮兢兢公之立朝蹇蹇諤諤公之居家澄澄澈澈公之政望轰轰烈烈公之进退斩斩截截呜呼君子取人先观大节我铭公墓千载不灭

刘母朱氏墓志铭

世人之于父母类以得沐圣朝褒封之荣为足以报其罔极之恩人亦以是称为令子也然此亦国家待士之常礼耳父母未必皆贤但有贵子则可以得之于子子亦未必皆贤但有年劳则可以及其亲若莆田刘母朱氏者有子四人皆不贵长闵好学师古以孝友笃实称乡邦凡莆仙士大夫与之友者无不登堂拜母部使按部必先礼其庐致俸廩以助养提学周公罗公尤加敬重郡守王公贰守朱君为建学馆迎致其中朝夕共饌如养母然卒之日阖郡邑两泮僚属亲临赙殓为文以奠之有母仪妇道女中之师之句发引又偕送出郭门之外士夫缟素相属于途逺近观者啧啧叹羨以为荣盖莆中不世之盛事也夫朱氏一孤孀闵一韦布尔畧无一毫势力足以动人而其生荣死哀视曾受褒封之荣者或不能及是岂独闵之贤所致而母之贤亦从可知矣按状母姓朱字季贞莆水南之塔麓人考士季妣林氏封南京礼科给事中韩仲公之从女弟也幼敏悟过人七岁能纫缀衣裳自是女红粗细皆极工巧闻人子斋素可以祈亲永命即絶荤腥及笄父母力劝乃止父母有疾即不食日夜侍养未尝就寝及卒哭几丧明且致心疾服饰去鲜丽年二十归刘为晦斋先生配晦斋蚤失怙恃茕茕孤立门户艰棘朱氏为治内蛊修颓葺废稍得自存岁时相晦斋饌祀祖先必诚必敬抚诸孤从子女如己出叔父母居城中时迎养于家如事舅姑遇族党尊幼恩礼有差无不得其欢心年三十有六晦斋谢世

子女皆幼亦有在胎中者庖无越宿之储门无五尺之童与功缙强近之亲独力治丧一于礼不苟衣食于纺绩恒达旦不眠女稍长教以婉娩女仪迨嫁教以妇道男稍长遣就外傅夜归课其业且诲以人伦大义勤俭立家尝曰吾闻汝祖忠信孝友见重乡闾祖母刲股减年以祈亲寿汝父念及即流涕不已汝曹可不效之乎抚诸子自孩提至婚娶衣食均一有异出者人不之觉其子亦不自知诸孙亦然或少有过差则叱撻之不少贷成化丙申以故居闹市恐夺家教遂谋子闵迁诸近村先建祠堂以奉先世神主岁时旦望率子妇拜谒如礼有所荐祭必先期营办称家有无务极精洁少不如意则终日郁郁不安待诸妇慈而有则畜婢仆严而不苛妇有过姑教之不改然后叱之笞之又不改将继之以出家甚贫合诸子妇贲修纺绩而节缩之邻里有急虽升合必相周朱之母仪妇道大率类此宋蔡忠惠知制诰仁宗嘉之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贤可知苏文忠母读范滂传文忠曰某若为滂夫人许之乎母曰汝若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然则二子之贤由母之教乎抑二母之名由子之显乎以予观之朱之母子殆不多让也母生于永乐甲午四月二十有七日卒于弘治辛亥八月二十有九日享年七十有八子男四长即闵次闽閩庶出授徒于乡闾平海卫庠生先卒女三长适国子学录黄英次适朱佑季庶出适余淮孙男七大继大佐大兴大美大齐大睦大全孙女七曾孙男三自新自迁自警孙女二墓在兴福里之东山一名象峰坐癸向丁凡七窀西上其一闵之祖考兆二府君其二祖妣李氏三则考晦斋府君皆成化癸卯春正月十五日葬也四则今葬朱氏实卒之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也五为闽閩所生之母俞氏寿藏其六与七则祖姨李氏与伯妣李氏葬焉其地斗南郑廷纲义助也铭曰

柔而刚静而方美含章坤道常刘之孀惠且庄训儿郎登竇堂人云亡名愈芳

伍母李夫人墓表

蜀之棠邑有处士伍君讳谦者以隐德为乡善人邑之宦族李氏女年十八归处士为冢妇时处士之祖父父皆在堂祖母年高无齿不能粒食李氏每晨登堂拜太舅若舅毕即入北堂问太姑安否解衿乳之如是日数次不替寒暑太姑数十年不闻穀气而肌肤润泽起居强健若少妇然每乳必引李氏衣祝之曰我之残年汝所与也德之厚者报必大汝之子孙当有显者寿百岁而终后李氏果生丈夫子三人长从政次从教次从敬处士谢世诸孤皆未成立从敬尚在襁抱家无担石之储李氏年方三十矢志孀居勤俭立家刻意教子景泰癸酉从教遂领乡荐而起掌教陝之干庠从政从敬且耕且读每遇李氏设帨之晨兄弟斋沐告天以祝其寿李氏年九十四无恙而逝从政一子福从教一子诏从敬三子长性中成化戊戌曾彦榜进士历某州知州擢浙江按察司僉宪奉勅提督两浙苏松水利次方次诏与诏俱备邑庠弟子员贵显有日性之长子某亦然余若孙

皆嶷嶷可望太姑所以祝李氏者已见于今日矣往岁予提学两浙与性为同僚性泣语予曰某早丧母非祖母李氏无以至今日今李氏没已若干年墓石未表敢以累大笔予以孝者仁之发施于父母为孝子于舅姑为孝妇然世之所谓孝妇者能养其舅姑足矣况及其太姑乎能养足矣况养以身之膏血乎夫孝而不爱其身则其孝无所不至矣噫李氏虽贤不过一妇人耳其居处不出闺门见闻不及邻里无师友之讲明与名教之责望且于舅之属又因其夫非始生而有也乃能致其孝养如是其于世教不亦重乎故表而出之

中奉大夫湖广左布政使严公墓表

公姓严讳淦字宗源别号钝庵世居莆城乌石山下曾大父以姚姓赘严因戎严籍后公欲复姚姓以戎例拘不果公生七岁丧母十八岁丧父兄弟三人稍长者二人俱蚤世独公最幼公年十五补郡庠生父歿当继伍卫帅奇之不忍夺其志伍其它丁公得益肆志于学正统丁卯领福建乡闈书经三魁戊辰会试乙榜不就卒業太学时憲友柯公孟时亦以家贫奋起戎中一见公喜曰吾得良友也遂相与励志勤苦文章行检俱以古人自期待不安小成太学季魁二公居多由是莆田文物愈重海内景泰辛未柯公以殿元官翰林甲戌公继之登孙贤榜进士亦改庶吉士入翰林预修寰宇志有银币之赐丙子拜江西道监察御史未几继母林氏歿守制于家己卯服阕改道云南奉勅提学南畿下车严教条肃士习考校必先德行文词必根理趣请托不通权豪之门虽多谤憾而江之东士风文气实为一变苏松常镇畿内颀颀郡也而镇士每不齿于三郡公尝至镇今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费君廷言时以贡起公视其器宇不凡试其文又如之乃寢其贡且獎以夺魁众皆骇愕是年果领京闈而起会试遂魁天下今镇士得与三郡齿者公之与也丁亥升浙江按察司副使仍督畿学甫半载以不便行事改湖广奉勅抚流民将三载又改勅提学然于政教之施视南畿则稍济以宽湖士安之满九载升广东按察使有贼首王黎检等乌合二百余众啸聚后山去广城不两舍村市震慑公设策擒之黎检诬仇者系逮四十人公辯而释之未几有王豆皮等复据黎检故巢声势过之公给募帖俘其首赏银十两从半之不数日巢无噍类三府重臣皆致礼为公庆庚子升湖广右布政使湖民举首加额曰吾旧父母复来也凡有施設不令而行未几荆襄缺巡抚大臣内外守土官合荐公未报公因督修江堤过劳成疾竟不起数日左布政之命下而公不及见矣惜哉公赋性严毅莅事精勤置身于礼法中自布衣至极品动履不差尺寸遇人一于诚心不苟合人先来加礼者报之必隆惟恐后或少忽之者报必欲称亦不少贷作字虽忙偏纸墨必精佳在家庭不冠不坐言动矜持居官谨守法律毫发不貳初至广指挥张淮逮狱议斩公核之应立功先议者銜之公曰岂可以人之性命悦人也及公迁湖淮竣于途酬以珍寶公峻拒之曰吾知有法而已岂为汝也公与人虽不苟合然于故人情分

甚笃兖州通判陈君汝玉与殿元公皆太学同志者二人先歿公每语及必流涕先輩曾景修以书经倡莆教授德安父子继歿官所仅一孙随母改适德人家乡皆莫之知公曰此吾私淑师也物得之资其归以奉曾祀公厯官中外三十余年卒之日囊如悬磬其学行政迹则各着于所在固不表而彰也子恭虑世遠而不闻其详故请予表之

○行状

奉议大夫南京太常寺卿愧斋陈公行状

公莆涵江人姓陈讳音字师召行孜七别号愧斋先世出胡公之后宋明州观察使淬与其子仲刚俱死靖康之难诏旌其里居曰忠孝坊者公涵江之祖也曾祖宗义祖光遠俱不仕父崇澄号耕乐以公贵累赠南京太常少卿母黄氏累赠恭人公自幼颖异既长补邑庠生都宪牟公俸为闽宪金时试之见所作文字大惊曰此岂但科目耶遂不以弟子礼临之天顺壬午领福建乡荐癸未秋中会试正榜甲申登彭教榜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读书中秘成化乙酉授本院编修丁亥八月预修英宗皇帝实录成升从六品俸赐白金文绮戊子编修初考推恩赠耕乐公如其官黄氏为孺人庚寅上时政十数事皆关国家大体壬辰以久旷丘陇告归省甲午复任丙申二月升本院侍讲并升加俸随简入经筵辛丑礼部会试同考所取士至今称为得人时中贵之有力者之母死公卿咸赴吊公独曰吾素无相识不往又有某姓者恃宠骄纵廷臣福威在其掌握中一日私遣爪牙捕中书舍人杨某并拷辱其妻公与杨邻居闻之登墉大呵曰汝何人非奉朝旨敢擅辱京职其人反诘曰汝何人敢不畏东厂答曰我翰林侍讲陈音也恐伤国家元气闻者谓公素温厚今乃能如是仁者必有勇信夫癸卯三月吏部以南京太常寺缺少卿欲得谨厚文学儒臣补之廷议推公上可之公自履任以来凡遇岁时荐享该本寺掌行者孝陵必越宿出郊先百官率属以共职帝王功臣诸庙则夜初分而往虽大雨雪无后期文庙之祭或公主之必具服端坐俟过子刻乃行不丙其丁也郊庙之礼虽南都不举而值洒扫晒亮之期必躬临督属务极干洁不敢慢至如梅笋梨橙诸新品该差人驰荐太庙者必通选属官之勤慎者付之不至褻误所属如协律赞礼司乐知观等职该本寺考选谙习无过者具名衔以待铨注公悉秉至公吏部无驳易者公居頽圯饰以俸入右厢隙地结茆为亭名曰清风自为文记之亭前牡丹数本每岁盛开选客赋诗欢赏终日后同僚沈君廷美至遂讓以与之自移居于左傍别结台榭亦如之己酉南京翰林院缺长官内阁具题命公兼掌院事自后凡南京吏礼二部有缺卿亚物议多归之其僚属私相祝曰愿朝廷毋斂我公壬子八月少卿九年秩满吏部欲他擢重违所属意仍卿公本寺前此公奏绩未回二子举华同领闽藩乡荐及公至二子偕计亦至南都内外守备重臣暨府部而下诸公卿趋庆盈门乡人职役于兹及都下慕公名者聯帛缀彩以为贺恒填巷

陌公赋性醇厚处世坦易无他肠与人交一于诚意不立边幅人皆乐为公倾倒或有犯之者亦不与校惟曰也罢故士夫间皆以也罢先生称之其在翰林如今宗伯舜咨曰川尚矩学士宾之祭酒鸣治明仲诸先生直庐史馆无顷刻相离凡燕集论谈公不预则不能成欢今在南都无旬月不通讯候海内士大夫以公识与不识为重轻处同僚前则牛君大经今则廷美人称为异姓兄弟遇幕属如子侄至于厨隶之贱亦未尝加以恶言族人到官邸者疎戚恩意有差皆极其欢好无失乡人虽流品之贱亦接遇以礼或有急难亦必随力为之捋解蚤年四方来从学者堂室不相容至更番而晋公因材成就人人各有所得今两京如太常卿齐章而下执弟子礼者不下数十人各省藩臬郡县又难屈指焉今虽不设讲而旧徒仕于内外者薄物必献岁时介使常满庭公初简入内书堂教书从游幼宦今亦有职守南都者咸事公以父礼公为文不甚构思信笔立成四方求请无虚日公应之且无后期与人交际礼意厚薄或疑所施公必从其厚故人之报公也亦厚疾革守备太监陈蒋二公争为需材值近百金酬之不受乡人并属吏相率请祷北辰祈延岁寿皆出诚心盖公醇厚之德入人之深类如此公生于正统丙辰三月十有七日卒于弘治甲寅六月二十有二日享年五十有九娶黄氏翰林检讨约仲之曾孙女乡贡进士孟益之子善鸣女也累赠恭人继娶林氏贵州按察使坦之从子某之女也兄弟二人公居长乡贡进士员其次也子男二长即举黄出娶某氏次即华林出予女夫也女亦二长适太子太傅户部尚书翁世资之男洪次适贵州按察使卓天锡之男某孙男五须孝须友须政须某举子也须礼华子也孙女几葬期墓地待请命于朝而后定兹将发引归于正寝先次其行迹大都请立言君子采录为铭

○传

苏子兴传

子兴姓苏名广应天府上元县凤城乡中保三图人出都城通济门四十五里曰雄花镇其居也蚤丧父家贫别无生业母某氏年老子兴俾弟庆居家侍养自佣役于官受值以给之因版图以其属长子兴为户故公门中皆呼为苏子兴弘治辛亥予改官南都子兴适在佣执役谨恇予爱之去年春奏绩上京令其视装子兴心以母老不欲往亦不敢自白遂矢志素餐为母祈安母晚岁多疾子兴每求假归省不敢越期出门且行且号将入城乃止予寻得状假多宽期去冬母遘肿疾医巫杂治弗効人或告之曰刳股可以疗疾子兴复求假密市一小匕首而归是夜沐浴焚香拜告天地露左臂令弟庆捻起其肉高寸许自以匕首断之血喷弟面惊仆于地移时方苏子兴遂以其肉细切和米煮粥天明捧以食母母水浆不入口已旬日粥至强起啜数口曰此粥何香滑如是颇可吾口遂尽所有越二日肿渐消子兴臂疮未合偃假期复来不欲人知其故同起居者觉其运

臂不类平昔强诘之始知少宗伯圭峯董先生闻召至官邸视其臂为之辛酸呼子孙家众观之锡以白金饌食予遣其奉归共母以彰尊赐子兴到家母疾十已去七八一日偶思食鸡卵子兴趋入城货市未获其夜风雨骤至忽一牝鸡趋入卧内若有驱之者然子兴喜且讶遂访叩同室内外无觅鸡者乃畜之连得卵十数余持归食母疾去殆尽子兴以疮故又驱驰劳瘁因而成疾予使医治之医曰汝胃虚宜以肉补之子兴曰吾方为母斋素不敢奉教弟庆来视对哭移时及归戒之曰慎勿令母知吾疾也又二日弟庆复来道母疾已平复子兴之疾亦并脱去矣子兴年既长人劝其娶妻谢曰吾奔走之人勤劳所得仅足供母若移是以娶妻如母何兹者邻媪闻其孝以女与之庆年方十八岁尝为母煮粥母嗔其失时不食庆号终日亦不食人谓其可为子兴之弟也

论曰子兴村巷一细民耳不事诗书不识名誉且贫穷不能自存而孝亲至于如是天亦每报应之如影响世之膏粱子弟谈经饰美视父母如途人不知见子兴当何如耶呜呼是岂子兴之资禀与人殊也盖人性皆善利欲害之子兴殆以贫且拙而全其天乎

东园文集卷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东园文集卷十三

（明）郑纪 撰

○祝文

梁山祈雨祝文

天地者万物之父母山川者天地之辅弼天地包括乎万方山川镇定乎一境若夫雨旸时若阴阳叙顺品物流形万物化生是固天地发育之功实乃山川辅相之力其或气化闭塞雨泽愆期勾者不萌甲者不拆是虽天地之大不能不憾于人惟尔山川之神岂能辞其责耶粤兹仙游古号有年之邑惟我归德又号有年之乡夫何今年己未始于仲夏爰历仲秋片云不作点雨莫施山童泽龟沙煎石烂苗方秀者色变而黄穗欲吐者胎枯而缩形容憔悴似求活于片时根叶燥焦惟可供乎一火农夫始则轮更守护争汲乎微涓今则袖手相看抛弃为荒野靡神不举靡爱斯牲师巫而造歌哭而请胡天冥冥曾无一应职其所由岂达官耆老不能率先于乡闾乎抑里正保甲未免陵轹于孤寡乎

岂闻左少年之不检乎抑强宗豪右之横逆乎岂帷幕之不修乎抑簠簋之不饰乎岂权门之请托太勤乎抑公家之渔猎太甚乎凡此灾咎宜加其身岂可淫威徧加羣动纪生于斯长于斯偶奉国恩归扫于兹闵云汉之孑遗修荒政之有自欲曝厓也疑于暴欲焚巫也近于疏其能润泽百里触石而出肤寸而合者惟我梁山之神乎用是纪等谨率羣黎百姓就于建兴道场斋素三日上祷于神惟神体天地好生之心续万民垂絶之命会凤顶仙台之英灵集龙潭乌池之精脉一嘘一吸云烟蔽野一跂一动雷电轰天月离于箕风扬沙矣惟尔有神为我箕之月离于毕俾滂沱矣维尔有神为我毕之戒鼓骇众我不骇也鬪龙不覩我则覩也骤不崇朝黄可青也徐则入土焦可润也争汲者报赛而登场哭歌者含哺而鼓腹春秋书有年金滕载大熟古迹重兴功载丕绩纪等将立石颂德上达圣朝牲帛祝号将与五岳四渎并享祀典于无穷矣惟尔有神尚其懋建厥职无作神羞

○上梁文

御书阁上梁文（屏山）

伏以五伦莫大于君亲百行莫先于忠孝恭惟纪末学微才遭逢盛世阶衔荣列于六卿诰轴兼隆乎三代金章玉玺壮西汉之雄文凤縠鸾纹昭大明之盛典传家至寶旷世殊恩既瓿匣之珍藏宜楼台之壮丽美轮美奂拥家庙以朝阳斯翼斯翬附影堂而拱北元首股肱之际会门庭闾里之光辉日吉时良宾嘉宴美谨呈小颂同举高粱

抛梁东复阁层楼晓日红三品阶衔皇帝制一家恩宠祖孙同

抛梁西危楼高与紫云齐岂但一门添盛事八闽翘首望仙溪

抛梁南一门三世圣恩覃古来忠孝男儿事留与莆阳作美谈

抛梁北仙溪人建御书阁问渠何事宠恩重道是先公多种德

抛梁上屏山巍巍高万丈天颜咫尺霄汉中百世儿孙争拱向

抛梁下圣制宸章照华夏欲昭君宠报亲恩岂为东园重声价

伏愿上梁之后南湖宗派乔木孙枝德与日俱新学与年并进润身谋道振振乎仁

厚之风保族睦邻蔼蔼乎敦龐之俗监愚民逐利争田之巧智思尔祖爱人济物之良心
强拔祸根广滋德种青云接武黄甲联名享富贵与国咸休保家门极天罔坠

玉音楼上梁文

伏以阳凤淮龙真主正九重而凝命洛龟河马宸章霈万国以同春鍾阜帝乡金陵
王气留都民部乃东南财赋所鍾圣世王言实生灵命脉攸系紫泥封启綠野恩覃百尺
危檐摩云霄之彩凤半空复道峙殿阙之青龙纶涣自天音闻如玉禹谟舜典补秘书阁
未备之词章殷礼周文衍皇极畴重敷之德泽干父坤母地厚天高共贍南都沐累朝恩
波之浩荡翘头北阙瞻列圣道德之光华日吉时良功成事集微词一祝圣寿万年

抛梁东杰阁层楼映日红圣世恩波深似海华夷一统沐春风

抛梁西楼阁峥嵘天觉低凤诰龙章春浩荡嵩呼华祝万方齐

抛梁南御墨宸章正作函国计不亏民食足江南共沐圣恩覃

抛梁北百尺高楼依帝阙中藏圣世皇极书苍生万姓沾恩泽

抛梁上新筑楼台高千丈御墨淋漓云汉间水天见此应相讓

抛梁下一代宸章涵万化危楼高阁与云齐南都从此增声价

伏愿上梁之后皇恩天降圣德日新君明臣良时清国泰民田不归于戚里国计少
入于宫帑钱楮免内库之增收兵甲致外夷之遠服南都根本百世敷荣北阙山河千年
巩固虽官阶之有隔愿祝颂于无疆

○祭文

祭太常卿愧斋陈先生音文

人孰不生德足润身名能称情则生不徒生也人孰不死学淑英髦泽流孙子虽死
犹不死也维公早从塾师已称白眉长録泮庠声问四驰壬午乡荐头角始见癸未会闈
传胪金殿既登甲第进学中秘涵养陶镕遂成大器列衔纂修玉署遨游芸皇进禄金帛

宠优遂步花砖日侍讲筵敷陈圣学启沃渊渊礼闱葩经聘司文衡陶沙卞璞一网羣英南都寅直阙人共职乃贰奉常以崇厥秩陞辞而南典礼是耽两坛十庙厯载三三朝天于迈清卿大拜老成练达夙夜匪懈维岳降神生甫及申壶山间气今属何人公之器局泰山乔岳公之德性良金美玉公为文词若不构思连篇累牍牛尾茧丝公之问学天高海阔万理昭融活活泼泼公之燕居怡怡愉愉不矜不肆天真自如公之色履不愠不喜浑然之中有条有理公之行藏外圆内方一临利害千夫莫当公之父母荐膺帝祉焚黄高阡重纓迭组公之兄弟如鸿如鹄传衣拜命聯步登瀛公之教子饱经厌史乡榜聯名观光帝里公之接人阳和津津礼贤下士恤匱周贫公之睦族恩爱弥笃疎戚有差悉沾余禄公之传经海内髦英宦途邂逅半其陶成呜呼天之赋公也何备其敝公也何亟寿不满乎六旬名可传于百世

祭工部侍郎黄公孔昭文

维公之先黄岩故族天之生公因材而笃少游泮林早登科第爰列清班荐跻要地人谓铨衡利权橐钥公居十载门可罗雀人谓邦土布泉薮渊公将两考囊如罄悬先公职方褒亲莫及公拜龙章三世同秩先公厅事仅足旋马公官两京不添一瓦公仅一子其温如玉十年甲科两官部属公之诸孙岌岌嶷嶷重闱百岁绍此裘箕呜呼圆方相函万化参错理无完亏气有厚薄公于报国甚周谋身多缺奉先荣显安居陋劣惟悔儿孙既贤且哲是公于理之所有者强探力求分之所限者戒盈守拙盖公之所能者人所不能者天然皇恩谕祭颀官卜阡百世之下永贲重泉呜呼生荣死哀裕后光前人或不能于其一而公独享其全是乃天人相与之妙夫岂偶然耶

祭秦京兆文

东兗名族也累叶青毡庙祀雷土也世泽绵绵君登科甲也列职諫垣献纳黼宸也几千万言指奸摘佞也班行耸肩出掌马政也勤劳塞渊骐骝亿兆也駉牝三千帝简在衷也光禄南迁黄封内法也赐宴经筵天庖奏玉也皇祖歆然本根重地也京兆阙员帝顾廷臣也莫或汝先曰兹赤子也汝其惠鲜君初拜命也多方访延法便于民也循途不迁一有疲弊也易调改弦振振麟趾诤诤鹰鹯吐气也孱弱敛迹也豪权人或不见知也谓君疎畧倨傲法网或愆其或见知也谓君简直质朴多方少圆呜呼知与不知也孰真孰譏取人于后代也曷求其全君厯三卿也二十余年今日发囊也袴敝裘穿是盖君不贾生前之誉也而貽以身后之贤

祭默轩杨先生瓚文

公以莆彦着錄仙庠先兄实斋交谊深长纪自髫髻挹趨門牆觀瀾學海極目汪洋
公惟庚午擢秀文場倚廬三載授我大方幸逢癸酉叨觀國光公惟丁丑遭遇英皇大庭
獨對天卿正郎百僚仰式庶職提綱庚辰琮宴紀竊余芳追隨官邸启发精詳游我道藝
沃我文章紀因親老乞告還鄉公遂大拜參政省堂甘棠河洛霖雨湖湘方承帝簡置于
廟廊公遂引疾壺山之陽伯埙仲簾一咏一觴兒孫繞膝云路書香齊眉伉儷風誥龍章
破除利鈕揮脫名繯琴書適興泉石徜徉結亭浦嶼曳杖林塘城市無迹榮辱兩忘鄉邦
著蔡家國祚祥紀幸歸掃筐贊微將再沾雨化大破茅荒胡別未几二豎猖狂遠聞凶讞
擗踊彷徨涕泗如雨沾襟濡裳薄陳牲醴寫我哀腸公不我棄怜茲慘傷

祭蔡母文

靈之生兮粹天質服母訓兮良自飭居深閨兮重金璧歸名門兮宜家室婦之儀兮
姑之則妻之競兮母之式荐苹蘩兮助宗室驅脂鈇兮歸紡績相夫君兮揚清德教賢兒
兮奮鵬翮胡天年兮不滿百蟠桃瘁兮瑤池竭浮山寂寂兮暮云黑萱草淒淒兮鎖秋色
我與賢兒兮重契結聞凶讞兮腸欲裂酒一觴兮奠幽宅靈有知兮其來格

○杂着

仙梦辩

邑之东北有山曰九仙山湖曰鲤湖俗谓临川何氏九子寻炼山中丹成乘鲤升仙
而得名也其翁与媪迹至于是弗见而逝土人异而祠之凡祈祷多应有女适张适杨适
范适信亦因而血食焉范为尤显称曰范侯今湖之上有阁像翁于其中九仙列其前范
侯侍其侧邑人有疑则刑牲束楮密疏于范范则报羣仙以授所丐者寐后较于范以质
虚实退乃述所梦与守祠者开发其秘多有应者然其间亦尝附会迁就以助其灵者十
恒七八由莆而闽而天下靡不闻风而翹想之士大夫游宦兹土莫不函疏叩闕而至皆
以是梦何仙为主而范侯为使也予曰不然人之一身精神魂气流行不息日之发用则
为事夜不应事则游逸而为梦夜之所梦不过日用之事耳周礼六梦有正梦有思梦正
梦谓安静而梦思梦谓寤思所想而梦是祠在万山之中一尘不到泉声树色毛骨生寒
虽搔扰之人经越信宿亦自神清气定邪妄不生且其丐功名则心主功名丐寿数则心
主寿数丐男嗣衣食则心主男嗣衣食以专主之心入静定之境则兼周礼所谓正与思
者也物我一理朕兆感通而吉凶悔吝岂有不前知也哉今人平居无事之时其梦若有
应验者亦此理之形见尔果孰传而孰授之耶不然黄帝梦风后高宗梦傅说皆锱铢不

爽抑尝到此山中而见所谓何范者耶故为说以辩之

家谱引

浑沌之初天地定位上下摩荡气化而生万物是天地乃万物之父母也物既成形各以气类交感而形化生矣形化之后各父其父各子其子各孙其孙千枝万派势不可混而无别古先圣王乃赐姓命氏以别其族如虞之姚夏之姒商之子周之姬之类姬之后又别为郑为鲁为卫不一而足然推原其始则皆黄帝之后而为厥初生民者之子孙也盖初之别姓以种类之伙亲疎无别则恩爱混于所施恐厚其所薄而薄其所厚仇怨攻争由是而起其意亦甚善也后世别之既久遂隔骸膜而分尔汝贤者知有父子有兄弟以至堂从功缙之间恩爱流通有差无间不肖者知有父子兄弟而已至于堂从功缙之亲则相视如涂人焉其又甚者父子兄弟之间亦皆相仇讎况堂从乎此则分别既久之弊而近世贤士君子谱图之所由作也夫先王赐姓一本之散于万殊也近世谱图万殊之归于一本也其实皆欲保全恩爱于无穷焉吾郑受姓始于周桓公之新郑至梁陈间露庄淑三公始着姓于莆三邑之郑宗之屏山旧谱始于秘书公至国朝正统十四年厄于兵燹故今新谱则以三秀为始而谱之为第一代焉三秀公而下赠南京户部右侍郎清泉公为再世封翰林院检讨累赠南京户部右侍郎松庵公为三世自此而下十世以至百世之远皆由此而系是三秀为一本而万殊百世之后又万殊而一本此屏山新谱之大畧也然今日在吾新谱者亲未尽服未穷如苏氏谱亭记之所谓斯人固未宜有百世之后宁保其终无耶使今日之谱常修而不废则子孙岁时聚会阅而指曰某公某公之子某公某公之孙某其兄弟也某其从兄弟也某其再从三从兄弟也某其族兄弟也千枝万派其始皆一人之身皆三秀之遗体也顾盼之顷孝友之念油然而生借有如斯之人亦何以自立于其间哉呜呼谱法之系人其重矣乎吾族之中自兹以往岂无一二人之贤者乎贤者当以谱责为己任毋甘自弃以励族人可也于是乎书

训屏山乡学子弟

古者师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学方其少时必先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以收其放心继之以事亲敬长入孝出恭之礼以培其根本然后诗书六艺之文以辅翼润泽之是童丱之日涵养有素而圣贤之胚胎已具及其既长乃教以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道所以进之于充实之美光辉之大以收其成功而记诵词章之学不与焉逮其德成名显如尹之起莘说之肖岩吕之载渭风虎云龙气类交感而成不世之业固有由也西汉去古未远犹有孝弟孝廉之科乡举里选之法故士习虽杂霸术然亦未至全离其真也唐宋以来以明经进士博学宏词设科以锁院命题糊名易书立法于是惟濂洛關闽诸儒

得不传之绪非科目所能累其它白首穷经埋头蠹简于收培涵养之教耳不及闻幸而捷巍科跻显位则自以为英迈盖世人莫己若呜呼诸生平日立言皆欲以圣贤自期待于此宜必知所择矣

归田咨目

民之有生均禀同赋而气习之拘亦或有不齐者所以上古圣神继天立极我列圣法古设官无非欲防其太过引其不及以归于中道而已此国家臣子不问居位去位皆不得不任其责也纪向归扫时见吾莆礼俗大不古若心窃悯之今去祭扫时又六七年适致政还乡着归田咨目十条以自警束以训子孙以告乡人非敢任移风易俗之责但不欲助其纵侈耳倘有怜我老境无日勿破此戒俾得优游林下数年为净鬼入地足矣

一向归扫时只不作本处司府县之书今并两京中外之书俱不作也

一馈送往复之礼人情不能无也但近时吾莆大家留饮则五凤卓面馈送则羊酒盘盒非惟竞鬪奢侈抑或预投物饵奢侈则坏礼俗投饵则伤名节不可不预为之处今纪到家之日诸亲友系本房儿女亲家则贺礼四事余亲只二事乡里近者一事远者只果酌以叙乡情而已邀请不用开卓食物不过鱼肉三四味过则例一定固却

一本家留客鲜咸鱼肉不过三味蔬菜不拘果品因家中所有不用粘迭高耸酒不过五行七行而止饮量以杯爵大小为度不得掷色高歌日饮抵暮乱性败度莫过于此戒之戒之

一亲朋往还谈诗论礼者日来不厌若欲伸冤诉枉求书嘱事而先以礼物罗致者一定闭门不纳

一田园庐舍不过足食安居而已若贪心不止虽季氏石崇亦不满其意也今故乡田庐足供晚景若子孙众盛之日听其自行恢拓决不作千年之计若乡间不明田地尤平日之所禁绝者免劳窥猷

一仕宦退处家乡者正宜韬光养晦以保晚节子孙亲戚平日或有憑藉与人尚气角力者今当包羞忍耻以免灾咎或有被人欺辱不必来告

一老年以礼致仕但遇庆祭乡饮非疾必赴上官下顾者当面拜谢于家不必回拜

郡邑大夫来者不贺去者不送若素相敬爱者诗文以代亲友好事有以咨目中酒食相邀登临无事干嘱者非盛暑隆寒不却若酒食过丰不辞而归

一作文赋诗儒者职业若达官大老德业隆盛人所共知者志铭表状须与撰作其余诗文有关世教者不拒但年老力恐不胜

一乡邦吉凶礼节悉付诸子应酬老年难费精力有同时亲故死亡必往吊哭

一冠婚丧祭一依文公家礼并国朝定制朔望家庙行礼上官贵客临门须着有官服色若平时接见亲友只用野服有故出入但用两人肩舆衣匣行李挑而不扛不用在官隶卒里甲人夫

昔晦庵先生致仕欲以野服见客恐违俗为人非议故咨目客位以自释纪平日取信于人者未如晦庵而违俗非止于野服一事此归田咨目之所由作也见者幸垂鉴察

东园文集卷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东园文集附錄

○名公叙述

公讳纪字廷纲别号东园登天顺庚辰进士改翰林庶吉士授检讨历官至户部尚书致仕给驿还乡奉诏进阶荣禄大夫卒年七十有六赐葬谕祭二坛

幼庄重警敏趋向不凡与孝子刘闵居云洞山中以居敬穷理为学一时名士翕然归仰泉南陈剩夫来谒留阅月自言得见郑子方觉荒疎修撰罗伦谪官泉州往返必约于风亭僧舍讲论数宿曰东園学问心得为多尝仿周礼作义聚家范阖门千有余指恩义礼法藹然有章叅酌蓝田乡约举朱子义仓提学周孟中梓其范金事林充贤序刻约规通行八郡又救止买军之害节省里役之费兴造卧龙诸桥请复枫亭助役乡人德之成化末朝旨促有司迫就道至武夷山复留晦翁精舍数月还明年朝促尤严起供职孝宗登极上疏劝御经筵近儒臣论圣学以正心为要言甚切上有这本所言朕当体行之旨课士必先德行进退惟公虽当轴子弗庇召国子祭酒陞见司礼权珰陈寃见纪仪容

修伟以乡里故求见却之驸马习礼稍愆召伏堂下不少贷再入经筵尤多启迪一日讲太甲中篇纪进曰人心向背系君德之修否若任用忠良纳诲辅德则人爱戴若比昵近幸蠹政纵欲则人心叛离天命去留亦因以异左右竦然万寿节旧规设醺礼部取监生执事纪曰监生读圣贤书岂识此礼上疏极言设醺祝延之非不报国学有膳余银千两典簿以常例奉纪曰膳为监生何与祭酒悉归诸官同官刘谓纪形其短属监丞林大猷为言纪曰非敢立异不忍白首而改节也○山东大旱尝上言人七日不食则死安能待应募之余今江南粮运阁浅山东乞量许截借俟募到银两余还不唯民饥得免于沟壑而船轻亦易达于京师深为两便并言太监罗兑新故遗赀巨万愿无爱之以救一方赤子复陈备荒六事上皆嘉纳又论古祭礼天子九献公卿降杀以两今郊庙止三献并言道家绝夫妇之礼优人乱男女之伦今乃使之奉祭祀皆非所以兴礼乐也○弘治丙辰诏举将材疏上武举事目甚详谓武举之科将材所系请创制以补阙典今武举科条多采用之庚申边储告乏户部咨取盐引开中纪上言千里馈粮士有饥色今渭南凉州一带即古渭滨炖煌世代不同地土则一实由军容债帅吞并膏腴怯耕近塞耳宜差官清理督种数年之后边储自足若以见今缺乏则江南寺观田连阡陌收其租税量给斋粮非惟裕边赈济之可资抑且崇正辟邪之有渐事下户部壬戌京师直隶大旱民多死徙因设法令官军月给就水次交兑凡三月积出余米二十余万石充赈先发后闻时全活甚众司礼等监民匠及送船余丁纸钞匠之类于旧制外岁增粮米二十五万余石纪密疏奏革上可之守备及诸内臣不便至出危言纪不为动江西湖广诸道逋负累数百万计民以运费倍于正粮为艰即奏许折价他如盐钞布帛诸料凡解内库者用费倍之皆奏令解部转送每年所省数十万○正德丙寅漳寇大作入我西鄙纪倡议筑城明年城完寇再至不敢犯戊辰疾作都御史林俊孝子刘闵来视医纪解之曰死生常理毋烦过念第受国厚恩每闻朝政变易为九京遗恨巡按御史韩廉暨守巡亦至偕郡邑大夫问疾纪语以僊城未固愿卒事以惠一方卒之日正襟端坐占诗二律寿七十有六遗命刘闵治丧勿请葬祭○立朝正直刚毅遇事敢为无毫发诡随人意然用此数罹谗訾尝诫其子曰富贵非可求徒丧所守余以孤忠自信虽为人所谗赖主上圣明殊恩荐及公道何负人耶（俱仙游志）

同考礼部会试有国甥在场内廷遣赐茶饼同事因觅其卷甚急公置不发及录进内多不悦宪宗皇帝曰翰林官亦难为也○公器宇宽洪举止凝重虽在燕居必正襟端坐妻子奴隶未尝见其惰容与人无贵贱一于诚作诗文无构思兴到即书终篇不易数字书法端严遒劲虽信笔亦字行井井相对○先侍郎公没公苦块丧次日夜不离三年之内未尝一至后寝黄夫人非丧次不相见蔬菜中偶有荤油辄觉而泣家人惧自是必整洁以进服阙旬余犹未忍改太夫人怜之亲食以鸡因病泻数日乃复常○督学浙江时哀诏至鎮巡议鼓乐导迎公举四海遏密八音之言以止之同师生宿斋讲礼终制以

尽如丧之心今上在东宫行冠礼公采古今帝王嘉言善行凡百条各绘图作赞名曰圣功图表启以进且言皇太子当近正人闻正言不可与儇薄内侍游上优答之一日在东宫披图翫视良久因指一图谕太子曰哥哥可学此人○公见留都无二年之储辛酉奏设水兑革滥支至癸亥秋京储遂有七年之积其水兑之法南京户部至今遵行军民甚以为便○公自翰林至今官前后乞休一十八疏皆荷温旨勉留弘治甲子三月复移病即官邸视事月余乃以本部印信咨送南京吏部委官署掌上疏恳请束装以待八月始奉有情词恳切晋秩畀传之旨（俱遗事）

公自志学便以古人自期尝与张东白罗一峰会讲性理与陈白沙以书翰相规勉又会予云峒玩易考礼主静慎动以求至道闻人有善行虽微贱必奖与之见人之贫贱非亲密亦周恤之其崇正辅仁之念终身不易家食二十余年足不涉城府上司非往拜其家不获一见晚复着归田咨目十条○事亲尽孝终丧不御酒肉不入房寝丧毕庐墓读书永世克思立朝处乡多大功在在可纪是皆载诸遗事人所共知可以名世而传后者若夫有欲为之志而于时于力有不逮者人未必尽知也然其青天白日乔岳太山则又昭昭不可掩者矣（孝子刘闵撰遗事序）

廷纲为人梗直刚介有大抱负于古今人许可者盖少达官贵人虽平日相闻识未尝肯一闯其门所交好者必慎择非其人亦不轻为答问一语独与予泊同年南邑张君廷祥资其丽泽之益恒多财一二日不相见即怅怅然如有失虽莫夜亦必便服出一会会则讲论五经性理之奥修身慎行之方而诗文之工与否不屑论也至如彼此所行有一善也则相与奖之有不善也则直词规諫之而不少贷如是者视以为常今年春廷纲以父母年老久旷省侍乃援例乞致政不许六月复以养亲请诏允之其致政养疾也予与廷祥皆恳恳谕解之廷纲曰予非不此道之知第念双亲年老思慕成疾二君所目见也今进则不能输诚罄力以忠于君徒碌碌日支于大官月给于太仓心果安哉倘数年疾用少瘳报国之日尚长于是予与廷祥谓其言亦一道也且古人谓人之出处虽朋友亦不可得而尽道之故不复终止云（礼部尚书谢一夔譔蓬瀛别意）

廷纲遭逢圣代乞告家居慨然有志于正家作范若干条率家人力行且再世矣余近过其所居窃有慕焉故取而寿梓以与有家君子共之于乎天下之治正家为先天下之家正则天下治矣使士夫之于家皆有先生之心其为风化之助岂小补哉（福建提学周孟中叙郑氏家范）

内翰郑氏家范上有家长以统制乎一家自副长而下至于耕牧各以其职而听命焉礼节明备亦一小周礼也虽然周礼主法制而仁厚之意贯乎其中郑范主仁恩而礼

制行于其内以予观之礼易而范难也然郑之子孙果能博学以明其理集义以正其身则亦未见其艰也呜呼国朝周礼惟郑之子孙可行之（兴化府知府前翰林岳正题郑氏家范）

东园先生曩自内翰乞侍养山中而以平日所蓄抱见闻者叅今考古尝录一编已举行之以淑一乡而未及乎他郡予偶得之披阅再四观其大书高祖旧章以提其纲于前细演先儒格言以详其目于后无非欲吾民知制之不敢违与礼之不当违而尊信奉行之也克贤承恩复官闽臬惟并坐此责是惧庸题诸篇端俾刻于列郡嘉与有官君子笃行之母诿曰吾党近迂而空言无补也（福建佥事林克贤譔增修乡约序）

余友廷纲先生退处山中逾二十载玩经察理洞窥古昔圣神虚心应物无欲无为之妙其充然自得诚非流俗口耳辞章之学可论（福建提学新喻胡荣撰）

先生握文衡于浙之外台所以授受者易诗书春秋二礼之经所以宣明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道所以肄习者礼乐射御书数之文断断乎如菽粟之必疗饥药石之必伐病异端邪说辟之廓如也（芹泮留思）

先生下车力以斯文为己任教人以正心诚意之学而以身先之厚本抑末敛华就实真道德之君子也至如美教化易风俗兴礼乐崇信义凡百事有关于学政者皆振刷而一新之吾先生有功于名教多矣（春风遗爱）

浙俗不齐在东过俭西过奢且惑于浮屠邪祷而凡冠婚丧祭举惟世俗是尚先王仪度十亡七八先生莅政之初深以为忧乃躬亲指教一以敦本善俗为先又命丁忧生员讲习丧礼不为异端所惑自是两浙士夫家居丧者多循家礼不修佛事奢者禁俭者勉风俗渐为之变然其为人性刚法严直道而行不恤后事士受约束初甚苦久之乃安（士林遗思）

先生教人先之以德行而孝弟是举次之以文艺而礼乐聿兴开明道德造就人才复三代之隆于百世之下自设提学以来未有如先生者矣（化雨留香）

数十年来士羈举业俗尚异端圣贤礼义不明于时故先生首崇德行黜不肖权豪寒素视之惟一每至学必与诸生讲正心诚意之学暇则及经世制变大义是以志学之士感先生诲勤皆敏勉精修以求不辱偷惰者则相顾骇愕以为厉已先生亦未尝以其自弃而弃之终焉翕然从以化者甚多由是浙中学行之士彬彬辈出佛老积习斯逯去

矣（礼部郎中门生商汝颐撰）

先生志图归养至终丧犹眷恋未即起盖家居者凡二十有二年其视利禄重轻漠然无所动于中也久之以文行老成擢浙江提学副使诏为国子祭酒迁太常进今官文名德望巍然推重于时而先生欲归之志复嚣嚣矣乃以奏绩之京即具疏乞休不允明日再疏以请优诏勉留始还任未几复有省墓之请乃许之苟非恬退之守坚定有素能若是耶故世方竞驰先生如遗世方推致先生如避此其中岂功名宦达所能羈縻之也其贤远于人何如哉（吏部尚书倪岳撰归省序）

承平日久士大夫多养忠厚公独以迈往之气行正大之学故用此取嫉于时然至于论天下正人则不能舍之而他归之也（户部尚书周经撰）

公少力学慷慨有大志事苟合义不以私利害动其心泽可及民亦不必功归于己其好贤乐善之心虽古之君子无以过之（大学士张元祯撰）

志向之高识见之敏治事之精明问学之粹雅在朝之士或有能及其一二者求其乃心忠爱于国家大计未尝一日少忘孰有如吾廷纲者哉然位不竟才恳切求去至委印束装以待命则其高风峻节过人又远矣（少师刘健送致仕序）

公宅心甚刚毅负高识远见夔出常流其渊源之学经济之才士林素所仰慕而崇重者方职检讨时陈情归养二十有余载涵养益深及膺召还朝岿然公辅之器具焉是以一董学政而两浙士风翕然还淳一教国子而师道以立一典太常而礼乐章章复古比进贰司徒独掌部事者弥久凡处天下贡赋大率则在于节民财足国用汛扫其宿蠹而已（南京吏部尚书林瀚撰致仕序）

公通六经下笔数千言宪皇今上践阼屡献嘉猷皆深切国家大计其董学政典成均教化大行士大夫能言之者多矣至于区处国计泽兼及于兵民则予所目击而身藉其功者也公兹归也而吾督府被坚执锐之士方恋恋焉不舍公亦岂能忽然哉（魏国公徐俯撰致仕序）

公邑专秀在郡特隆如气四备而日方中○气完际盛福寿考终后先乡哲繄孰为同（见素林俊祭文）

维仙在宋有蔡忠惠既以政显亦以文着后三百年公复崛起一邑二贤并美同誉

○公有奥学陋彼絺绘公有古道力挽颓注公有宏才是曰经济近官于闽领公旧职仰视高风敢望万一（右都御史姚镛祭文）

生平气操洁白坚贞出处大节俊伟光明非特门生故吏诵公之德虽妇人贱隶亦莫不仰公之名闽中固为多贤之地求与公媲美者殆霜叶之与晨星（福建布政王子言祭文）

公年三十二即引疾归养侍松庵翁林下甘旨必亲翁乐善好施尝因公贵焚券数千两公先意承之泉南豪家杀人以千金属翁翁曰尔知吾儿不可乃欲吾以是语儿麾使亟去公闻之益自砥砺尝偕刘孝子闵学道云峒公归孝子数以手札问难公甫陈先生取而跋之今在白沙集○处贵显以清约自持余俸周恤不事生产及卒家无羨钱奇玩丧事仅足而已○君子谓其有匹休古人之行而世不能殚有经济天下之才而时不尽用出处始终光明俊伟于富贵利达泊如也吾于公何议哉（翠渠周瑛撰行状）

东园文集附錄

●东园文集跋

古之学者文章经济事出于一自后儒林循吏之传立或以著述淹博称或以擘画练达显分道扬镳短港断潢莫相贯也惟心通乎道学焉必得其大原翰墨所寄用以叙事明理陶写性情之渊懿皆足征其事功之不朽是又非若藻觚之士娱情藻绩已也梁九世祖司徒公学以圣贤为志居乡立朝之节概名公叙述备载集中小子何从窥测所遗诗文当时已共珍为寶玩盖其心得之微不但足拟作家程子所谓载道之文非耶故自明中叶厯久如新今圣天子褒崇先代征文考献厥典有加旧刻文集日久腐漶（梁）深惧先烈之不彰爰谋诸弟重镌之间有遗者亦以补入至如归田錄义聚家范增修乡约诸集皆风教所存无奈久毁鸿儒巨公有家藏者惠借摹刻广布是宁特（梁）兄弟得承嘉惠祖德重光知道之士或亦乐为导之先路云乾隆戊午九世孙英梁谨识